禅林僧宝传

宋明白庵居沙门 惠洪 撰

**重刊禅林僧宝传序**  
  
　　 禅林僧宝传者。宋宣和初。新昌觉范禅师之所撰次也。觉范尝读唐宋高僧传。以道宣精于律，而文非所长。赞宁博于学，而识几于暗。其于为书，往往如户昏按捡。不可以属读。乃慨然有志于论述。凡经行诸方。见夫博大秀杰之衲。能袒肩以荷大法者。必手录而藏之。后居湘西之谷山，遂尽发所藏。依仿司马迁史传，各为赞辞。合八十有一人，分为三十卷。而题以今名。亦既锓梓以传。积有岁月，二十年来。南北兵兴，在在焚毁。是书之存，十不一二。南宗禅师定公，时住大慈名刹。慨念末学晚辈，不见至道之大全。古人之大体。因取其书，重刊而广布之。且以序文属予，俾书始末，传之永久。古者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而言为尚书，事为春秋。迁盖因之以作史记，而言与事具焉。觉范是书，既编五宗之训言。复著诸老之行事。而于世系入道之由。临终明验之际。无不谨书而备录。盖听言以事观。既书其所言，固当兼录其行事。觉范可谓得迁之矩度矣。而或者则曰：迁盖世间之言。而觉范则出世间者也。出世间之道，以心而传心。彼言语文字，非道之至也。于此而不能以无滞。则自心光明，且因之而壅蔽。其于道乎，何有是大不。然为佛氏之学者。固非即言语文字以为道。而亦非离言语文字以入道。观夫从上西竺东震诸师。固有兼通三藏，力弘心宗者矣。若马鸣龙树，永嘉圭峰是也。学者苟不致力于斯。而徒以拨去言语文字为禅。冥心默照为妙。则先佛之微言。宗师之规范，或几乎熄矣。觉范为是惧而撰此书。南宗亦为是惧而刊布之。欲使天下禅林，咸法前辈之宗纲。而所言所履。与传八十一人者，同归于一道。则是书之流传，岂曰小补之哉。传曰：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又曰：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以蓄其德，后之览者勉之哉。  
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洪武六年腊月八日九灵山人戴良序。  
  
**重刻禅林僧宝传序**  
  
　　 摩竭掩室，毗耶杜口。以真寔际离文字故。自曹溪滴水，派别五家。建立纲宗，开示方便。法源一浚，波流益洪。同归萨婆若海。然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。从古明大法人。莫非瑰玮杰特之材。不受世间绳束。是以披缁祝发，周游参请。必至于发明已事而后已。盖有或因言而悟入。或目击而道存。一刹那间，转凡成圣。时节因缘，各自不同。苟非具载本末。则后学无所考证。此僧宝传之所由作也。是书之传有年矣。白璧缫藉，见出爱慕。旧藏在庐阜，后失于回禄。钱塘风篁山之僧广遇，虑其湮没。即旧本校讎锓梓，以与诸方共之。十余年而书始成。其用心亦勤矣。魏亭赵元藻，一见遇于湖山之上。慧炬相烛，袖其书以归。嘱予为一转语。予与遇未觌面。今披是书，知其志趣，千里同风。且见遇与觉范。与八十一人者，把臂并行。若有因书省发，得意忘言。即同入此道场。则灵山一会，俨然未散。不为分外。  
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宝庆丁亥中春上浣。临川张宏敬书。  
  
**禅林僧宝传引**  
  
　　 觉范谓余曰：自达磨之来，六传至大鉴。鉴之后析为二宗。其一为石头。云门曹洞法眼宗之。其一为马祖。临济沩仰宗之。是为五家宗派。嘉祐中，达观昙颖禅师。尝为之传，载其机缘语句。而略其始终行事之迹。德洪以谓，影由形生，响逐声起。既载其言，则入道之缘，临终之效。有不可唐捐者。遂尽掇遗编别记。苴以诸方宿衲之传。又自嘉祐至政和。取云门临济两家之裔。崭然绝出者，合八十有一人。各为传而系之，以赞，分为三十卷。书成于湘西之南台。目之曰禅林僧宝传。幸为我作文，以弁其首。余索其书而观之。其识达，其学诣。其言恢而正，其事简而完。其辞精微而华畅。其旨广大空寂，窅然而深矣。其才则宗门之迁固也。使八十一人者，布在方册。芒寒色正，烨如五纬之丽天。人皆仰之，或由此书也。夫觉范初阅汾阳昭语，脱然有省。而印可于云庵真净。尝涉患难濒九死。口绝怨言，面无不足之色。其发为文章者。盖其绪余土苴云。  
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宣和六年三月甲子。长沙侯延庆引。  
  
**禅林僧宝传目录**  
  
卷一，抚州曹山本寂禅师。卷二，韶州云门匡真大师。卷三，汝州风穴昭禅师（或作沼）。首山念禅师。汾州太子昭禅师。卷四，福州玄沙备禅师。漳州罗汉琛禅师（地藏）。金陵清凉益禅师法眼。卷五，潭州石霜诸禅师。邵武龙湖闻禅师。筠州九峰虔禅师。吉州禾山殷禅师。卷六，云居宏觉膺禅师。洛浦安禅师。卷七，天台韶国师。九峰玄禅师。云居齐禅师。瑞鹿先禅师。卷八，圆通道济德禅师。南塔光涌禅师。洞山守初禅师。南安岩严禅师。卷九，龙牙居遁禅师。永明智觉禅师。云居简禅师。卷十，重云晖禅师。瑞龙志德璋禅师。林阳端禅师。双峰钦禅师。九峰诠禅师。龟洋忠禅师。卷十一，洞山聪禅师。雪窦显禅师。天衣怀禅师。卷十二，荐福古禅师。卷十三，福唱善禅师。大阳延禅师。卷十四，神鼎諲禅师。谷山崇禅师。圆照本禅师。卷十五，衡岳泉禅师。法华举禅师。卷十六，广慧琏禅师。翠岩芝禅师。卷十七，浮山远禅师。投子青禅师。天宁楷禅师。卷十八，大觉琏禅师。兴化铣禅师。卷十九，余杭政禅师。西余端禅师。卷二十，言法华。华严隆禅师。卷二十一，慈明禅师。卷二十二，黄龙南禅师。云峰悦禅师。卷二十三，黄龙实觉心禅师。泐潭真净文禅师。卷二十四，仰山伟禅师。东林照觉总禅师。卷二十五，大沩真如哲禅师。云居祐禅师。隆庆闲禅师。云盖智禅师。卷二十六，圆通讷禅师。净因臻禅师。法云圆通秀禅师。延恩安禅师。卷二十七，明教嵩禅师。蒋山元禅师。金山达观禅师。卷二十八，法昌遇禅师。杨岐会禅师。白云端禅师。卷二十九，大通本禅师。报本元禅师。禾山普禅师。云居佛印元禅师。卷三十，宝峰英禅师。保宁玑禅师。黄龙佛寿清禅师。续补，五祖演禅师。云岩新禅师。南岳石头志庵主。
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一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抚州曹山本寂禅师（青原六世）。  
  
　　 禅师讳耽章，泉州莆田黄氏子。幼而奇逸。为书生不甘处俗。年十九弃家，入福州灵石山。六年乃剃发受具。咸通初，至高安，谒悟本禅师价公。依止十余年。价以为类已，堪任大法。于是名冠丛林。将辞去，价曰：三更当来，授汝曲折。时矮师叔者知之。蒲伏绳床下，价不知也。中夜授章先云岩所付《宝镜三昧》、《五位显诀》、《三种渗漏》毕，再拜趋出。矮师叔引颈呼曰：洞山禅入我手矣。价大惊曰：盗法倒屙无及矣。后皆如所言。  
　　《宝镜三昧》，其词曰：  
　　如是之法，佛祖密付。汝今得之，其善保护。银碗盛雪，明月藏鹭。类之弗齐，混则知处。意不在言，来机亦赴。动成窠臼，差落顾伫。背触俱非，如大火聚。但形文彩，即属染污。夜半正明，天晓不露。为物作则，用拔诸苦。虽非有为，不是无语。如临宝镜，形影相睹。汝不是渠，渠正是汝。如世婴儿，五相完具。不去不来，不起不住。婆婆和和，有句无句。终必得物，语未正故。重离六爻，偏正回互。叠而为三，变尽成五。如荎草味，如金刚杵。正中妙挟，敲唱双举。通宗通涂，挟带挟路。错然则吉，不可犯忤。天真而妙，不属迷悟。因缘时节，寂然昭著。细入无间，大绝方所。毫忽之差，不应律吕。今有顿渐，缘立宗趣。宗趣分矣，即是规矩。宗通趣极，真常流注。外寂中摇，系驹伏鼠。先圣悲之，为法檀度。随其颠倒，以缁为素。颠倒想灭，肯心自许。要合古辙，请观前古。佛道垂成，十劫观树。如虎之缺，如马之馵。以有下劣，宝几珍御。以有惊异，黧奴白牯。羿以巧力，射中百步。箭锋相直，巧力何预。木人方歌，石儿起舞。非情识到，宁容思虑。臣奉于君，子顺于父。不顺非孝，不奉非辅。潜行密用，如愚若鲁。但能相续，名主中主。  
　　《五位君臣偈》。其词曰：  
　　正中偏，三更初夜月明前。莫怪相逢不相识。隐隐犹怀昔日嫌。  
　　偏中正，失晓老婆逢古镜。分明觌面更无真。休更迷头犹认影。  
　　正中来，无中有路出尘埃。但能不触当今讳。也胜前朝断舌才。  
　　偏中至，两刃交锋要回避。好手还同火里莲。宛然自有冲天气。  
　　兼中到，不落有无谁敢和。人人尽欲出常流。折合终归炭里坐。  
　 《三种渗漏》，其词曰：  
　 一见渗漏。谓机不离位，堕在毒海。  
　 二情渗漏，谓智常向背，见处偏枯。  
　　三语渗漏。谓体妙失宗，机昧终始。  
　　学者浊智流转，不出此三种。  
　　《纲要偈》三首。  
　　其一名敲倡俱行。偈曰：金针双锁备，挟路隐全该。宝印当空妙，重重锦缝开。  
　　其二名金锁玄路。偈曰：交互明中暗，功齐转觉难。力穷寻进退，金锁网鞔鞔。  
　　其三名理事不涉，偈曰：理事俱不涉，回照绝幽微。背风无巧拙，电火烁难追。  
　　黎明章出山，造曹溪礼祖塔。自螺川还止临川，有佳山水，因定居焉。以志慕六祖，乃名山为曹。

示众曰：僧家在此等衣线下。理须会通向上事，莫作等闲。若也承当处分明，即转他诸圣向自已背后，方得自由。若也转不得，直饶学得十成，却须向他背后叉手，说什么大话。若转得自已，则一切粗重境来，皆作得主宰。假如泥里倒地，亦作得主宰。如有僧问药山曰：三乘教中，还有祖意也无。答曰：有。曰：既有，达磨又来作么。答曰：只为有，所以来。岂非作得主宰，转得归自已乎。如经曰：大通智胜佛，十劫坐道场。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。言劫者，滞也，谓之十成，亦曰断渗漏也。只是十道头绝矣，不忘大果，故云守住耽著，名为取次承当，不分贵贱。我常见丛林，好论一般两般，还能成立得事么。此等但是说向去事路布。汝不见南泉曰：饶汝十成，犹较王老师一线道也。大难。事到此，直须子细，始得明白自在。不论天堂地狱，饿鬼畜生，但是一切处不移易。元是旧时人，只是不行旧时路。若有忻心，还成滞著。若脱得，拣什么。古德云：只恐不得轮回。汝道作么生。只如今人，说个净洁处，爱说向去事，此病最难治。若是世间粗重事，却是轻。净洁病为重。只如佛味祖味，尽为滞著。先师曰：拟心是犯戒。若也得味是破斋。且唤什么作味。只是佛味祖味。才有忻心，便是犯戒。若也如今说破斋破戒，即今三羯磨时，早破了也。若是粗重贪嗔痴，虽难断却是轻。若也无为无事净洁，此乃重，无以加也。祖师出世，亦只为这个。亦不独为汝。今时莫作等闲。黧奴白牯修行却快。不是有禅有道。如汝种种驰求，觅佛觅祖，乃至菩提涅槃，几时休歇成辨乎。皆是生灭心。所以不如黧奴白牯，兀兀无知。不知佛，不知祖，乃至菩提涅槃，及以善恶因果。但饥来吃草，渴来饮水。若能恁么，不愁不成辨。不见道，计较不成，是以知有，乃能披毛戴角，牵犁拽耒，得此便宜，始较些子。不见弥勒阿閦，及诸妙喜等世界，被他向上人唤作无惭愧懈怠菩萨，亦曰变易生死。尚恐是小懈怠。在本分事，合作么生。大须子细始得。人人有一坐具地，佛出世谩他不得。恁么体会修行，莫趁快利。欲知此事，饶今成佛成祖去，也只这是。便堕三涂地狱六道去，也只这是。虽然没用处，要且离他不得。须与他作主宰始得。若作得主宰，即是不变易。若作主宰不得，便是变易也。不见永嘉云：莽莽荡荡招殃祸。问：如何是莽莽荡荡招殃祸。曰：只这个总是。问曰：如何免得。曰：知有即得，用免作么。但是菩提涅槃，烦恼无明等，总是不要免。乃至世间粗重之事，但知有便得，不要免，免即同变易去也。乃至成佛成祖，菩提涅槃，此等殃祸为不小。因什么如此，只为变易。若不变易，直须触处自由始得。

香严闲禅师会中，有僧问：如何是道。闲曰：枯木里龙吟。又问：如何是道中人。闲曰：髑髅里眼睛。其僧不领，辞至石霜。问诸禅师曰：如何是枯木里龙吟。诸曰：犹带喜在。又问：如何是髑髅里眼睛。诸曰：犹带识在。又不领，乃问章曰：如何是枯木里龙吟。章曰：血脉不断。又问：如何是髑髅里眼睛。章曰：干不尽。又问：有得闻者否。章曰：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。又问：未审是何章句。章曰：不知是何章句，闻者皆丧。乃作偈曰：枯木龙吟真见道，髑髅无识眼初明，喜识尽时消息尽，当人那辨浊中清。  
　　有僧以纸为衣，号为纸衣道者，自洞山来。章问：如何是纸衣下事。僧曰：一裘才挂体，万事悉皆如。又问：如何是纸衣下用。其僧前而拱立曰：诺。即脱去。章笑曰：汝但解恁么去，不解恁么来。僧忽开眼曰：一灵真性，不假胞胎时如何。章曰：未是妙。僧曰：如何是妙。章曰：不借借。其僧退坐于堂中而化。章作偈曰：觉性圆明无相身，莫将知见妄疏亲。念异便于玄体昧，心差不与道为邻。情分万法沉前境，识鉴多端丧本真。若向句中全晓会，了然无事昔时人。  
　　僧问五位君臣旨诀。章曰：正位即空界，本来无物。偏位即色界，有万形像。偏中至者，舍事入理。正中来者，背理就事。兼带者，冥应众缘，不随诸有。非染非净，非正非偏。故曰虚玄大道，无著真宗。从上先德，推此一位，最妙最玄。要当审详辨明。君为正位，臣是偏位。臣向君，是偏中正。君视臣，是正中偏。君臣道合，是兼带语。问：如何是君。曰：妙德尊寰宇，高明朗太虚。问：如何是臣。曰：灵机宏圣道，真智利群生。问：如何是臣向君。曰：不堕诸异趣，凝情望圣容。问：如何是君视臣。曰：妙容虽不动，光烛不无偏。问：如何是君臣道合。曰：混然无内外，和融上下平。又曰：以君臣偏正言者，不欲犯中故。臣称君，不敢斥言是也。此吾法之宗要。作偈曰：  
　　学者先须识自宗，莫将真际杂顽空。妙明体尽知伤触，力在逢缘不借中。出语直教烧不著，潜行须与古人同。无身有事超岐路，无事无身落始终。  
　　又曰：凡情圣见，是金锁玄路，直须回互。夫取正命食者，须具三种堕。一者披毛戴角，二者不断声色，三者不受食。有稠布衲者，问曰：披毛戴角是什么堕。章曰：是类堕。问：不断声色是什么堕。曰：是随堕。问：不受食是什么堕。曰：是尊贵堕。夫冥合初心而知有是类堕。知有而不碍六尘是随堕。维摩曰：外道六师是汝之师，彼师所堕，汝亦随堕，乃可取食。食者，正命食也。食者亦是就六根门头，见觉闻知。只不被他染污，将为堕，且不是同也。

章读杜顺傅大士所作法身偈曰：我意不欲与么道。门弟子请别作之。既作偈，又注释之。其词曰：渠本不是我（非我）。我本不是渠（非渠）。渠无我即死（仰汝取活）。我无渠即余（不别有）。渠如我是佛（要且不是佛）。我如渠即驴（二俱不立）。不食空王俸（若遇御饭，直须吐却。）何假雁传书（不通信）。我说横身唱（为信唱）。君看背上毛（不与你相似）。乍如谣白雪（将谓是白雪）。犹恐是巴歌。

南州帅南平钟王。雅闻章有道，尽礼致之不赴。但书偈付使者曰：  
　　摧残枯木倚寒林，几度逢春不变心。樵客见之犹不采，郢人何事苦搜寻。  
　　天复辛酉夏夜，问知事：今日是几何日月。对曰：六月十五。章曰：曹山平生行脚，到处只管九十日为一夏。明日辰时吾行脚去。及时焚香，宴坐而化。阅世六十有二，坐三十有七夏。门弟子葬全身于山之西阿，塔曰福圆。  
　　赞曰：宝镜三昧，其词要妙。云岩以受洞山，疑药山所作也。先德惧属流布，多珍秘之。但五位偈，三种渗漏之语，见于禅书。大观二年冬，显谟阁待制朱彦世英，赴官钱塘，过信州白华岩，得于老僧。明年持其先公服，予往慰之，出以授予曰：子当为发扬之。因疏其沟封，以付同学。使法中龙象，神而明之。尽微细法执，兴洞上之宗，亦世英护法之志也。  
  
　　　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二**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韶州云门大慈云弘明禅师。  
  
　　 禅师名文偃，姑苏嘉兴人也。少依兜率院得度。性豪爽，骨面丰颊，精锐绝伦。目纤长，瞳子如点漆，眉秀近睫，视物凝远。博通大小乘，弃之游方。

初至睦州，闻有老宿饱参，古寺掩门，织蒲屦养母，往谒之。方扣门，老宿揕之曰：道，道。偃惊不暇答。乃推出曰：秦时度轹钻。随掩其扉，损偃右足。老宿名道踪，嗣黄檗断际禅师，住高安米山寺。以母老东归，丛林号陈尊宿。

偃得旨辞去，谒雪峰存。存方堆桅坐，为众说法。偃犯众出，熟视曰：项上三百斤铁枷，何不脱却？存曰：因甚到与么？偃以手自拭其目趋去。存心异之。明日升座曰：南山有氅鼻蛇，诸人出入好看。偃以拄杖撺出，又自惊栗。自是辈流改观。

又访干峰。峰示众曰：法身有三种病，二种光。须是一一透得。更有照用同时，向上一窍。偃乃出众曰：庵内人为什么不见庵外事？于是干峰大笑曰：犹是学人疑处在。干峰曰：子是什么心行？曰：也要和尚相委。干峰曰：直须恁么，始得稳坐。偃应喏喏。

又访曹山章公。问：如何是沙门行？章曰：吃常住苗稼者。曰：便与么去时如何？章曰：汝还畜得么？曰：学人畜得。章曰：汝作么畜？曰：著衣吃饭，有什么难。章曰：何不道，披毛戴角。偃即礼谢。

又访疏山仁。仁问：得力处道将一句来。曰：请高声问。仁即高声问。偃笑曰：今早吃粥么？仁曰：吃粥。曰：乱叫唤作么。仁公骇之。

又过九江，有陈尚书。饭偃而问曰：儒书即不问，三乘十二分教，自有讲师。如何是衲僧行脚事？曰：曾问几人来。曰：即今问上座。偃曰：即今且置，作么生是教意？曰：黄卷赤轴。偃曰：此是文字语言。作么生是教意？曰：口欲谈而辞丧，心欲缘而虑忘。偃曰：口欲谈而辞丧，为对有言；心欲缘而虑忘，为对妄想。作么生是教意？尚书无以酬之。偃曰：闻公常看法华经，是否？曰：不敢。曰：经曰：治生产业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且道非非想天，有几人退位？又无以酬之。偃呵讥之而去。

造曹溪礼塔，访灵树敏公，为第一座。先是敏不请第一座。有劝请者，敏曰：吾首座已出家久之。又请，敏曰：吾首座已行脚，悟道久之。又请，敏曰：吾首座已度岭矣，姑待之。少日偃至。敏迎笑曰：奉迟甚久，何来暮耶？即命之，偃不辞而就职。

俄广王刘王，将兴兵，就敏决可否。敏前知之，手封奁子，语侍者曰：王来，出以似之。于是怡然坐而殁。王果至，闻敏已化，大惊问：何时有疾，而遽亡如是耶？侍者乃出奁子，如敏所诫呈之。王发奁得简曰：人天眼目，堂中上座。刘王命州牧何承范，请偃继其法席。

又迎至府开法，俄迁止云门光泰寺。天下学者，望风而至。

示众曰：江西即说君臣父子，湖南即说他不与么。我此间即不如此。良久曰：汝还见壁么？又曰：从上来且是个什么事？如今抑不得已，且向诸人道：尽大地有什么物，与汝为缘为对？若有针锋许与汝为隔为碍，与我拈将来。唤什么作佛？唤什么作祖？唤什么作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？将什么为四大五蕴？我与么道，唤作三家村里老婆说话。忽然遇著本色行脚汉，闻与么道，把脚拽向阶下，有什么罪过？虽然如是，据个什么道理，便与么？莫趁口快，向这里乱道。须是个汉始得。忽然被老汉脚跟下寻著，没去处，打脚折。有什么罪过，即与么？

如今还有问宗乘中话者么？待老汉答一转了，东行西行。又曰：尽乾坤一时将来，著汝眼睫上。汝诸人闻恁么道，不敢望汝出来，性燥把老僧打一掴。且缓缓，子细看。是有是无？是个什么道理？直饶汝向这里明得，若遇衲僧门下，好槌脚折。

又曰：三乘十二分教，横说竖说，天下老和尚，纵横十字说，与我拈针锋许说底道理来看。与么道，早是作死马医。虽然如此，且有几个到此境界。不敢望汝言中有响，句里藏锋。瞬目千差，风恬浪静。又曰：我事不获已，向汝道直下无事，早是相埋没也。更欲踏步向前，寻言逐句，求觅解会，千差万别，广设问难，嬴得一场口滑，去道转远，有什么歇时。此个事，若在言语上，三乘十二分教，岂是无言？因什么道，教外别传？若从学解机智得，只如十地圣人，说法如云如雨，犹被佛呵，谓见性如隔罗毂。以此故知，一切有心，天地悬殊。虽然如是，若是得底人，道火何曾烧口？终日说事，何曾挂著牙齿？何曾道著一字？终日著衣吃饭，何曾触一粒米，挂一缕丝？然犹是门庭之说。须是实得与么，始得。若约衲僧门下，句里呈机，徒劳伫思。直饶一句下承当得，犹是瞌睡汉。

偃以足跛，尝把拄杖行，见众方普请，举拄杖曰：看！看！北郁单越人，见汝般柴不易，在中庭里，相扑供养汝。更为汝念般若经曰：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众环拥之，久不散。乃曰：汝诸人，无端走来，这里觅什么？老僧只管吃饭屙屎，别解作什么？汝诸方行脚，参禅问道。我且问汝，诸方参得底事，作么生？试举看。于是不得已，自诵三平偈曰：即此见闻非见闻。回视僧曰：唤什么作见闻？又曰：无余声色可呈君。谓僧曰：有什么口头声色？又曰：个中若了全无事。谓僧曰：有什么事？又曰：体用无妨分不分。乃曰：语是体？体是语？举拄杖曰：拄杖是体，灯笼是用，是分不分。不见道，一切智智清净。

又至僧堂中，僧争起迎。偃立而语曰：石头道，回互不回互。僧便问：作么生是不回互？偃以手指曰：这个是板头。又问：作么生是回互？曰：汝唤什么作板头？永嘉云：如我身空法亦空，千品万类悉皆同。汝立不见立，行不见行，四大五蕴，不可得。何处见有山河大地来？是汝每日把钵盂吃饭，唤什么作饭？何处更有粒米来？

僧问：生法师曰：敲空作响，击木无声，如何？偃以拄杖空中敲曰：阿耶！阿耶！又击板头曰：作声么？僧曰：作声。曰：这俗汉。又击板头曰：唤什么作声？

偃以乾祐元年七月十五日，赴广主诏，至府留止供养。九月甲子，乃还山。谓众曰：我离山得六十七日。且问汝：六十七日事作么生？众莫能对。偃曰：何不道，和尚京中吃面多。

闻击斋鼓曰：鼓声咬破我七条。乃指僧曰：抱取猫儿来。良久曰：且道鼓因甚置得？众无对者。乃曰：因皮置得。我寻常道，一切声是佛声，一切色是佛色，尽大地是个法身。枉作个佛法知见。如今拄杖但唤作拄杖，见屋但唤作屋。又曰：诸法不异者，不可续凫截鹤，夷岳盈壑，然后为无异者哉。但长者长法身，短者短法身。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举拄杖曰：拄杖子不是常住。忽起立，以拄杖系绳床曰：适来许多葛藤，贬向什么处去也？灵利底见，不灵利底著我热谩。

偃契悟广大，其游戏三昧，乃如此。而作为偈句，尤不能测。如其纲宗偈曰：康氏圆形滞不明，魔深虚丧击寒冰，凤羽展时超碧汉，晋锋八博拟何凭。

又曰：是机是对对机迷，辟机尘远远尘栖。久日日中谁有挂，因底底事隔尘迷。又曰：丧时光，藤林荒。徒人意，滞肌佨。又曰：咄咄咄，力轰希。禅子讶，中眉垂。又曰：上不见天，下不见地。塞却咽喉，何处出气？笑我者多，哂我者少。

每顾见僧即曰：鉴咦。而录之者，曰顾鉴咦。德山密禅师，删去顾字，但曰鉴咦。丛林目以为抽顾颂。北塔祚禅师作偈曰：

　　云门顾鉴笑嘻嘻，拟议遭渠顾鉴咦。任是张良多智巧，到头于是也难施。

　　 偃以南汉乾和七年四月十日，坐化而示。即大汉乾祐二年也，以全体葬之。本朝太祖乾德元年，雄武军节度推官阮绍庄，梦偃以拂子招曰：寄语秀华宫使特进李托，我在塔久，可开塔乎。托时奉使韶州，监修营诸寺院。因得绍庄之语，奏闻奉圣旨，同韶州牧梁延鄂至云门山。启塔，见偃颜貌如昔，髭发犹生。具表以闻。有旨，李托迎至京师，供养月余，送还山。仍改为大觉禅寺。谥大慈云匡真弘明大师。

　　 赞曰：余读云门语句，惊其辩慧，涡旋波险，如河汉之无极也。想见其人，奇伟杰茂，如慈恩大达辈。及见其像，颓然伛坐胡床，广颡平顶，类宣律师。奇智盛德，果不可以相貌得耶。公之全机大用，如月临众水，波波顿见，而月不分。如春行万国，处处同至，而春无迹。盖其妙处，不可得而名状，所可知而言者，春容月影耳。呜呼，岂所谓命世亚圣大人者乎！
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三**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汝州风穴沼禅师  
  
　　师讳延沼，以伪唐乾宁三年十二月，生于余杭刘氏。少魁礨，有英气。于书无所不观，然无经世意。父兄强之仕，一至京师，即东归。从开元寺智恭律师，剃发受具，游讲肆。玩法华玄义，修止观定慧。宿师争下之，弃去游名山。谒越州镜清怤禅师，机语不契。北游襄沔间，寓止华严。

时僧守廓者，自南院颙公所来，华严升座曰：若是临济德山，高亭大愚，鸟窠船子下儿孙，不用如何若何，便请单刀直入。廓出众便喝，华严亦喝。廓又喝，华严亦喝，廓礼拜起，指以顾众曰：这老汉一场败缺。喝一喝归众。风穴心奇之，因结为友。遂默悟三玄旨要。叹曰：临济用处如是耶？廓使更见南院。

问曰：入门须辨主，端的请师分。南院左拊其膝。风穴便喝，南院右拊其膝。风穴亦喝。南院曰：左边一拍且止，右边一拍作么生。风穴曰：瞎南院反取拄杖。风穴笑曰：盲枷瞎棒，倒夺打和尚去。南院倚拄杖曰：今日被黄面浙子钝置。风穴曰：大似持钵不得，诈言不饥。南院曰：子到此间乎。曰：是何言欤？南院曰：好问汝。曰：亦不可放过，便礼拜。

南院喜，赐之坐，问所与游者何人？对曰：襄州与廓侍者同夏。南院曰：亲见作家。风穴于是俯就弟子之列，从容承禀，日闻智证。

南院曰：汝乘愿力，来荷大法，非偶然也。问曰：汝闻临济将终时语不？曰：闻之。曰：临济曰：谁知吾正法眼藏，向这瞎驴边灭却。渠平生如师子，见即杀人。及其将死，何故屈膝妥尾如此？对曰：密付将终，全主即灭。又问：三圣如何亦无语乎？对曰：亲承入室之真子，不同门外之游人。南院颔之。

又问：汝道四种料简语，料简何法？对曰：凡语不滞凡情即堕圣解，学者大病，先圣哀之。为施方便，如楔出楔。曰：如何是夺人不夺境？曰：新出红炉金弹子，簉破阇梨铁面门。又问：如何是夺境不夺人？曰：刍草乍分头脑裂，乱云初绽影犹存。又问：如何是人境俱夺？曰：蹑足进前须急急，促鞭当鞅莫迟迟。又问：如何是人境俱不夺？曰：常忆江南三月里，鹧鸪啼处百花香。

又问曰：临济有三句，当日有问：如何是第一句？临济曰：三要印开朱点窄，未容拟议主宾存。风穴随声便喝。又曰：如何是第二句。临济曰：妙解岂容无著问，沤和争赴截流机。风穴曰：未问已前错。又问曰：如何是第三句。临济曰：但看棚头弄傀儡，抽牵全藉里头人。风穴曰：明破即不堪。于是南院以为可以支临济，幸不辜负兴化先师所以付托之意。

风穴依止六年，辞去。后唐长兴二年，至汝水。见草屋数椽依山，如逃亡人家。问田父，此何所？田父曰：古风穴寺，世以律居，僧物故，又岁饥，众弃之而去，余佛像鼓钟耳。风穴曰：我居之可乎？田父曰可。风穴入留止。

日乞村落，夜燃松脂，单丁者七年。檀信为新之，成丛林。

伪晋天福二年，州牧闻其风，尽礼致之。上元日开法，嗣南院。伪汉乾祐二年，牧移守郢州。风穴又避寇往依之。牧馆于郡斋。寇平，汝州有宋太师者，施第为宝坊，号新寺。迎风穴居焉。法席冠天下，学者自远而至。

升座曰：先师曰：欲得亲切，莫将问来问。会么？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。虽然如是，有时问不在答处，答不在问处。汝若拟议，老僧在汝脚跟底。太凡参学眼目，直须临机，大用现前，勿自拘于小节。设使言前荐得，犹为滞壳迷封。句下精通，未免触途狂见。应是向来依他作解，明昧两岐，与汝一切扫却。直教个个如师子儿，吒呀地，对众证据，哮吼一声，壁立千仞，谁敢正眼觑著？觑著即瞎却渠眼。

又曰：若立一尘，家国兴盛，野老颦頞。不立一尘，家国丧亡，野老安贴。于此明得，阇梨无分，全是老僧。于此不明，老僧即是阇梨，阇梨与老僧，亦能悟却天下人，亦能瞎却天下人。欲识阇梨么？拊其左膝曰：这里是。欲识老僧么？拊其右膝曰：这里是。于时莫有善其机者。

伪周广顺元年，赐寺名广慧。二十有二年，以宋开宝六年癸酉八月旦日，登座说偈曰：  
　　道在乘时须济物，远方来慕自腾腾。他年有叟情相似，日日香烟夜夜灯。  
　　至十五日，跏趺而化。前一日手书别檀越。阅世七十有八，坐五十有九夏。有得法上首，住汝州首山念禅师。  
  
　　汝州首山念禅师  
  
　　禅师讳省念，生狄氏，莱州人也。幼弃家，得度于南禅寺。为人简重，有精识。专修头陀行，诵法华经。丛林畏敬之，目以为念法华。

至风穴，随众作止，无所参扣。然终疑教外有别传之法，不言也。风穴每念，大仰有谶，临济一宗，至风而止。惧当之，熟视座下。堪任法道，无如念者。

一日升座曰：世尊以青莲目，顾迦叶。正当是时，且道个什么？若言不说而说，又成埋没先圣。语未卒，念便下去。侍者进曰：念法华无所言，而去何也？风穴曰：渠会也。

明日念与真上座俱诣方丈。风穴问真曰：如何是世尊不说说？对曰：勃姑树头鸣。风穴曰：汝作许多痴福何用？乃顾念曰：何如？对曰：动容扬古路，不堕悄然机。风穴谓真曰：何不看渠语？

又一日升座，顾视大众。念便下去。风穴即归方丈。自是声名重诸方。

首山在汝城之外荒远处，而念居之将终身焉。登其门者，皆丛林精练衲子，念必勘验之。留者才二十余辈。然天下称法席之冠，必指首山。

尝问僧：不从人荐得底事，试道看。僧便喝，曰：好好相借问，恶发作么？僧又喝。念曰：今日放过即不可。僧拟议，念喝之。又问僧：近离何处？曰：襄州。曰：夏在何处？曰：洞山。念曰：还我洞山鼻孔来。僧曰：不会。念曰：却是老僧罪过。

又问僧：近离何处？对曰：广慧。曰：穿云不渡水，渡水不穿云。离此二途，速道。曰：昨夜宿长桥。念曰：与么则合吃首山棒也。曰：尚未参堂。曰：两重公案。僧曰：恰是。念曰：耶耶。又问僧：近离何处？对曰：襄州。曰：有事相借问，得么？对曰：便请。念曰：鹞子过新罗。

僧入室，念便喝。其僧礼拜，便打之。僧曰：如何是不生不灭法？曰：新罗人吃冷淘。夜有僧入室。念曰：谁？僧不对。曰：识得汝也。僧笑。念曰：更莫是别人么？因作偈曰：  
　　轻轻踏地恐人知，语笑分明更莫疑。知者只今猛提取，莫待天明失却鸡。  
　　尝谓众曰：佛法无多子，只是汝辈自信不及。若能自信，千圣出头来，无奈汝何。何故如此？为向汝面前无开口处。只为汝自信不及，向外驰求，所以到这里，假如便是释迦佛，也与汝三十棒。然虽如是，初机后学，凭个什么道理？且问汝辈，还得与么也未？良久曰：若得与么，方名无事。

又曰：诸上座，不得胡喝乱喝，寻常向汝道，宾即始终宾，主即始终主。宾无二宾，主无二主。若有二宾二主，即是两个瞎汉。又曰：我若立，汝须坐。我若坐，汝须立。坐即共汝坐，立即共汝立。虽然如是，到这里著眼始得。若也定动中间，即千里万里。何故如此？如隔窗见马骑相似。既然如此，直须子细，不得掠虚好。他时后日赚著汝。有事近前，无事珍重。

因举临济曰：今日更不用如何若何，便须单刀直入，还有出来对众证据者么？时有僧出礼拜起便喝，临济亦喝，僧又喝，临济亦喝，僧礼拜。临济曰：须是这僧即得。若是别人，三十棒，一棒校不得，为这僧会宾主句。他一喝不作一喝用。且道前一喝是，后一喝是？那个是宾，那个是主？所以老僧寻常向汝道，这里一喝不作一喝用。有时以喝作问行，有时作探竿影草，有时作踞地师子，有时作金刚王宝剑。若作问行来时，须急著眼始得。若作探竿影草时，你诸人合作么生？若作踞地师子时，野干须屎尿出始得。若作金刚王宝剑用时，天王也须脑裂。只与么横喝竖喝，总唤作好道理商量却，既知如此，也须亲近上流，博问先知，自已亲证始得。莫与么掠虚，过却平生。他时后日，因果历然。

僧问：学人乍入丛林，乞师指示。曰：阇梨在老僧会多少时？对曰：已经冬夏。曰：莫错举似人。乃曰：若论此事，实不挂一元字脚，便下座。尝作纲宗偈曰：  
　　咄哉拙郎君。（汾阳注曰：素洁条然。）巧妙无人识。（运机非面目。）打破凤林关。（荡尽玲珑性。）著靴水上立。（尘泥自异。）咄哉巧女儿。（汾阳曰：妙智埋圆融。）窑撺梭不解织。（无间功不立。）看他斗鸡人。（旁观审腾距，争功不自伤。）水牛也不识。（全力能负，不露头角。）  
　　念道被天下，移宝安山广教院，众不过四十辈。老于宝应。淳化三年十二月初四日，留僧过岁，作偈曰：  
　　吾今年迈六十七，老病相依且过日。今年记取明年事，明年记著今年日。  
　　至明年十二月初四日，升座辞众曰：诸子谩波波，过却几恒河。观音指弥勒，文殊不奈何。良久曰：白银世界金色身，情与无情共一真。明暗尽时都不照，日轮午后示全身。

午后泊然而化，阇维得五色舍利，塔于首山。嫡嗣昭禅师。  
  
　　汾州太子昭禅师。  
　　禅师讳善昭，生俞氏，太原人也。器识沉邃，少缘饰，有大智。于一切文字，不由师训，自然通晓。年十四，父母相继而亡。孤苦厌世相。剃发受具，杖策游方。所至少留，不喜观览。或讥其不韵。昭叹之曰：是何言之陋哉。从上先德行脚，正以圣心未通。驱驰决择耳，不缘山水也。

昭历诸方，见老宿者，七十有一人，皆妙得其家风，尤喜论曹洞。石门彻禅师者，盖其派之魁奇者。昭作五位偈。示之

曰：五位参寻切要知，纤毫才动即差违。金刚透匣谁能晓？唯有那吒第一机。举目便令三界静，振铃还使九天归。正中妙挟

通回互，拟议锋铓失却威。  
　　彻拊手称善，然昭终疑临济儿孙，别有奇处。最后至首山问：百丈卷簟意旨如何？曰：龙袖拂开全体现。昭曰：师意如何？曰：象王行处绝狐踪。于是大悟，言下拜起而曰：万古碧潭空界月，再三捞捷始应知。有问者曰：见何道理，便尔自肯？曰：正是我放身命处。服勤甚久，辞去，游湘衡间。长沙太守张公茂宗，以四名刹请昭，择之而居。昭笑，一夕遁去，北抵襄沔，寓止白马。太守刘公昌言：闻之造谒，以见晚为叹。时洞山、谷隐皆虚席，众议归昭。太守请择之，昭以手耶揄曰：我长行粥饭僧，传佛心宗，非细职也。前后八请，坚卧不答。

淳化四年，首山殁，西河道俗千余人，协心削牍，遣沙门契聪，迎请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。昭闭关高枕，聪排闼而入，让之曰：佛法大事，静退小节。风穴惧应谶，忧宗旨坠灭，幸而有先师。先师已弃世，汝有力荷担如来大法者，今何时而欲安眠哉？昭矍起握聪手曰：非公不闻此语，趋辨严，吾行矣。既至，宴坐一榻，足不越阃者三十年。天下道俗慕仰，不敢名，同曰汾州。

并汾地苦寒，昭罢夜参。有异比丘，振锡而至，谓昭曰：会中有大士六人，奈何不说法？言讫升空而去。昭密记以偈曰：  
　　胡僧金锡光，请法到汾阳。六人成大器，劝请为敷扬。  
　　时楚圆守芝号上首，丛林知名。

龙德府尹李侯，与昭有旧。虚承天寺致之，使三反不赴。使者受罚，复至曰：必欲得师俱往，不然有死而已。昭笑曰：老病业已不出院，借往当先后之，何必俱耶？使者曰：师诺，则先后唯所择。昭令馔设，且俶装曰：吾先行矣，停箸而化。阅世七十有八，坐六十五夏。  
　　赞曰：风穴倦游，见草屋单丁，止住者七年。首山精严，不出山者二十年。汾州俨临人天，不越阃者三十年。是皆哲人事业之见于微细者也。然犹卓绝如此，况其大者乎。吾何足以知之？然观其死生之际，如贾胡传吏，留即留，去即去。呜呼！是其所以起临济也。  
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四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福州玄沙备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师备，福州闽县谢氏子。少渔于南台江上，及壮，忽弃舟，从芙蓉山灵训禅师断发，诣南昌开元道玄律师所，受具足戒。芒鞋布衲，食才接气，宴坐终日，众异之。兄视雪峰，而师承之。雪峰呼为头陀，每见之曰：再来人也，何不遍参去？对曰：达磨不来东土，二祖不往西天。雪峰然之。

备结屋玄沙，众相寻而至，遂成丛林。说法与契经冥合，诸方有未明要义，皆从决之。备曰：佛道闲旷，无有涂程。无门为解脱之门，无见作道人之见。不在三际，岂有升沉？建立乖真，不属造作。动即涉尘劳之境，静则沉昏醉之乡。动静双泯，即落空亡。动静双收，即漫汗佛性。必须对其尘境，如枯木寒灰。但临时应用，不失其宜。如镜照像，不乱光辉。如鸟飞空，不杂空色。所以十方无影像，三界绝行踪。不堕往来机，不住中间相。钟中无鼓响，鼓中无钟声。钟鼓不交参，句句无前后。如壮士展臂，不借他力。如师子游行，岂求伴侣。九霄绝翳，何用穿通。一段光明，未曾昏昧。到这里，体寂寂、常皎皎、赤赫焰、无边表，圆觉空中不动摇，吞烁乾坤迥然照。出世者，元无出入。盖名相无体，道本如如，法尔天真，不因修证，只要虚闲。不昧作用，不涉尘泥。若纤毫不尽，即落魔界。且句前句后，是学人难处。所以云：一句当机，八万法门，生死路绝。直似秋潭月影，静夜钟声，随扣击以无亏，触波澜而不散，犹是生死岸头事。道人行处，如火销冰。箭既离弦，无反回势。所以牢笼不肯住，呼唤不迥头，古圣不安排，至今无处所。步步登玄，不属邪正。识不能识，智不能知。动便失宗，觉即迷旨。二乘胆战，十地魂惊。语路处绝，心行处灭。直得释迦掩室于摩竭，净名杜口于毗耶。须菩提唱无说而显道，释梵绝视听而雨花。与么，现行无疑，此外更疑何事。勿栖泊处，离去来今。限约不得，寻思路绝。不因庄严，本来清净。动用语笑，随处明了，更无少欠。时人不悟，妄自涉尘，处处染著，头头系绊。纵悟则尘境纷纷，名相不实，更拟凝心敛念，摄事归空。随有念起，旋旋破除。细想才生，即便遏捺。如此见解，即是落空亡底外道、魂不散底死人。冥冥寞寞，无觉无知。塞耳偷铃，徒自欺诳。我这里则不然也，更不隈门旁户，分明句句现前。不属商量，不涉文字。权名出家儿，毕竟无踪迹。真如凡圣，地狱天堂，皆是疗狂子之方，都无实事。虚空尚无改变，大道岂有升沉？悟则纵横不离本际。到这里，凡圣也无立处。若向句中作意，则没溺汝。学人若向外驰求，又属魔王眷属。如如不动，没可安排。恰似焰炉，不藏蚊蚋。本来平坦，何用铲除？动转施为，是真解脱。纤毫不受，措意便差。借使千圣出头来，也安排他一字不得。

又曰：仁者，如今事不获已，教我抑下多少威光，苦口相劝，百千方便道，如此如彼，共相知闻，尽成颠倒知见。将此喉咽唇吻，只成得个野狐精业谩汝，我还肯么。只如今有过无过，唯我自知，汝又争得会？若是恁么人出头来，甘伏呵责。夫为人师匠，大不容易，须是善知识始得。我如今恁么道，方便助汝，犹尚不能觏得，可中浑举宗乘，是汝向什么处措手？还会么？四十九年是方便。只如灵山会上，有百千众，唯有迦叶一人亲闻，余皆不闻。汝道闻底事作么生？不可道，如来无说说，迦叶不闻闻，便当得否？不可是汝修因成果，福智庄严底事。知么？且道：吾有正法眼藏，付嘱大迦叶，我道犹如话月。曹溪竖拂，还同指月。所以道，大唐国内宗乘，未有一人举唱。设有一人举唱，尽大地人失却性命。无孔铁锤相似，一时亡锋结舌去。汝诸人赖我不惜身命，共汝颠倒知见，随汝狂意，方有申问处。我若不共汝与么知闻去，汝向什么处得见我？会么？大难！大难！

备疾大法难举，罕遇上根，学者依语生解，随照失宗。乃示纲宗三句曰：

第一句：且自承当，现成具足。尽十方世界，更无他故。只是仁者，更教谁见谁闻？都来是汝心王所为，全成不动智，只欠自承当，涣作开方便门，使汝信有一分真常流注，亘古亘今，未有不是，未有不非者。然此句，只成平等法。何以故？但是以言遣言，以理逐理。平常性相，接物利生耳。且于宗旨，犹是明前不明后，号为一味平实，分证法身之量，未有出格之句。死在句下，未有自由分。若知出格量，不被心魔所使，入到手中，便转换落落地。言通大道，不堕平怀之见。是谓第一句纲宗也。

第二句：迥因就果，不著平常一如之理，方便唤作转位投机，生杀自在，纵夺随宜。出生入死，广利一切。迥脱色欲，爱见之境。方便唤作顿超三界之佛性。此名二理双明，二义齐照。不被二边之所动，妙用现前。是谓第二句纲宗也。

第三句：知有大智，性相之本。通其过量之见，明阴洞阳，廓周沙界，一真体性，大用现前，应化无方。全用全不用，全生全不生。方便唤作慈定之门。是谓第三句纲宗也。

因见亡僧，谓众曰：亡僧面前，正是触目菩提，万里神光顶后相。学者多溟涬其语。

梁开平二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七日，示疾而化。阅世七十有四，坐四十四夏。备状短小，然精神可掬，与闽帅王审知，为内外护。审知尽礼，延至安国禅院。众盈七百，石头之宗，至是遂中兴之，有得法上首罗汉琛禅师。  
  
　　漳州罗汉琛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桂琛，生李氏，常山人也,幼卓越，绝酒胾。见万寿寺无相律师，即前作礼。无相拊其首曰：若从我乎。乃欣然依随之，父母不逆也。年二十余，即剃发为大僧。

无相使习毗尼，一日为众升堂，宣戒本布萨已，乃曰：持犯但律身而已，非真解脱也。依文作解，岂发圣乎？一众愕然，琛顾笑，为无相作礼辞去，无相不强。

初谒雪峰存公，不大发明。又事玄沙，遂臻其奥。与慧球者齐名，号二大士。琛能秘重大法，痛自韬晦。然丛林指目，以为雪峰法道之所寄也。漳州牧王公，请住城西石山。十余年，迁止罗汉，破垣败箦，人不堪其忧。非忘身为法者，不至。僧问：如何是罗汉一句？曰：我若向汝道，却成两句。又问：以字不成，八字不是，是甚字？琛曰：汝不识此字耶？曰：不识。琛曰：看取其下注脚。

琛尝垂头，颓然坐折木床。见僧来，即举拂子曰：会么？对曰：谢和尚指示学人。琛曰：见我竖起拂子，便道指示学人。汝每日见山见水，可不指示汝耶？又见僧来，举拂子。其僧礼拜称赞。琛曰：见我竖起拂子，便礼拜赞叹。那里扫地，竖起扫帚，为甚不赞叹？

有僧来报，保福迁化也。琛曰：保福迁化，地藏入塔。琛时住地藏，乃石山也。于时学者莫测其旨。琛悯之为作明道偈。其词曰：  
　　至道渊旷，勿以言宣。言宣非指，孰云有是。触处皆渠，岂喻真虚。真虚设辨，如镜中现。有无虽彰，在处无伤。无伤无在，何拘何碍。不假功成，将何法尔。法尔不尔，俱为唇齿。若以斯陈，埋没宗旨。宗非意陈，无以见闻。见闻不脱，如水中月。于此不明，翻成剩法。一法有形，翳汝眼睛。眼睛不明，世界峥嵘。我宗奇特，当阳显赫。佛及众生，皆承恩力。不在低头，思量难得。拶破面门，盖覆乾坤。快须荐取，脱却根尘。其如不晓，谩说而今。  
　　后唐天成三年戊子秋，琛复至闽城旧止，遍游近城诸刹，乃还示微疾，沐浴安坐而化。阅世六十有二，坐四十二夏。阇维收舍利建塔，有得法上首，清凉益禅师。  
  
　　　　 金陵清凉益禅师法眼。  
  
　　 禅师讳文益，余杭鲁氏子。七龄秀发。依新定全伟律师落发。诣越州开元希觉律师，受具足戒。及觉公盛化四明。益往习毗尼，工文章。觉大奇之，俄辞去。初谒长庆棱道者，无所契悟。与善修洪进，自漳州抵湖外。将发而雨，溪壮不可济。顾城隅有古寺。解包休于门下，雨不止。入堂，有老僧坐地炉。见益而曰：此行何之。曰行脚去。又问如何是行脚事。对曰不知。曰不知最亲，益疑之。三人者附火，举肇公语。至天地与我同根处。老僧又曰：山河大地与自已，是同是别。益曰同，琛竖两指。熟视曰：两个，即起去。益大惊，周行廊庑。读字额曰石山地藏。顾语修辈曰：此老琛禅师也。意欲留止。语未卒，琛又至。雨已止，业已成行。琛送之问曰：上座寻常说，三界唯心。乃指庭下石曰：此石在心内，在心外。益曰在心内。琛笑曰：行脚人著甚来由。安块石在心头耶。益无以对之，乃俱求决择。寻皆出世，益住临川崇寿。僧子方者问曰：公久亲长庆，乃嗣地藏，何意哉。益曰：以不解长庆说。万象之中独露身故。子方举拂子示之。益曰：拨万象，不拨万象。子方曰：不拨万象。益曰：独露身[口+尔]。子方曰：拨万象。益云，万象之中闦。子方于是悟旨。叹曰：我几枉度此生。益谓门弟子曰：赵州曰：莫费力也。大好言语，何不仍旧去。世间法尚有门，佛法岂无门。自是不仍旧故。诸佛诸祖，秪于仍旧中得。如初夜钟，不见有丝毫异。得与么恰好，闻时无一声子闹。何以故，为及时节。无心曰死，且不是死。止于一切，只为不仍旧。忽然非次闻时。诸人尽惊愕道，钟子怪鸣也。且如今日道，孟夏渐热，则不可。方隔一日，能校多少。向五月一日，道便成赚。须知校丝发不得。于方便中，向上座道不是时，盖为赚。所以不仍旧。宝公曰：暂时自肯不追寻。历劫何曾异今日。还会么，今曰只是尘劫。但著衣吃饭，行住坐卧。晨参暮请，一切仍旧。便为无事人也。又曰：见道为本，明道为功。便能得大智慧力。若未得如此。三界可爱底事，直教去尽。才有纤毫，还应未可。只如汝辈睡时，不嗔便喜。此是三界昏乱，习熟境界。不惺惺，便昏乱。盖缘汝辈杂乱所致。古人谓之夹幻金。即是真，其如矿何。若觑得彻骨彻髓，是汝辈力。脱未能如是。观察他什么，楼台殿阁。诸圣未必长把却汝手。汝未必依而行之。古今如此也。又曰：出家儿，但随时及节便得。寒即寒，热即热。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。古今方便不少。石头初看肇论。至会万物为已者，其唯圣人乎。则曰：圣人无已，靡所不已。乃作参同契。首言竺土大仙心，无过此语也。中间亦只寻常说话。夫欲会万物为自已去。盖尽大地无一法可见。已而又嘱曰：光阴莫虚度。所以告汝辈，但随时及节，便得。若也移时失候，即虚度光阴。于非色中作色解。于非色作色解。即是移时失候。且道色作非色解，还当得否。若与么会，便是没交涉。正是痴狂两头走，有什么用处。但守分过时好。尝指竹问僧曰：还见么。曰见。益曰：竹来眼里，眼到竹边。曰总不与么。益笑曰：死急作么。有偈曰：  
　　 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唯识唯心，眼声耳色。色不到耳，声何触眼。眼色耳声，万法成辨。万法匪缘，岂观如幻。大地山河，谁坚谁变。  
　　 周显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。李国主驾至，慰问甚勤。闰月望，剃发沐浴。辞众讫，跏趺而化。颜貌久而如生。阅世七十有四，坐五十有四。夏公卿李建勋已下，素服奉全身。于江宁丹阳乡建塔。谥大法眼禅师。  
　　 赞曰：玄沙论三句。初无金银铜轮之语。不然，殆与教乘何异哉。琛公精深广大。唯以直下便见，拟成剩法为要。非三句所能管摄也。益以仍旧自处。以绝渗漏句为物，颇事边幅。而永明乃其的孙。岂所谓深山大泽，龙蛇所由生者耶。  
  
　　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五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潭州石霜诸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庆诸，庐陵新淦陈氏子也。生而神俊，标致闲暇。年十三，独游南昌。爱西山，往游览忘返。沙门绍銮与语，奇之，谓人曰：此儿自奋如此，他日未易量也，容纳之。诸事之，十年如一日。乃剃发，诣嵩岳受具。

时洛下毗尼之学盛，诸睨视讲席，良久而去。有劝之者，诸不答。闻湘中有南宗法道，往造大沩。时祐禅师席下万指，诸愿籍名役作，勤劳杵臼间甚久。祐见之簸处曰：檀信物不可抛撒。曰：不敢。祐俯拾得一粒曰：此非抛撒者耶？诸拟对之。祐曰：勿轻此一粒，百千粒从此粒生。曰：即如是，此粒从何生乎？祐为大笑。明日升座曰：大众米里有虫。

然诸疑终不决，至道吾智禅师所依止。问曰：和尚百年后，有人问极则事，如何向伊道？智唤沙弥，沙弥至，智曰：添净觑水著。却问诸曰：汝适何所问？诸理前语，智即起去。诸于是悟其旨。时方为二夏僧，去隐于浏阳之陶家坊，人无知者。

有僧自洞山来，诸问：价公比有何言句？曰：洞山曰：初秋夏末，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。然对之者，多不契。诸曰：何不道出门便是草？洞山旋闻其语，惊曰：浏阳乃有古佛耶。自是僧多往依之，乃住成法席，号霜华山。

山去道吾密迩，智公将化，以诸为正传，弃其众从诸。诸迎居正寝，智行必掖，坐必侍。智殁时，众已辐凑如云。

谓众曰：一代时教，整理时人手脚。凡有其由，皆落在今时。直至法身非身，名为极致。而我辈沙门，全无肯路。若分即差，不分即坐著泥水。但由心意，妄说见闻。僧问：如何是西来意？曰：空中一片石。僧礼拜，曰：会么。曰：不会，诸曰：赖汝不会，汝若会打破汝头。诸坐室中，僧窗外问：咫尺之间，为什么不见师颜？诸曰：我道遍界不曾藏。僧至雪峰，举似存禅师而曰：石霜意旨如何？存公曰：什么处不是石霜？后传此语至诸，诸笑曰：老汉，有什么死急。

诸不出霜华二十年。学者刻意，师慕至堂中。有不卧，屹然枯株者。天下谓之枯木众。唐僖宗闻其名，遣使赍赐紫伽梨，诸不受。光启四年戊申二月二十日已亥，安坐而化，阅世八十有二，坐五十有九夏。葬全身于寺之西北隅，谥普会，塔曰无相。有得法上首两人：龙湖闻禅师、九峰虔禅师。  
  
　　　　 邵武龙湖闻禅师。  
  
　　 禅师名普闻。唐僖宗太子。生而吉祥，眉目风骨。清真如画，不茹荤。僖宗钟爱之。然以其无经世意。百计陶写之终不回。闻霜华之风，梦寐想见。中和元年，天下大乱，僖宗幸蜀。亲王宗室皆逃亡，不相保守。闻断发逸游，人无知者。造石霜，诸与语叹异曰：汝乘愿力而来乃生帝王家。脱身从我，火中芙蓉也。闻夜入室，恳曰：祖师别传事，肯以相付乎。诸曰：勿谤祖师。曰天下宗旨盛大，岂妄为之耶。诸曰是实事。曰师意如何。诸曰待案山点头，即向汝说破。闻俯而惟曰：大奇。汗下再拜，即日辞去。至邵武城外，见山郁然深秀。问父老，彼有居者否。曰有一苦行，隐其中。闻拨草，望烟起处独进。苦行见至，欣然让其庐曰：上人当兴此。长揖而去，不知所之。闻饭木实饮谷而住十余年。一日有老人来拜谒。闻曰：丈夫家何许，至此何求。老人曰：我家此山，有求于师。然我非人龙也。以疲堕行雨不职。上天有罚，当死。赖道力可脱。闻曰：汝得罪上帝，我何能致力。虽然汝当易形来。俄失老人所在。视座榻旁，有小蛇尺许。延缘入袖中屈蟠。暮夜风雷挟坐榻。电盅砰雨射，山岳为摇振。而闻危坐不倾。达旦晴霁，垂袖蛇堕地而去。顷有老人至，泣泪曰：自非大士之力。为血腥秽此山矣。念何以报厚德。即穴岩下为泉曰：他日众多无水，何以成丛林。此泉所以延师也。泉今为湖，在半山，号龙湖。邦人闻其事，富者施财，贫者施力。翕然而成楼观。游僧至如归。湖之侧有神，极灵祸福。此邦民俗畏敬之。四时以牲飨祭。闻杖策至庙，与之约曰：能食素持不杀，戒乃可为邻。不然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何山不可居乎。是夕邦之父老，梦神告语曰：闻禅师为我受戒，我不复血食。祭我当如比丘饭足矣。自是神显异迹，护持此山。闻将化，令击钟集众，跏趺而坐。说偈，  
　　 我逃世难来出家。宗师指示个歇处。住山聚众三十年。对人不欲轻分付。今日分明说似君。我敛目时齐听取。  
　　 于是敛目安坐，寂然良久。撼之已化矣。塔于本山，谥圆觉禅师。史不书名，但书僖宗二子。建王宸，益王升。然亦失其母氏位，及薨年月。传不书，闻受业受具所。读偈曰：我逃世难来出家。疑石霜亦其落发师欤。  
  
　　　　 筠州九峰虔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道虔，刘氏，福州侯官人也。容姿开豁明济，气压丛林。至霜华，诸禅师见之，谓人曰：此道人从上宗门爪牙也。诸殁时，虔作侍者。众请堂中第一座嗣诸住持。方议次，虔犯众曰：未可，须明先师意旨乃可耳。众曰：先师何意？虔曰：只如道：古庙香炉，一条白练如何会？第一座曰：是明一色边事。虔曰：果不会先师意。于是第一座者起炷香誓曰：我若会先师意，香烟灭则我脱去。不然，烟灭不能脱。言卒而脱去。虔拊其背曰：坐脱立亡不无，首座会先师意即未也。

庐于普会塔之旁，三年而去。经行于末山之下，住崇福寺。僧问：无间中人，行什么行？曰：畜生行。曰：畜生复行什么行？曰：无间行。曰：此犹是长生路上人。曰：汝须知有不共命者。曰：不共什么命？曰：长生气不常。复曰：大众还得命么？欲知命，流泉是命，湛寂是身。千波竞起，是文殊境界。一亘晴空，是普贤床榻。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，于中事是话月。从上宗门中事，如节度使符信。且如诸先德未建许多名目指陈已前，诸人约什么体格商量？这里不假三寸，试话会看。不假耳根，试采听看。不假两眼，试辨白看。所以道，声前抛不出，句后不藏形。尽乾坤都来，是汝当人个目体。向什么处安眼耳鼻舌？莫向意根下图度作解，尽未来际亦未有休歇分。所以古人道：拟将心意学玄宗，大似西行却向东。先是马大师殁于豫章开元寺，门弟子怀海智藏辈，葬舍利于海昏石门。海亦庐塔十余年，乃浴冯川上车轮峰，逢司马头陀劝海留止。因不复还石门。虔自九峰往游焉，遂成法席。为泐潭第一世，继海遗踪也。

吴顺义初，告众安坐而化，塔于寺之西，号圆寂，谥大觉禅师。得法上首殷禅师。  
  
　　　　 吉州禾山殷禅师。  
  
　　 禅师名无，殷生吴氏，福州人也。七龄雪峰存禅师见之。爱其纯粹，化其亲令出家。年二十，乃剃落受具。辞游方至九峰虔公。问汝远来何所见。当由何路，出生死。对曰重昏廓辟，盲者自盲。虔笑以手挥之曰：佛法不如是。殷不怿，请曰：岂无方便。曰汝问我。殷理前语，问之。曰奴见婢殷勤。殷于是依止十余年。虔移居石门，亦从之。及虔殁，去游庐陵。至永新，见东南山奇胜。乃寻水而往，有故寺基。盖文德中，异僧达奚道场。遂定居学者云集。唐后主闻其名，诏至金陵。问佛法大意，久之有旨，延居杨州祥光寺。恳辞归西山。诏住翠岩，又住上蓝寺。赐号澄源禅师。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。三月二日令侍者开方丈。集大众曰：后来学者，未识禾山，即今识取。于是泊然而化。阅世七十，坐夏五十。谥法性禅师，塔曰妙相。  
　　 赞曰：石霜言，遍界不曾藏。而其子闻公，临化曰：今日分明说似君。我敛目时齐听取。九峰言，尽乾坤是汝当人自体。何处安眼耳鼻舌。而其子殷公临化曰：后来学者，未识禾山，即今识取。予观其父子兄弟。语言行履，如形著影出，声呼谷应。而近世禅者，尚伫思，可悲怜也。  
  
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六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云居宏觉膺禅师。  
  
　　 禅师名道膺，幽州玉田人也。生于王氏。儿稚中，骨气深稳，言少理多。十岁出家于范阳延寿寺。又十五年，乃成大僧。其师使习毗尼，非其好。弃之游方，至翠微会。有僧自豫章来，夜语及洞上法席。于是一钵南来，造新丰。谒悟本价禅师。价问，汝名什么。对曰：道膺。价曰：何不向上更道。对曰：向上即不名道膺。价喜以谓，类其初见云岩时祗对。容以为入室。膺深入，留云峰之后。结庵而居。月一来谒价。价呵其未忘情，于道为杂。乃焚其庵。去海昏登欧阜欧阜。庐山西北崦，冠世绝境也。就树缚屋而居，号云居。衲子亦追求，而集散处。山间树下，久成苫架。说法其下曰：佛法有什么多事，行得即是。但知心是佛，莫愁佛不解语。欲得如是事，还须如是人。若是如是人，愁个什么。若云如是事即难。自古先德，淳素任真，元来无巧设。有人问，如何是道。或时答碌砖木头，作么。皆重元来他根本，脚下实有力。即是不思议人，握土成金。若无如是事，饶汝说得，簇花簇锦相似。直道我放光动地，世间更无过也。尽说了合杀头，人总不信受。元来自家，脚下虚无力。汝等譬如猎狗，但寻得有踪迹底。若遇羚羊挂角时。非但不见踪迹，气息也不识。僧便问，羚羊挂角时如何。答曰：六六三十六。曰：会么。僧曰：不会。曰：不见道无踪迹。又问，世尊有密语，迦叶不覆藏。如何是世尊密语。膺呼问者名曰：会么。曰：不会。曰：汝若不会，世尊有密语。汝若会，迦叶不覆藏。乃曰：僧家发言吐气。须有来由，莫当等闲。这里是什么所在，争受容易。凡问个事，也须识好恶。若不识尊卑良贱，不知触犯。信口乱道，也无利益。并音旁，家行脚，到处觅相似语。所以寻常，向兄弟道。莫怪不相似，恐怕同学多去。第一莫将来。将来不相似言语，也须看他。前头八十老人，出场屋。不是小儿戏，不是因循底事。一言参差，即千里万里，难为收摄。盖为学处容易，不著力。敲骨打髓，须有来由。言语如钳如夹，如钩如锁。须教相续不断，始得。头头上具，物物上明。岂不是得妙底事。一种学，大须子细研穷。直须谛当，的的无差。到这里，有什么碌跣处。有什么拟议处。向去底人，须常惨悚戢翼，始得。若是知有底人。自解护惜，终不取次。十度发言，九度休去。为什么如此，恐怕无利益。体得底人，心若猎月扇，口边直得醭出。不是强为，任运如此。欲得与么事，须是与么人。既是与么人，不愁恁么事。恁么事即难得。又曰：汝等直饶学得佛边事。早是错用心了也。不见古人，讲得天花落，石点头。尚不干自已事。自余是什么闲。如今拟将有限身心，向无限中用。有什么交涉。如将方木逗圆孔中，多少聱讹。若无与么事。饶汝说得，簇花簇锦，也无用处。未离情识在。若一切事，须向这里及尽。始得无过，方得出身。若有一毫发去不尽。即被尘累，岂况便多。差之毫厘，过犯山岳。不见古人道。学处不玄，尽是流俗。闺合中物，舍不得，俱为渗漏。直须向这里，及取去，及去及来。并尽一切事，始得无过。如人头头上了，物物上通。只唤作了事人，终不唤作尊贵。将知，尊贵一路自别。便是世间极重极贵物。不得将来，向尊贵边。须知不可思议，不当好心。所以古人道，犹如双镜，光光相对。光明相照，更无亏盈。岂不是一般，犹唤作影像边事。如日出时，光照世间，明朗是一半。那一半，唤作什么。如今人未认得，光影门头户底。粗浅底事，将作屋里事，又争得。又曰：得者不轻微，明者不贱用。识者不咨嗟，解者无厌恶。从天降下，即贫穷。从地涌出，即富贵。门里出身则易，身里出门则难。动则埋身千尺，不动则当处生苗。一言迥脱独拔当时语言不要多，多则无用处。僧问，如何是从天降下，即贫穷。曰不贵得。又问，如何是从地涌出，即富贵。曰无中或有。又曰：了无所有，得无所图。言无所是，行无所依。心无所托，及尽始得无过。在众如无众，无众如在众。在身如无身，处世如无世。岂不是无娆其德，超于万类。脱一切羁锁，千人万人得。尚道不当自已。如今若得，共起初一般。古人曰：体得那边事，却来这边行李。那边有什么事，这边又作么生行李。所以道，有也莫将来，无也莫将去。现在底，是谁家事。又曰：欲体此事，直似一息不来底人。方与那个人相应。若体得这个人意。方有少许说话分。方有少许行李分。暂时不在，如同死人。岂况如今，论年轮月。不在，如人长在。愁什么家事不辨。欲知久远事，祗在如今。如今若得，久远亦得。如人千乡万里归家，行到即是。是即一切总是。不是即一切总不是。直得顶上光焰生，亦不是。能为一切，一切不为道。终日贪前头事，失却背后事。若见背后事，失却前头事。如人不前，后有什么事。僧问，有人衣锦绣入来。见和尚后，为甚寸丝不挂。曰：直得琉璃殿上。行扑倒，也须粉碎。乃曰：若有一毫许，去及不尽。即被尘累，岂况更多。不见寻常道，升天底事，须对众掉却。十成底事，须对众去却。掷地作金声，不须回头顾著。自余有什么用处。不见二祖当时，诗书博览。三藏圣教，如观掌中。因什么，更求达磨安心。将知此门中事，不是等闲。所以道，智人不向言中取。得人岂向说中求。不是异于常徒，息一切万累道。暂时不在涂路，便有来由。非但恶眷属，善眷属，也觅不得。甚处去，通身去，归家去，省觐去。始脱得诸有门去。去得牢笼，脱险难，异常徒。又曰：如掌中观物决定。决定方可随缘。若一如此，千万亦然。千万之中，难为一二，一二不可得。不见道，显照底人即易得。显已底人即难得。不道全无，即是希有。若未得如此，不受强为。强为即生恼，生恼即退道。退道则罪来加身。即见不得，说什么大话。汝既出家，如囚免狱。少欲知足，莫贪世荣。忍饥忍渴，志存无为。得在佛法中。十生九死，也莫相抛出。生入死，莫违佛法。斩钉截铁，莫负如来。事宜无多，各自了取。有事近前，无事莫立。膺住持三十年，道遍天下。众至千五百人。南昌钟王师尊之，愿以为世世师。唐天复元年秋示微疾。十二月二十八日，为大众开最后方便。叙出世始卒之意。众皆怆然。越明年正月三日。问侍者，今日是几。对云，初三。师云，三十年后，但云只这是。乃端然告寂。  
  
　　　　 澧州洛浦安禅师。  
  
　　 禅师名元安，生淡氏。凤翔南游人也。幼依怀恩寺祐律师，剃发受具。既长通经论。初造翠微，无所契悟。北至临济，临济称其俊爽可教。安自负辞去，至夹山，庵于冢巅。夹山讶之，以书抵安，诫使者曰：此僧得书不发，明日当来。发之不来也。安得书果置之不答。使者具以告夹山。夹山曰：旦暮必至矣。俄报安至。夹山望见呵曰：鸡栖凤巢，非其同类，出去。安乃问曰：自远趋风，请师一接。夹山曰：目前无阇梨，此间无老僧。安曰：错。夹山曰：住住，且莫草草公/心公/心。云月是同，溪山各异。截断天下人舌头则不无。阇梨争教无舌人解语乎。安茫然不知答。夹山以杖击之。夹山殁，众以安次补。住持久移居洛浦。谓众曰：末后一句始到牢关。把断要津不通凡圣。欲知上流之士，不将佛祖言教。贴在额上，如龟负图。自取丧身之祸。指南一路，智者知疏。学道先须识得自已宗旨。方可临机，不失其宜。只如锋铓未兆已前。都无是个非个。瞥尔暂起见闻，便有张三李四。胡来汉去，四姓杂居。不亲而亲，是非互起。致使玄关固闭，识锁难开。疑网罗笼，智刀劣剪。若不当阳晓示，迷子何以知归。欲得大用现前，但可顿忘诸见。诸见若尽，昏雾不生。智照洞然，更无他物。以今学人触目有滞。盖为因他数量作解。被他数量该括方寸，不能移易。所以听不出声，见不超色。假饶并当门头，净洁自已。未能通明，还同不了。若也单明自已，法眼未明。此人只具一只眼。所以是非欣厌贯系，不得脱坼自由。谓之深可[敏/心]伤，各自努力。唐光化元年戊午，秋八月。诫门弟子曰：出家之法，长物不留，况其他哉。切须在念，时不待人。至十二月一日，又曰：吾旦夕行矣。有问问诸人，若对得，分付钵袋子。曰若道这个是，即是头上安头。若道不是，即斩头觅活。堂中第一座对曰：青山不举足，日下不挑灯。安曰：去，汝扶吾宗不起。有彦从上座曰：去此二途，请和尚不问。安曰：未在，更道。彦从曰：彦从道不尽。安曰：我不管汝道不尽。曰彦从无侍者，祗对和尚。安乃归方丈，中夜唤彦从至曰：汝今日祗对老僧，甚有道理。据汝合体得先师意旨。先师道，目前无法，意在目前。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所到。且道那句是宾，那句是主。彦从茫然不知。安曰：苦苦。二更时，众请安代答。安曰：慈舟不泛沧波上。剑峡徒劳放木鹅。泊然而化。阅世六十有五，坐四十六夏。  
　　 赞曰：洞山价，夹山会。皆药山的骨孙。其锻炼钳锤，可谓妙密。然价之宗至膺。才有同安察，后云居简而已。会之宗，遂止于洛浦安公。庄子曰：北溟有鱼，其名曰鲲。化而为鹏，九万里风，斯在下。然听其自化，也使之化，则非能鹏也。膺安似之，其绝也理之固然。  
  
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七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天台韶国师。  
  
　　 天台国师名德韶，处州龙泉人，生陈氏。母叶，梦白光触体，觉而娠，生而杰异。年十五，有梵僧见之，拊其背曰：汝当出家，尘中无置汝所也。乃往依龙归寺剃发。十八诣信州开元寺受满分戒。后唐同光中，谒舒州投子庵主不契，造龙牙遁禅师，问：雄雄之尊，因什么亲近不得？遁曰：如火与火。曰：忽遇水来，又作么生？遁曰：汝不会我语。又问：天不盖，地不载，此理如何？遁曰：合如是。韶惘然，固要为说。遁曰：道者，汝向后自会去。时疏山有矮师叔者，精峭，号能啮镞机。韶问：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？矮曰：左搓芒绳缚鬼子。曰：不落古今，请师说。矮曰：不说。曰：为什么不说？矮曰：个中不辨有无。韶曰：师今善说。矮骇之。

久而辞去，所至少留。见知识五十四人，括磨搜剥，穷极隐秘，不知端倪。心志俱疲，至曹山，但随众而已，无所咨参。有僧问：法眼禅师曰：十二时中，如何得顿息万缘去？法眼曰：空与汝为缘耶？色与汝为缘耶？言空为缘，则空本无缘。言色为缘，则色心不二。日用果何物为汝缘乎？韶闻悚然异之。

又有问者曰：如何是曹源一滴水？法眼曰：是曹源一滴水。于是韶大悟于座下。平生凝滞，涣若冰释，感涕沾衣。法眼曰：汝当大宏吾宗，行矣，无自滞于是。

游天台，观智顗禅师遗踪，如故居，眷然有终焉之心。初寓止白沙时，吴越忠懿王，以国子刺台州。雅闻韶名，遣使迎之，申弟子之礼，日夕问道。韶曰：他日为霸主，无忘佛恩。汉乾祐元年戊申，王嗣国位。遣使迎至尊，事之以为国师焉。

韶说法简而要，拨去枝叶。曰：古圣方便，犹如河沙。六祖曰：非风幡动，仁者心动，是为无上心印，至妙法门。我辈称祖师门下士，何以解之？若言风幡不动，汝心妄动。若言不拨风幡，就风幡处通取。若言风幡动处，是什么？若言附物明心，不须认物。若言色即是空，若言非风幡动，应须妙会，与祖师意旨了没交涉。既非种种解会，合如何知悉？若真见去，何法门不明？虽百千诸佛方便，一时洞了。

或问：如何是古佛心？答曰：此问不弱。又问：亡僧迁化，向何处去？曰：终不向汝道。曰：为什么不道。曰：恐汝不会。问：那吒太子，析肉还母，析骨还父，然后化生于莲花之上，为父母说法。未审如何是太子身？曰：大家见上座问。故每曰：大凡言句，应须绝渗漏乃可。僧随问：如何是绝渗漏句？曰：汝口似鼻孔。又曰：眼中无色识，色中无眼识。眼识二俱空，何能令见色？是眼则不能自见其已体。若不能自见，云何见余物？古圣方便，皆为说破。若于此明得寂静法，不寂静法也收尽。明得远离法，不远离法亦收尽。未来现在，亦无遗余。名一法界，何有遮障，各自信取。

僧义寂者，谓韶曰：智者之教，年祀寖远，必多散失。唯新罗国有善本，愿藉禅师慈力致之，使再开东土人天眼目。于是韶以闻忠懿王，遣使航海，传写以还。而韶适与智者同姓，疑其后身也。

开宝四年辛未，华顶西峰忽摧，声震山谷，六月有星陨于峰顶，林木皆白。二十八日集众告别而化。阅世八十有二，坐六十有五夏。  
　　赞曰：闻僧问法眼：如何是曹源一滴水？而法眼但曰：是曹源一滴水，韶乃开悟。夫问词答语，无所增损。所谓悟者，何自而发之。及观韶所对问者，如问古佛心，对曰此问不弱。如问如何是太子身？对曰：大家见上座问。则问答之间，不令意根桩立。盖尝曰：大凡言句，须绝渗漏。而学者方争趋微妙之域。欲见祖师之心，譬如趋越而首燕也欤？  
  
　　　　 筠州九峰玄禅师。  
  
　　 禅师名通玄，生程氏。其先郢州长寿人也。幼依郢之仁王寺沙门惠超。超阴察之，外纯深，中颖悟。超奇之，为落发受具。即游洛中，听毗尼部。弃去至武陵，谒德山鉴禅师。鉴时已腊高，门风益峻。门下未有遘之者。而鉴独以玄为奇。然玄不大彻透。辞去至高安，谒价禅师。价与语喜，抚之曰：掌有神珠，白昼示人。人且按剑，况玄夜乎，子可贵也。玄曰：但不识珠者耳。倘识之亦无昼夜。价称之以为俊士。价殁庐于塔旁三年。而学者来，依从日盛。玄曰：大平时世。饥餐困卧复有何事。吾本无事，汝与么来相寻。是无事生事，无事生事。道人所忌，何不各自歇去。中和初，拜辞其塔。北游久之，南还寓止豫章。南平钟王执弟子礼。北面而师事之。玄厌城居，思超放山林。王为买末山，建精舍。号隆济，以延之。学者风靡而至。或问，自心他心，得相见否。玄曰：自已尚不见，他人何可观。又问，罪福之性。如何了达，得无同异。玄曰：絺绤不御寒。又尝问僧，近自何处来。曰闽岭。玄曰远涉不易。曰不难，动步便到。玄曰：有不动步者么。僧云有。玄曰争得到此间。其僧不能对。玄以杖逐之。玄谓门弟子曰：佛意祖意，如手展握。先师安立五位，发明云岩宗旨。譬如神医冶病。其药只是寻常用者。语忌十成，不欲断绝。机忌触犯，不欲染污。但学者机思不妙。唯寻九转灵丹，云能起死。是大不然。法华经有化城一品。佛祖密说，熟读分明。大通智胜佛。寿五百四十万亿那由他劫。其坐道场，破魔军已。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而诸佛法不现在前。如是一小劫，乃至十小劫。结跏趺坐，身心不动。而诸佛法犹不在前。言垂成者，言一小劫。言十小劫者，是染污是断绝。又曰：尔时忉利诸天。先为彼佛，于菩提树下。敷师子座，高一由旬。佛于此座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适坐此座时。诸梵天王，雨众天花。面百由旬，香风时来。吹去萎花，更雨新者。如是不绝，满十小劫。供养于佛，常击天鼓。其余诸天，作天伎乐，常雨此华。四王诸天，为供养佛，常击天鼓。其余诸天，作天伎乐，满十小劫。至于灭度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，大通智胜佛。过十小劫，诸佛之法，乃现在前。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言过十小劫者。偏正回互之旨也。祖师曰：藉教悟宗者。夫岂不然哉。伪唐乾宁三年二月十七日。晨兴诫其徒曰：无虚度光阴，无虚消信施。既已出家，唯道是履，名大丈夫。于是寂然在定。至三月二十日乃化。阅世六十有三，坐四十有二夏。  
　　 赞曰：岩头曰：但识纲宗，本无寔法。玄言语，忌十成。不欲断绝，机忌触犯。不欲染污者纲宗。也至引法华以证成。明佛祖之密说，泮然无疑。藉教以悟宗，夫岂虚语哉。余至九峰，拜其塔。碑已断坏，不可识。有木碑书，其略如此耳。今其宗枝，皆不及玄所示纲宗，何也。  
  
　　　　 南康云居齐禅师。  
  
　　 禅师名道齐，生金氏，南昌人也。幼依百丈明照禅师得度。种性猛利，经行燕坐。以未明已事为忧。持一钵遍历丛林，学心不息。时法灯禅师，住南昌上蓝。齐往依之。法灯使知藏司。法灯偶见齐呼曰：每见举祖师西来意话。藏主如何商略。齐曰：不东不西。法灯曰：若与么会，了无交涉。曰未审尊意如何。法灯良久曰：西来有甚意便去。齐于是顿悟其旨。初住高安大愚。有搜玄拈古代别之语。盛行诸方，号东禅。尝谓门弟子曰：达磨言，此方经唯楞伽，可以印心。吾读此经，偈曰：诸法无法体，而说唯是心。不见于自心，而起于分别。可谓大慈悲父，如实极谈。我辈自不领受，背负恩德，如恒河沙。或问曰：然则见自心，遂断分别乎。齐曰非然也。譬如调马，马自见其影而不惊。何以故，以自知其影，从自身出故。吾以是知，不断分别，亦舍心相也。只今目前，如实而观，不见纤毫。祖师曰：若见现在，过去未来亦应见。若不见过去未来，现在亦不应见。此语分明，人自迷昧。或又问龙济曰：一切钟鼓本无声。如何信之无声齐。曰祖师曰：如鼓声无有作者。无有住处。毕竟空故，但诳凡夫耳。若鼓声是实有。钟声俱击，应不相参。所以玄沙曰：钟中无鼓响，鼓中无钟声。钟鼓不交参，句句无前后。若不当体寂灭。如何得句句无前后耶。后移住幽谷山双林禅院。又迁住云居，凡二十年。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。八日申时令击钟集众。维那白众已集。齐笑叙出家本末。揖谢辅弼丛席者曰：今日老僧以风火相逼。特与诸人相见。且向什么处见。向四大五阴处见耶。六入十二处见耶。是种种处不可见。则只今相问者是谁。若真见得可谓后学有赖。良久曰：吾化后，当以院事累契瑰，乃化。阅世六十有九。坐四十有八夏。  
　　 赞曰：余赞大愚东禅碑。碑载齐悟契之缘。法灯曰：西来有甚意。以校传灯曰：他家自有儿孙在，之语误也。昔有僧问赵州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。答曰庭前柏树子。又随而诫之曰：汝若肯我与么道，我则辜负汝。汝若不肯我与么道，我则不辜负汝。而昧者剿之。使古人之意不完，为害甚矣。故并录之。  
  
　　　　 瑞鹿先禅师。  
  
　　 祖师名本先，生郑氏，温州永嘉人也。儿稚不甘处俗。去依集庆院沙门某。年二十五，为沙弥。诣天台国清寺，受满分戒。即造韶国师，服勤十年。住瑞鹿寺，足不历城邑。手不度财帛。不设卧具，不衣茧丝。卯斋终日，宴坐申旦。诲诱门弟子，逾三十年。其志弥厉，谓众曰：吾初见天台，言下便荐。然千日之内，四威仪之中。似物碍膺，如仇同处。一日忽然猛省。譬如洗面摸著鼻孔。作偈三首曰：  
　　 非风幡动仁心动。自古相传直至今。今后水云人欲晓。祖师真是好知音。  
　　 又曰：若是见色便见心。人来问著方难答。若求道理说多般。辜负平生三事衲。  
　　 又曰：旷大劫来只如是。如是同天亦同地。同地同天作么形。作么形兮无不是。  
　　 乃又曰：华严称。佛身充满于法界。是真个也无。且如佛身，既已充满法界。菩萨界，缘觉声闻界。人天修罗界。饿鬼畜生地狱界。应无处蹲。如是理论，太煞聱讹。寻常说，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。且道即今五根，所对六境。与汝是同耶是别耶。同则何不作一块。别则如何说唯是一心。大须著精彩。佛法不是等闲。大中祥符元年二月。谓门弟子如昼曰：为我造个卵塔，塔成我行矣。八月望日毕工。远近道俗造山，唯恐其后。是日如平居。至午时，安坐方丈，手结宝印。谓如昼曰：古人曰：骑虎头撩虎尾，中央事作么生。如昼曰：也只是如昼。先曰：汝问我。如昼乃问。骑虎头撩虎尾，中央事作么生。先曰我也弄不出。于是奄然开一目，微视而寂。阅世六十有七，坐四十有二夏。长吏以其事闻。有诏本州常加检视。如昼乃奉其平生所著。竹林集十卷，诗辞千余首。诣阙上进，诏藏秘阁。如昼特赐紫衣。  
　　 赞曰：读先传。校传灯语句，详略少异耳。夫自心非外有，妄尽而自返。则于生死之际，超然自得如此。然余每怪。前圣平日机辩，皆不可犯。至临终之日，皆弭光泯气。洞山曰：吾闲名已谢。临济曰：谁知吾正法眼藏。向这瞎驴边灭。今先又曰：我也弄不出。呜呼其有旨要乎。  
  
　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八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圆通缘德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缘德，生杭州临安黄氏。年十七，师事东山老宿勤公，剃发受具。神观靖深，中空外夷，以精进为佛事。年二十四，遍游诸方，烂熳丛席。至襄州清溪，谒进禅师，搂迟不去。久之，江南李氏有国日（国定法会节日），德混迹南昌之上蓝寺，楚国宋公齐丘，至于经堂，僧众趋迎，德阅经自若。宋公傍立睨之，德不甚顾答。宋公问：上座看甚经？德举示之。宋公异焉。力请住舍利、幽谷、双岭诸刹，德无所事，去留所至，颓然默坐而已，而学徒自成规矩。

平生著一衲裙，以绳贯其褶处。夜申其裙，以当被。后主闻其名，致至金陵，问佛法大意，留禁中。又创寺以居之，昭惠后以其子宣城公薨，施钱建寺，于庐山之阴石耳峰之下。开基日，得金像观世音于地中，赐名圆通焉。

本朝遣使问罪江南后主，纳土矣，而胡则者据守九江不降。大将军曹翰部曲渡江入寺，禅者惊走，德淡坐如平日。翰至不起不揖，翰怒呵曰：长老不闻杀人不贬眼将军乎？德熟视曰：汝安知有不惧生死和尚耶？翰大奇，增敬，而已曰：禅者何为而散？德曰：击鼓自集。翰遣裨校击之，禅无至者。翰曰：不至何也？德曰：公有杀心故尔。德自起击之，禅者乃集。翰再拜，问决胜之策。德曰：非禅者所知也。

太平兴国二年十月七日，升堂曰：脱离世缘，乃在今日。以衲衣并所著木屐，留付山中。使门人累青石为塔，曰：他日塔作红色，吾再至也，乃化。阅世八十，坐六十有三夏。谥曰道济禅师。  
  
　　　　 南塔光涌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光涌，豫章丰城章氏子。母乳之夕，神光照庭，厩马皆惊，因以光涌名之。七岁诵诗礼，晓大义。十三学经论，辄能讲解。开元寺有尊宿，史忘其名，有异能解，见涌叹曰：法中俊人也。以维摩经旨决授之。时仰山寂禅师，住南昌之石亭寺，涌父事之得度。

十九诣襄州，寿山寺载律师受满分戒。北游谒临济，临济曰：汝师明眼，乃不事之，远游何为？涌因南归，执勤累岁。

先是石亭见来参者，必问曰：来作么？曰：礼觐和尚。又问：还见和尚么？曰：见。又问：和尚何似驴？参者无能对，脱对亦不契。忽问涌，涌对曰：光涌见和尚亦不似佛。石亭曰：若不似佛，似个什么？涌曰：若更有所似，与驴何别？石亭大惊曰：凡圣两忘，情尽体露。吾以此语验人，已二十年，无决了者。噫！子真利根！当自保任，吾不能尽，子异日当自知耳。指以谓人曰：此子肉佛，可以化人也。

石亭殁，涌然第三指以报法，又然第二指以报亲。伪唐天祐元年，南昌帅南平王钟传，尽礼迎至府，使至不起。于是州牧县尹至不起，道俗顿集亦不起，乃共诉之曰：师不起，贻郡县之咎。于是不得已从之。遂嗣石亭法席，学者归之如云。

十四年秋还仰山。伪唐升元二年夏，无疾而化。阅世八十有九，坐七十夏。  
  
　　　　 洞山守初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守初，出于传氏，凤翔良原人也。儿时，闻钟梵声，辄不食，危坐终日。母吕试之，不喂亦不索。年十六，跪白求出家，吕许之，依渭州崆峒沙门志谂剃发。诣泾州舍利律师净圆，受具足戒，始游律肆，执卷坐睡。弃去历咸秦，自襄汉南至长沙坐夏。夏休，诣云门偃禅师。

偃问：近离何处？对曰：查渡。又问：夏在何处？对曰：湖南报慈。又问：几时离？对曰：八月二十五。偃曰：放汝三顿棒。初罔然良久。又申问曰：适来只对，不见有过，乃蒙赐棒，实所不晓。偃呵曰：饭袋子，江西湖南，便尔商略。初默悟其旨曰：他日正当于无人烟处，不畜粒米，饭十方僧。即日辞去，北抵襄汉伪汉。

乾祐元年，众请住洞山，禅其律居。谓学者曰：语中有语，名为死句。语中无语，名为活句。诸方只具啐啄同时眼，不具啐啄同时用，到此实难得人。但爱不动一尘，不拨一境，见事便道。若此辈东西南北，不知其数。要得脱略窠臼，活人眼目，不道都无，但可言少。皆坐不达根原，落在阴界，妄以为安。不知陷在死水，弄个无尾胡孙。腊月三十日，鼓已打破，胡孙走却，手脚忙乱，悔无所及。若是衲僧，冻杀饥杀，终不著渠鹘臭布衫。

本朝大平兴国六年，尚书石公襄帅赵公，交章奏初有道行，化于此邦，补助圣化。有旨赐徽号、紫伽梨，旌异之。住山四十年，道遍天下。淳化元年秋七月，无疾跏趺而化，阅世八十有一，坐六十有五夏。  
  
　　　　 南安岩严尊者。  
  
　　 禅师讳自严，生郑氏，泉州同安人也。年十一弃家。依建兴卧像寺沙门契缘为童子。十七为大僧，游方至庐陵。谒西峰耆宿云豁。豁者清凉智明禅师高弟，云门嫡孙也。太宗皇帝，尝诏至阙。馆于北御园舍中。习定久之，恳之还山。公依止五年，密契心法。辞去渡怀仁。江有蛟，每为行人害。公为说偈诫之，而蛟辄去。过黄杨峡。渴欲饮，会溪涸。公以杖擿之，而水得。父老来聚观，合爪以为神。公遁，去武平南黄石，岩多蛇虎。公止住，而蛇虎可使令。四远闻之大惊，争敬事之。民以雨旸男女祷者。随其欲应念而获。家画其像，饮食必祭。邻寺僧死。公不知法当告官，便自焚之。吏追捕坐庭中。问状不答，索纸作偈曰：  
　　 云外野僧死，云夜野僧烧。二法无差互，菩提路不遥。  
　　 而字画险劲，如擘窠大篆。吏大怒以为，狂且慢已。去僧伽黎，曝日中。既得释，因以布帽其首。而衣以白服。公恨所说法，听者疑信半。因不语者六年。岩寺当输布，而民岁代输之。公不忍折，简置布束中祈免。吏张晔欧阳程者，相顾怒甚。追至问状不答，以为妖。火所著帽明鲜。又索纸作偈曰：  
　　 一切慈忍力，皆吾心所生。王官苦拘束，佛法不流行。  
　　 自是时亦语。去游南康槃古山。先是西竺波利尊者经始。谶曰：却后当有白衣菩萨，来兴此山。公住三年，而成丛林。乃还南安。江南眠槎，为行舟碍。公舟过焉，摩挲之曰：去去莫与人为害槎。一夕荡除之。有僧自惠州来。曰河源有巨舟著沙。万牛挽不可动。愿得以载砖，建塔于南海。为众生福田。公曰此阴府之物。然付汝偈取之。偈曰：  
　　 天零灞水生，阴府船王移。莫立沙中久，纳福荫菩提。  
　　 僧即舟倡偈，而舟为动。万众欢呼，至五羊。有巨商，从借以载。僧许之，方解繂。俄风作，失舟所在。有沙弥无多闻性。而事公谨愿。公怜之，作偈，使诵，久当聪明。偈曰：  
　　 大智发于心，于心何处寻。成就一切义，无古亦无今。  
　　 于是世间章句，吾伊上口。公示人多以偈。然题赠以之中四字于其后。莫有识其旨者，异迹甚著。所属状以闻诏佳之。宰相王钦若。大参赵安仁已下，皆献诗。公未尝视，置承尘上而已。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。集众曰：吾此日生，今正是时。遂右胁卧而化。阅世八十有二，坐六十有五夏。谥曰定光圆应禅师。  
　　 赞曰：圆通诮曹将军，而不屈。问军旅事而不答。此其识能知宗也。南塔初不受南平王之请。及闻移祸及人，因屑就之。此其行高一世也。学者囿于法爱。故初公语分生死，所以发其机。至于定应，则全提大用。于其化时曰：吾此日生，于化时而曰生。最后之训也。临祸福死生之际。能如彼四老人。则正宗已坠之纲，尚可理也。  
  
　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九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龙牙居遁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居遁，生于郭氏，抚州南城人也。年十四，依吉州满田寺剃落。又六年诣嵩岳受具。遁风骨臞甚，视瞻凝远，性夷粹，语论英发。初谒翠微不契，至临济亦不契。乃造洞山悟本价禅师。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价曰：待洞水逆流即告汝道。遁豁然大悟，研味其旨，悲欣交集，服勤八年，日增智证，价称其能。马氏方据有长沙，兴崇梵坊，闻遁名，请说法于龙牙法济禅寺。

僧问：如何是道？遁曰：无异人心。又曰：夫言修道者，此是劝谕之词，接引之语。从上已来，无法与人，只是相承种种方便，为说出意旨，令识自心。究竟无法可得，无道可修。故云：菩提道自然。今言法者，是轨持之名，道是众生体性，未有世界，早有此性。世界坏时，此性不灭。唤作随流之性，常无变易。作么生可持以与人？又可作意而修得哉？

僧又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遁曰：待石乌龟解语，即向汝道。进曰：石龟语也。曰：向汝道什么？其僧亦悟。

又僧问：大庾岭提不起时如何？遁曰：六祖为什么将得去？又问：维摩掌擎世界，未审维摩在什么处立？遁曰：汝道维摩掌擎世界？其对机峻峭无渗漏类如此。

伪梁龙德五年癸未八月示疾，九月十三日夜半，有大星殒于方丈前。诘旦加趺而化，阅世八十有九，坐六十有九夏。  
　　赞曰：予观龙牙偈曰：学道先须有悟由，还如曾斗快龙舟。虽然旧阁闲田地，一度嬴来方始休。君若随缘得似风，吹沙走石不劳功。但于事上通无事，见色闻声不用聋。皆清深精密，如其为人。疑问翠微临济祖意，度禅板蒲团。机语在已见洞山之后。雪窦以瞎龙死水罪之，龙牙闻之必大笑。  
  
　　　　 永明智觉禅师  
  
　　智觉禅师者，讳延寿，余杭王氏子。自其儿稚，知敬佛乘。及冠日一食，诵法华经，五行俱下，诵六十日而毕，有羊群跪而听。年二十八，为华亭镇将。尝舟而归钱塘，见渔船万尾戢戢，恻然意折，以钱易之，放于江。裂缝掖，投翠岩永明禅师岑公，学出世法，会岑迁止龙册寺。吴越文穆王闻其风悦慕，听其弃家，为剃发。自受具，衣不缯纩，食无重味，持头陀行。尝习定天台天柱峰之下，有乌类巢衣褶中。

时韶国师眼目世间，北面而师事之。韶曰：汝与元帅有缘，它日大作佛事，惜吾不及见耳。初说法于雪窦山。

建隆元年，忠懿王移之，于灵隐新寺，为第一世。明年又移之，于永明寺，为第二世。众至二千人，时号慈氏下生。指法以佛祖之语为铨准。

曰：迦叶波初闻偈曰：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。我师大沙门，尝作如是说。此佛祖骨髓也。龙胜曰：无物从缘生，无物从缘灭。起唯诸缘起，灭唯诸缘灭。乃知色生时，但是空生。色灭时，但是空灭。譬如风性本不动，以缘起故动。傥风本性动，则宁有静时哉？密室中若有风，风何不动？若无风，遇缘即起，非特风为然，一切法皆然。维摩谓文殊师利曰：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。文殊乃曰：如是居士，若来已更不来，若去已更不去。所以者何？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无所至。所可见者，更不可见。此缘起无生之旨也。

僧问：长沙偈曰：学道之人未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。无始时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岂离识性别有真心耶？智觉曰：如来世尊于首楞严会上，为阿难拣别详矣，而汝犹故不信。阿难以推穷寻逐者为心，遭佛呵之。推穷寻逐者，识也。若以识法随相行则烦恼，名识不名心也。意者忆也，忆想前境，起于妄，并是妄识，不干心事。心非有无，有无不染。心非垢净，垢净不污。乃至迷悟凡圣，行住坐卧，并是妄识，非心也。心本不生，今亦不灭。若知自心如此，于诸佛亦然。故维摩曰：直心是道场，无虚假故。

智觉以一代时教，流传此土，不见大全。而天台、贤首、慈恩，性相三宗，又互相矛盾。乃为重阁，馆三宗知法比丘，更相设难，至波险处。以心宗旨要，折中之。因集方等、秘经六十部，西天此土圣贤之语三百家，以佐三宗之义，为一百卷，号《宗镜录》。天下学者传诵焉。

僧问：如和尚所论宗镜，唯立一心之旨，能摄无量法门。此心含一切法耶？生一切法耶？若生者，是自生欤？从他而生欤？共生？无因而生欤？答曰：此心不纵不横，非他非自。何以知之？若言含一切法，即是横。若言生一切法，即是纵。若言自生，则心岂复生心乎？若言他生，即不得自？矧曰有他乎？若言共生，则自他尚无有，以何为共哉？若言无因而生者，当思有因，尚不许言生，况曰无因哉？

僧曰：审非四性所生，则世尊云何说，意根生意识，心如世画师，无不从心造？然则岂非自生乎？又说心不孤起，心藉缘而起。有缘思生，无缘思不生。则岂非他生乎？又说，所言六触，因缘生六受，得一切法。然则岂非共生乎？又说，十二因缘，非佛天人修罗作，性自尔故。然则岂非无因而生乎？

智觉笑曰：诸佛随缘差别，俯应群机，生善破恶，令入第一义谛，是四种悉檀方便之语，如以空拳示小儿耳，岂有实法哉？僧曰：然则一切法是心否？曰：若是即成二。僧曰：审尔则一切不立，俱非耶？曰：非亦成二。汝岂不闻首楞严曰：我真文殊，无是文殊。若有是者，则二文殊。然我今日，非无文殊。于中实无是非二相。僧曰：既无二相，宗一可乎？曰：是非既乖大旨，一二还背圆宗。僧曰：如何用心，方称此旨？曰：境智俱亡，云何说契？僧曰：如是则言思道断，心智路绝矣？曰：此亦强言，随他意转。虽欲隐形，而未忘迹。僧曰：如何得形迹俱忘？曰：本无朕迹，云何说忘？僧曰：我知之矣。要当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当大悟时节，神而明之。

曰：我此门中，亦无迷悟，明与不明之理。撒手似君无一物，徒劳辛苦说千般。此事非上根大器，莫能荷担。先德曰：尽十方世界，觅一人为伴，无有也。又曰：止是一人承绍祖位，终无第二人。若未亲到，谩疲神思。借曰：玄之又玄，妙之又妙，但是方便门中，旁赞助入之语。于自已分上，亲照之时，反视之，皆为魔说。虚妄浮心，多诸巧见。不能成就圆觉。但以形言迹，文彩生时，皆是执方便门，迷真实道。要须如百尺竿头，放身乃可耳。

僧曰：愿乞最后一言。曰：化人问幻士，谷响答泉声。欲达吾宗旨，泥牛水上行。

又尝谓门弟子曰：夫佛祖正宗，则真唯识。才有信处，皆可为人。若论修证之门，则诸方皆云：功未齐于诸圣，且教中所。许初心菩萨，皆可比知。亦许约教而会。先以闻解信入，后以无思契同。若入信门，便登祖位。且约现今世间之事，众世界中，第一比知，第二现知，第三约教而知。

第一比知者，且如即今有漏之身，夜皆有梦，梦中所见，好恶境界，忧喜宛然。觉来床上安眠，何曾是实？并是梦中意识，思想所为。则可比知，觉时之事，皆如梦中无实。夫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境界，元是第八阿赖耶识亲相分，唯是本识所变。若现在之境，是明了意识分别。若过去未来之境，是独散意识。思惟梦觉之境虽殊，俱不出于意识。则唯心之旨，比况昭然。

第二现知者，即是对事分明，不待立况。且如现见青白等物时，物本自虚，不言我青我白，皆是眼识分，与同时意识计度分别，为青为白。以意辨为色，以言说为青，皆是意言，自妄安置。以六尘钝故，体不自立，名不自呼。一色既然，万法咸尔，皆无自性，悉是意言。故曰：万法本闲，而人自闹。是以若有心起时，万境皆有。若空心起处，万境皆空。则空不自空，因心故空。有自不有，因心故有。既非空非有，则唯识唯心。若无于心，万法安寄？又如过去之境，何曾是有？随念起处，忽然现前。若想不生，境亦不现。此皆是众生日用，可以现知。不待功成，岂假修得。凡有心者，并可证知。故先德曰：如大根人，知唯识者，恒观自心，意言为境。此初观时，虽未成圣。分知意言，则是菩萨。

第三约教而知者。大经云：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此是所现本理，能诠正宗也。

智觉乘大愿力，为震旦法施主，声被异国。高丽遣僧航海问道，其国王投书，叙门弟子之礼，奉金丝织成伽黎，水精数珠，金澡瓶等并僧三十六人，亲承印记。相继归本国，各化一方。

以开宝八年乙亥十二月示疾，二十六日辰时，焚香告众，跏趺而化。明年正月六日，塔于大慈山。阅世七十有二，坐四十有二夏。  
　　赞曰：予初读自行录，录其行事，日百八件。计其貌状，必枯悴佨劣，及见其画像，凛然丰硕，眉目秀拔，气和如春。味其平生，如千江之月。研其说法，如禹之治水。孔子之闻韶，羿之射，王良之御，孙子之用兵，左丘明太史公之文章。呜呼！真乘悲愿而至者也。  
  
　　　　 云居简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道简，其先范阳人，史失其氏。天姿粹美，闲静寡言。童子剃落，受满分戒。遍游丛席，造云居，谒膺禅师。膺与语连三日，大奇之。而诫令刻苦事众。于是简躬探井臼，司樵爨，遍掌寺务，不妨商略古今。众莫有知者，以腊高为堂中第一座。

先是高安洞山，有神灵甚，膺公住三峰时受服役。既来云居，神亦从至。舍于枯树之下，而树茂，号安乐树神。属膺将顺寂，主事僧白曰：和尚即不讳，谁可继者？曰：堂中简。主事僧意不在简，谓令拣选可当说法者，佥曰：第二座可，然且摄礼先请简，简岂敢当也。既申请，简无所辞让。即自持道具，入方丈，摄众演法自如。主事僧大沮，简知之，一夕遁去。安乐树神者号泣。诘旦众追至麦庄，悔过迎归，闻空中连呼，曰：和尚来也。

僧问：如何是和尚家风？曰：随处得自在。问：维摩岂不是金粟如来？曰：是。曰：为什么却在释迦会下听法？曰：他不争人我。问：如何是朱顶王菩萨？曰：问这赤头汉作么？问：横身盖覆时如何？曰：还盖得么？问：蛇子为什么吞却蛇？师曰：在理何伤？问：诸佛道不得处，和尚还道得么？曰：汝道什么处诸圣道不得？问：路逢猛虎时如何？曰：千人万人不逢，偏汝便逢？问：独宿孤峰时如何？曰：闲著七间僧堂不宿，阿谁教汝孤峰独宿？问：古人云：若欲保任此事，直须向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海里行。意旨如何？曰：高峰深海迥绝孤危，似汝闺合中软暖么？又问：丛林多好论尊贵边事如何？曰：要汝知大唐天子不书断，会么？

简契悟精深，履践明验。而对机应物，度越格量，天下宗之。师寿八十余，无疾而化。庐州帅张崇为建塔于本山。  
　　赞曰：大阳明安，尝疏药山之语曰：高高山上标不出，深深海底藏不没。其儿孙遵承之，以为妙得其旨。及闻云居之言，则如真虎踞地而吼，百兽震恐。乃悟明安所示，盖裴旻之虎也。予为作偈曰：  
　　高高山上立，深深海底行。道人行立处，尘世有谁争？无间功不立，渠侬尊贵生。训君颠倒欲，枯木一枝荣。  
  
　　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十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重云晖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智晖，咸秦人，生高氏。童稚时，至精舍，辄留止如家。圭峰温禅师，见而异之，为剃发。年二十，受满足戒，师事高安白水本仁禅师。十年而还洛京，爱中滩佳山水，创屋以居，号温室院。日以施水给药为事，人莫能浅深之。

梁开平五年，忽欲还圭峰。山行翛然，深往，坐岩石间，如常寝处。顾见磨衲、数珠、铜瓶、棕笠，藏石壁间，触之即坏，敛目良久曰：此吾前身道具也。因就其处建寺，以酬夙心。

方剃草，有祥云出众峰间，遂名曰重云。虎豹引去，有龙湫，险恶不可犯。晖督役，夷塞之，以为路。龙亦移他处，但见云雷随之。后唐明宗闻而佳之，赐额曰长兴。

住持余四十年，节度使王彦超微时，尝从晖游，欲为沙门。晖熟视曰：汝世缘深，当为我家垣墙。彦超后果镇永兴，申弟子之礼。

周显德三年夏，诣永兴，与彦超别，嘱以护法。彦超泣曰：公遂忍弃弟子乎？晖笑曰：借千年亦一别耳。

七月二十四日书偈一首曰：我有一间舍，父母为修盖，住来八十年，近来觉损坏。早拟移别处，事涉有憎爱，待他摧毁时，彼此无妨碍。  
　　乃跏趺而化，阅世八十有四，坐六十有四夏。初晖居中滩，有病比丘，为众恶弃之。比丘哀曰：我以夙业白癞，师能为我洗摩？晖为之无难色。俄有神光异香，方讶之，忽失所在。归视疮痂，亦皆异香也。  
  
　　　　 瑞龙璋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幼璋，唐相国夏侯孜之犹子也。大中初，伯父司空，出镇广陵，璋方七岁，游慧照寺，闻诵妙法莲华经，于是跪伯父前，求出家。伯父难之，璋因不饮食，不得已许之。依慧远禅师剃发，又十年受具足戒。年二十五，游方。至高安，见白水，又谒署山，二大老皆器许焉。

咸通十三年，见腾腾和尚者于江陵，腾腾嘱曰：汝往天台，寻静而居，遇安即止。已而，又见憨憨和尚者，憨拊之曰：汝却后四十年，有巾子山下菩萨，王于江南，于时我法乃昌。遂去。

璋至天台山，于静安乡建福唐院，已符腾腾之言。又住隐龙院。中和四年，浙东饥疫，璋于温台明三郡，收瘗遗骸数千，时谓悲增大士。乾宁中，雪峰尝见之，以棕榈拂子授璋而去。

天祐三年，钱尚父遣使童建，赍衣服香药，入山致请至府。署志德大师，馆于功臣院，日夕问道。辞还山，尚父不可。乃建瑞龙寺于城中，以延之。禅者云趋而集，又契憨憨之语。

尝谓门弟子曰：老僧顷年游历江外，岭南荆湖，但有知识丛林，无不参问来。盖为今日与诸人聚会，各要知个去处。然诸方终无异说，只教诸人歇却狂心，休从他觅。但随方任真，亦无真可任。随时受用，亦无时可用。设垂慈苦口，且不可呼昼作夜。更饶善巧，终不能指东为西。脱或能尔，自是神通作怪，非干我事。若是学语之流，不自省已知非，直欲向空里采花，波中取月。还著得心力么？汝今日各自退思，忽然肯去，始知瑞龙老汉，事不获已，迂迥太甚。还肯么？

天成二年丁亥四月，璋从尚父乞坟。尚父笑曰：师便尔乎？遣陆仁璋者，择地于西关建塔。塔毕，璋往辞尚父，嘱以护法恤民。还安，坐而化。阅世八十有七，坐七十夏。诏改天台隐龙，为隐迹云。  
  
　　　　 林阳端禅师。  
  
　　 禅师名志端，福州俞氏子。受业于南涧寺。年二十四，谒安国弘[王+舀]禅师。有僧问，万象之中，如何独露身。[王+舀]举一指。其僧惘然而退。端忽契悟。至夜启[王+舀]曰：今日见和尚一指，乃知和尚用处。[王+舀]曰：汝见何道理。端亦举一指。[王+舀]笑令去。寻住林阳。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。曰木马走似烟，石人趁不及。问如何是佛法大意。曰竹筋一文一双。有僧夜至方丈。端以衲蒙首。僧忽搴衲。问谁，僧曰某乙。端曰泉州沙糖，舶上槟榔。僧不解，端瞠目。曰会么。曰不会，曰汝若会即廓清五蕴，吞尽十方。又谓门弟子曰：佛法无许多般。但凡圣一真，犹存见隔。见存即凡，情忘即佛。教中谓之称性缘起。则俯仰进止，屈申谦敬。无一法可转变，有生住异灭相。况我祖师门下，合作何理论。开宝元年八月作偈曰：  
　　 来年二月二，与汝暂相弃。爇灰散长江，勿占檀那地。  
　　 道俗皆写记之。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。郡人竟入山。二月一日，太守亦至。从官驺史侦伺，信宿如市。二日饭罢。端升座叙行脚本末，辞众。有长老应圆者，出众问曰：云愁雾惨，大众呜咽。未当告别，愿赐一言。端垂一足。进曰：法镜不临于此土。宝月又照于何方。端曰：非汝境界，曰恁么，则沤生沤灭，还归水。师去师来，是本常。端作嘘声，复与数僧酬答罢，归方丈。至亥时问众曰：世尊灭度时节是何日。对曰二月十五日子时。端曰吾今日子前。于是泊然而化。阅世七十八，坐六十夏。  
  
　　　　 双峰钦禅师。  
  
　　 禅师名竟钦，益州人，生郑氏。少为大僧，于峨眉溪山黑水寺。出蜀南抵韶石云门，得心法。即就双峰之下。创精舍以居，号兴福。开堂之日，匡真禅师躬临证明。僧问，宾头卢应供四天下，还遍也无。钦曰如月入水。又问，如何是用而不杂。钦曰明月堂前垂玉露。水精殿里撒真珠。于是匡真以谓，类已加敬焉。太平兴国二年三月。谓门弟子曰：吾不久去。汝矣可砌个卵塔。五月二十三日工毕。钦曰：后日子时行矣。及期适云门爽禅师。温门舜峰诸老夜话。侍者报三更。钦索香焚之，合掌而化。阅世六十有八。坐四十有八夏。  
  
　　　　 九峰诠禅师。  
  
　　 禅师名道诠，生刘氏，吉州安福人也。童子便弃家。师事思禅师。思为剃落，受具足戒。闻长沙慧轮禅师道价，思一见之。时马氏窃据荆楚，与建康接壤。诠年二十余。结友冒险造焉。会马氏灭，刘言有其地。以王逵代刘言领其事。逵见诠辈，疑以为江表谍者。捕缚欲投江中。诠怡然无怖。逵异之，以问轮曰：此道人视死如见鼻端。何种人乃能尔。轮曰彼盖为法忘躯之人。闻老僧虚名，故来决择耳。逵释之加敬，诠傲然而去。依延寿十年。轮殁诠还庐山。乾德初，庵于东南牛首峰之下。开宝五年，洪帅林仁肇。请住九峰，赐大沙门。僧问，承闻和尚，亲见延寿来，是否。诠曰：山前麦熟也未。问九峰山中还有佛法也无。诠曰有。曰如何是九峰山中佛法。诠曰石头大底大，小底小。问如何是学人自已。诠曰床窄先卧，粥稀后坐。问古人云，不是风动。不是幡动，如何。诠曰明日路口有市。太平兴国元年。南康牧张南金，迁以居归宗。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夜。跏趺辞众而化。阅世五十有六，坐三十夏。  
  
　　　　 龟洋忠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慧忠，泉州人，生陈氏。幼依龟洋山得度。游方至华州，谒草庵法义道人，留十余年。南还旧山，痛自韬晦。

会昌初，诏天下废释氏教，及宣宗即位，诏重兴之。而忠笑曰：仙去者未必受箓，成佛者未必须僧。遂过中不食，不宇而禅，迹不出山者三十年。以三偈自见。曰：  
　　雪后始知松柏操，云收方见济淮分。不因世主令还俗，那辨鸡群与鹤群。  
　　多年尘土自腾腾，虽著伽黎未是僧。今日归来酬本志，不妨留发候然灯。  
　　形容虽变道常存，混俗心源亦不昏。试读善财巡礼偈，当时岂例是沙门。  
　　谓门弟子曰：众生不能解脱者，情累耳。悟道易，明道难。问：如何得明道去？忠曰：但脱情见，其道自明矣。夫明之为言信也。如禁蛇人，信其咒力药力，以蛇绾弄，揣怀袖中无难。未知咒药等力者，怖骇弃去。但谛见自心，情见便破。今千疑万虑不得用者，是未见自心者也。

忽索香焚罢，安坐而化。全身葬于无了禅师塔之东。后数年塔忽自坼裂，连阶丈余，寺将发僧视之。是夜宴寂中，见无了禅师曰：不必更发也。今为沉、陈二真身。无了生沈氏，见马祖云。  
　　赞曰：近世以身徇法，如此数老者鲜矣。予观其言，皆约而明。校其履践，诚而不杂。故能于死生之际，明验昭著。然初不闻俨临万众，四事供养者也。  
  
　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十一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洞山聪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晓聪，生杜氏，韶州曲江人。少依云门寺得度。头骨峣然，一帔阅寒暑。周游荆楚，饫厌保社。与众作息，无有识之者。在云居时，传僧伽在维扬。于是禅者立问曰：既是泗州僧伽，因什么扬州出现？聪婆娑从旁来，众戏使对之。聪曰：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众目笑之。莲花峰祥庵主，闻此语惊曰：云门儿孙犹在耶？夜敷坐具，望云居拜之。丛林遂知名。

至洞山，依诠禅师。大中祥符二年，诠移住栖贤，以聪继席。果嗣文殊应天真禅师。真见圆明密，云门四世孙也。聪见僧来有所问，辄嗔目视之曰：我击虎术汝不会去。

一日自荷柴登山。僧逆之问曰：山上住，为什么山下担柴？答曰：山上也要柴烧。

云居舜老夫，时年少。聪使乞食鄂渚。有居士问：古镜未磨时如何？曰：黑如漆。曰：磨后如何？曰：照天照地。居士笑曰：道人不自洞山来耶？舜默惭，驰归举似聪。聪代前语曰：此去汉阳不远。代后语曰：黄鹤楼前鹦鹉洲。舜因悟其旨。

聪示众曰：一大藏教是个之字，祖师西来是右字或作手，作么生是正义？良久曰：天晴盖却屋，趁闲打却禾。输纳王租了，鼓腹自高歌。手植万松于东岭，而诵金刚般若经。山中人名其岭曰金刚。方植松，而宝禅师至。时亲自五祖来。聪问：上岭一句作么生道？宝曰：气急杀人。聪拄钁呵曰：从何得此随语生解阿师？见问上岭，便言气急，佛法却成流布。宝请代语。聪曰：何不道，气喘杀人逍遥？问：岭在此，金刚在什么处？聪指曰：此一株松，是老僧亲栽。

初比部郎中许公式，出守南昌，过莲花峰，闻祥公曰：聪道者在江西，试寻访之，此僧人天眼目也。许公既至，闻聪住山家风，作诗寄之曰：语言浑不滞，高蹑祖师踪。夜坐连云石，春栽带雨松。镜分金殿烛，山答月楼钟。有问西来意，虚堂对远峰。

天圣八年六月八日示疾，持不食七日。集道俗曰：法席当令自宝住持，因与门人叙透法身，说偈曰：  
　　 参禅学道莫忙忙，问透法身北斗藏。余今老倒佨羸甚，见人无力得商量。唯有锄头知我道，种松时复上金刚。  
　　 言卒而化。又七日阇维，得五色舍利，塔于西阿。  
　　 赞曰：聪答所问两句耳，而莲华祥公便知是云门儿孙。古人验人，何其明也如此。予留洞山最久，藏中有聪语要一卷，载云水僧楚圆请益杨亿大年百问语。皆赴来机，而意在句语之外。圆即慈明也，初受汾阳，祝令更见聪。故慈明参扣余论，尚获见之。呜呼！聪为莲华峰、汾阳所知。则其人品要，当从玄沙、棱道者辈中求也。  
  
　　　　 雪窦重显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重显，字隐之，遂州人。太平兴国五年四月八日，生于李氏。幼精锐，读书知要，下笔敏速。然雅志丘壑，父母不能夺。竟依益州普安院沙门仁铣为师，落发受具。出蜀，浮沉荆渚间历年。尝典客大阳，与客论赵州宗旨。客曰：法眼禅师昔邂逅觉铁嘴者于金陵，觉，赵州侍者也，号称明眼。问曰：赵州柏树子因缘记得否？觉曰：先师无此语，莫谤先师好。法眼拊手曰：真自师子窟中来。觉公言无此语，而法眼肯之。其旨安在？显曰：宗门抑扬，那有规辙乎？时有苦行，名韩大伯者，貌寒，寝侍其旁，辄匿笑而去。客退，显数之曰：我偶客语，尔乃敢慢笑，笑何事？对曰：笑知客智眼未正，择法不明。显曰：岂有说乎？对以偈曰：一兔横身当古路，苍鹰才见便生擒。后来猎犬无灵性，空向枯椿旧处寻。  
　　显阴异之，结以为友。显盛年工翰墨，作为法句，追慕禅月休公，尝游庐山栖贤，时諟禅师居焉，简严少接纳，显藞苴不合，作师子峰诗讥之。师子峰在栖贤之后。曰：踞地盘空势未休，爪牙安肯混常流。天教生在千峰上，不得云擎也出头。

显与齐岳者为侣，同谒五祖戒禅师。显休于山前庄，遣岳先往。机语不契，显亦竟不见。北游至复州，北塔祚禅师者，香林远公嫡子，云门之孙也。祚、远皆蜀人，知见高，学者莫能觐其机。显俊迈，祚爱之，遂留止五年，尽得其道。

显与学士曾公会厚善，相值淮上，问显何之？曰：将游钱塘，绝西兴，登天台雁荡。曾公曰：灵隐天下胜处，珊禅师吾故人，以书荐显。显至灵隐，三年，陆沈众中。俄曾公奉使浙西，访显于灵隐，无识之者。时堂中僧千余，使吏捡床历，物色求之乃至。曾公问向所附书，显袖纳之曰：公意勤，然行脚人非督邮也。（一本曰：然行脚人。于世无求，敢希荐达哉。）曾公大笑，珊公以是奇之。

吴江翠峰虚席，举显出世。开法日，顾视大众曰：若论本分相见，不必高升此座。乃以手指曰：诸人随山僧手看，无量佛土一时现前，各各子细观瞻。其或涯际未知，不免拖泥带水。于是登坐，又环顾大众曰：人天普集合，发明何事？岂可互分宾主，驰骋问答，便当宗乘去？广大门风，威德自在。辉腾今古，把定乾坤。千圣只言自知，五乘莫能建立。所以声前悟旨，犹迷顾鉴之端。言下知归，尚昧识情之表。诸人要识真实相为么？但以上无攀仰，下绝已躬。自然常光现前，个个壁立千仞。还辩明得也无？未辩辩取，未明明取。既辩明得，便能截生死流，踞佛祖位，妙圆超悟，正在兹时。堪报不报之恩，以助无为之化。

后住明州雪窦，宗风大振，天下龙蟠、凤逸衲子，争集座下，号云门中兴。

显尝经行植杖，众衲环之。忽问曰：有问云门：树凋叶落时如何？曰：体露金风。云门答遮僧耶？为解说耶？有宗上座曰：待老汉有悟处即说。显熟视，惊曰：非韩大伯乎？曰：老汉瞥地也。于是令挝鼓众集。显曰：大众，今日雪窦宗上座，乃是昔年大阳韩大伯，具大知见，晦迹韬光。欲得发扬宗风，幸愿特升此座。宗遂升座。僧问：宝剑未出匣时如何？曰：神光射斗牛。又问：出匣后如何？曰：千兵易得，一将难求。僧退，宗乃曰：宝剑未出匣，神光射斗牛。千兵虽易得，一将实难求。便下座，一众大惊。

暮年，悲学者寻流失源，作为道日损偈曰：  
　　三分光阴二早过，灵台一点不揩磨。贪生逐日区区去，唤不回头争奈何？  
　　余敷扬宗旨，妙语遍丛林。皇祐四年六月十日，沐浴罢，整衣侧卧而化，阅世七十三，坐五十夏。建塔山中，得法上首天衣义怀禅师。  
  
　　　　 天衣义怀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义怀，生陈氏，温州乐清人也。世以渔为业。母梦星殒于屋除，而光照户，已而娠。及生，尤多吉祥。儿稚坐父船尾，渔得鱼付怀，怀不忍串之，私投江中。父怒笞诟，甘甜之，不以介意。长游京师，依景德寺。天圣中，试经得度。怀清臞，行步迟缓。众中望见，如鹤在鸡群。时有言法华者，不测人也，行市井，拊怀背曰：临济德山去。怀初未喻，问耆宿。曰：汝其当宏禅宗乎。行矣，勿滞于此。怀初谒荆州金銮善禅师，不契。后谒叶县省禅师，又不契。东游至翠峰，翠峰众盛。怀当营炊，自汲涧，折担悟旨。显公印可，以为奇。辞去，久无耗。有僧自淮上来，曰：怀出世铁佛矣。显使诵提倡之语。曰：譬如雁过长空，影沈寒水。雁无遗踪之意，水无留影之心。显激赏以为类已，先使慰抚之，怀乃敢通门人之礼。然诸方服其精识，自铁佛至天衣，五迁法席，皆荒凉处。怀至，必幻出楼观，四事成就。晚以疾居池州杉山庵。门弟子智才，住杭州佛日山，迎归养，侍剂药。才如姑苏未还，怀促其归，至门而怀已别众。才问：卵塔已毕，如何是毕竟事？怀竖拳示之。遂倒卧，推枕而化。阅世七十二，坐四十六夏。葬佛日，崇宁中，敕谥振宗大师。  
　　赞曰：予观雪窦天衣父子提唱之语，其指示心法，广大分晓，如云廓天布。而后之学者，失其旨的。争以识情数量，义学品目，缁秽之？譬如燧人氏钻火，将以烹饪飨上帝，而秦始皇用之，以烹儒焚书，岂不误哉。然子闻菩萨宏法，为内外护，皆本愿力故。曾集贤之知雪窦，言法华之识天衣，疑非苟然者耶！  
  
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十二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荐福古禅师。  
  
　　 禅师名承古，西州人，传失其氏。少为书生，博学有声。及壮，以乡选至礼部，议论不合。有司怒裂其冠。从山水中来，客潭州丫山。见敬玄禅师，断发从之游。已而又谒南岳雅禅师。雅洞山之子，知见甚高，容以入室。后游庐山，登欧峰。爱宏觉塔院闲寂，求居之。清规凛然，过者肃恭。时丛林号古塔主。初说法于芝山，嗣云门。景祐初，范文正公仲淹守饶。四年十月，迎以住荐福示众曰：众生久流转者，为不明自已。欲出苦源，但明取自已。自已者，有空劫时自已。有今时日用自已。空劫自已是根带。今时日用自已是枝叶。又曰：一夏将末，空劫已前事，还得相应也未。若未得相应，争奈永劫轮回何有。什么心情，学佛法，广求知解。风吹入生死海。若是知解，诸人过去生中，总曾学来。多知多解，说得慧辩过人。机锋迅疾，只是心不息。与空劫已前事，不相应。因兹恶道轮回。动经尘劫，不复人身。如今生出头来，得个人身。在袈裟之下，依前广求知解。不能息心，未免六趣轮回。何不歇心去，如痴如迷去。不语五七年去。已后佛也不奈汝何。古德云，一句语之中，须得具三玄。故知，此三玄法门，是佛知见。诸佛以此法门。度脱法界众生，皆令成佛。今人却言，三玄是临济门风，误矣。汾州偈曰：三玄三要事难分。（古注曰：此句总颂三玄也。下三句别列三玄也。）得意忘言道易亲。（古注曰：此玄或作意中玄也。）一句明明该万象。（古注曰：此体中玄。）重阳九日菊花新。（古注曰：此句中玄也。）僧问，三玄三要之名。愿为各各标出。古曰：三玄者一体中玄。二句中玄，三玄中玄。此三玄门，是佛祖正见。学道人，但随入得一玄。已具正见，入得诸佛阃域。僧问，依何圣教参，详悟得体中玄。古曰：如肇法师云，会万物为自已者，其唯圣人乎。又曰：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又曰：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。一切世间因果。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。六祖云，汝等诸人。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。外无一法而能建立。皆是自心，生万种法。又云，于一毫端现宝王刹。坐微尘里转大法轮。如此等，方是正见。才缺纤毫，即成邪见。便有剩法，不了唯心。僧又问，如何等语句。及时节因缘，是体中玄。古曰：佛以手指地曰：此处宜建梵刹。天帝释将一茎草，插其处曰：建梵刹竟，佛乃微笑水潦被马祖一踏踏倒。起曰万象森罗，百千妙义。只向一毫上，便识得根源。僧问赵州，如何是学人自已。州对曰：山河大地。此等所谓合头语，直明体中玄。正是泼恶水，自无出身之路。所以云门诫曰：大凡下语如当门剑。一句之下，须有出身之路。若不如是，死在句下。又南院云，诸方只具啐啄同时眼。不具啐啄同时用。僧进曰：有何言句，明出身之路。古曰：如杏山问石室，曾到五台不。对曰曾到。曰见文殊不。对曰见。又问文殊，向汝道什么。对曰：道和尚父母，抛在荒草里。僧问甘泉。维摩以手，掷三千大千世界于他方。意旨如何。答曰：填沟塞壑。僧曰：一句道尽时如何。答曰：百杂碎。云门问僧，甚处来。曰南岳来。又问，让和尚为甚入洞庭湖里。僧无对，云门代云。谢和尚降尊就卑。此等语，虽赴来机。亦自有出身之路。要且未得脱洒洁净。更须知有句中玄。僧曰：既悟体中玄。凡有言句，事理俱备，何须句中玄。古曰：体中玄临机须看，时节分宾主。又认法身法性，能卷舒万象，纵夺圣凡。被此解见所缠，不得脱洒。所以须明句中玄。若明得，谓之透脱一路，向上关捩。又谓之本分事，祗对更不答话。僧曰：何等语句是句中玄。古曰：如比丘问佛，说甚法。佛云，说定法又问，明日说甚法。佛云，不定法。曰今日为甚定，明日为甚不定。佛曰：今日定，明日不定。僧问思和尚，如何是佛法大意。答曰：庐陵米作么价。又僧问赵州。承闻和尚亲见南泉来，是否。答曰：镇州出大萝卜头。又问云门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。答曰：糊饼。如何是向上关捩。曰东山西岭青。又问洞山，如何是佛。答曰麻三斤。若于此等言句中，悟入一句，一切总通。所以体中玄见解，一时净尽。从此已后，总无佛法知见。便能与人去钉楔，脱笼头。更不依倚一物。然但脱得知见见解。犹在于生死，不得自在。何以故，为未悟道故。于他分上，所有言句，谓之不答话。今世以此为极则，天下大行，祖风歇灭。为有言句在。若要不涉言句，须明玄中玄。僧曰：何等语句，时节因缘，是玄中玄。古曰：如外道问佛。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。世尊良久。外道曰：世尊大慈大悲。开我迷云令我得入。又僧问马大师。离四句，绝百非。请师直指西来意。答曰：我今日无心情，但问取智藏。僧问藏。藏曰：我今日头痛，问取海兄。又问海。海曰：我到遮里却不会。又临济问黄檗，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。三问三被打。此等因缘，方便门中，以为玄极。唯悟者方知。若望上祖初宗，即未可也。僧曰：三玄须得一时圆备，有何过。古曰：但得体中玄，未了句中玄。此人常有佛法知见。所出言语，一一要合三乘。对答句中，须依时节。具理事，分宾主，方谓之圆。不然，谓之偏枯。此人以不忘知见，故道眼未明。如眼中有金屑。须更悟句中玄，乃可也。若但悟句中玄，即透得法身。然返为此知见奴使。并无实行，有憎爱人我。以心外有境，未明体中玄也。云门临济下儿孙，多如此。凡学道人，纵悟得一种玄门。又须明取玄中玄。方能不坐在脱洒路上。始得平稳，脚踏实地。僧曰：既云于祖佛言句，棒喝中学。何故有尽善不尽善者。古曰：一切言句棒喝，以悟为则。但学者下劣不悟道。但得知见，是学成非悟也。所以认言句作无事。作点语，作纵语，作夺语。作照作用，作同时不同时语。此皆邪师过谬，非众生咎。学者本意，只欲悟道见性。为其师不达道，只将知见教渠。故曰我眼本正，因师故邪。僧曰：师论三玄法门。名既有三，法门亦有三。而语句各各不同。如何又言，一句之中，须具三玄三要。古曰：空空法界，本自无为。随缘应现，无所不为。所以虚空世界，万象森罗。四时阴阳，否泰八节。草木荣枯，人天七趣。圣贤诸佛，五教三乘。外道典籍，世出世间，皆从此出。故云，无不从此法界流。究竟还归此法界。经云，一切诸佛。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。皆从此经出。楞严曰：于一毫端现宝王刹。坐微尘里转大法轮。维摩曰：或为日月天梵王世界主。或时作地水，或时作火风。李长者云。于法界海之智水，示作鱼龙。处涅槃之大宅，现阴阳而化物。真觉云，一月普现一切水。一切水月一月摄。三祖云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故曰：万法本无，揽真成立。真性无量，理不可分。故知，无边法界之理。全体遍在，一法一尘之中。华严曰：法性遍在一切处。一切众生及国土，三世悉在无有余。亦无形相而可得。到此境者，一法一尘，一色一声。皆具周遍含容四义。理性无边，事相无边。参而不杂，混而不一。何疑一语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。僧又进曰：古人何故须要。一语之中，具三玄三要。其意安在哉。古曰：盖缘三世诸佛，所有言句教法。出自体中玄。三世祖师，所有言句并教法。出自句中玄。十方三世佛之与祖，所有心法。出自玄中玄。故祖道门中。没量大人，容易领解。且如亲见云门尊宿，具大声价。如德山密，洞山初，智门宽，巴陵鉴。只悟得言教。要且未悟道见性。何以知之。如僧问巴陵，提婆宗。答曰银[木+宛]里盛雪。问吹毛剑。答曰珊瑚枝枝撑著月。问佛教祖意是同别。答曰：鸡寒上树，鸭寒下水。云我此三转语，足报云门恩了也。更不为作忌斋。大众，云门道。此事若在言句。一大藏教，岂无言句。岂可以三转语，便报师恩乎。古临终写偈，辞众曰：  
　　 天地本同根，鸟飞空无迹。雪伴老僧行，须弥撼金锡。乙酉冬至四，灵光一点赤。珍重会中人，般若波罗蜜。  
　　 赞曰：古说法有三失。其一判三玄三要，为玄沙所立三句。其二罪巴陵三语，不识活句。其三分两种自已，不知圣人立言之难。何谓三玄三要，为玄沙所立三句耶。曰：所言一句中具三玄。一玄中具三要。有玄有要者，临济所立之宗也。在百丈黄檗，但名大机大用。在岩头雪峰，但名陷虎却物。譬如火聚，触之为烧，背之非火。古谓非是临济门风。则必有据，而言有据。何不明书，以绝学者之疑。不然则是臆说。肆为臆说，则非天下之达道也。见立三玄，则分以为体中。为句中，为玄中。至言三要则独不分辩乎。方讥呵学者，溺于知见，不能悟道。及释一句之中，具三要。则反引金刚首楞严维摩等义。证成曰：性理无边，事相无边。参而不杂，混而不一。何疑一语之中，不具三玄三要。夫叙理叙事，岂非知见乎。且教乘既具此意。则安用复立宗门。古以气盖人，则毁教乘为知见。自宗不通，则又引知见，以为证，此一失也。何谓罪巴陵三语，不识活句耶。曰巴陵真得云门之旨。夫语中有语，名为死句。语中无语，名为活句。使问提婆宗，答曰外道是。问吹毛剑，答曰利刃是。问祖教同异，答曰不同。则鉴作死语，堕言句中。今观所答三语，谓之语则无理。谓之非语，则皆赴来机活句也。古非毁之过矣，二失也。何谓分二种自已。不知圣人立言之难耶。曰世尊偈曰：陀那微细识，习气如瀑流。真非真恐迷，我常不开演。以第八识，言其为真也耶。则虑迷无自性。言其非真也耶，则虑迷为断灭。故曰我常不开演，立言之难也。为阿难指示，即妄即真之旨。但曰二种错乱修习。一者用攀缘心为自性者。二者识精圆明，能生诸缘。缘所遗者，然犹不欲间隔其辞。虑于一法中，生二解故。古创建两种自已，疑误后学三失也。  
  
　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十三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福昌善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惟善，不知何许人。住荆南福昌寺，嗣明教宽禅师。为人敬严，秘重法道。初住持时，屋庐十余间，残僧数辈。善晨香夕灯，升座说法，如临千众。禅林受用，所宜有者，咸修备之。客至，肃然加敬。十余年而衲子方集，至百许人。善见来者，必勘验之。

有僧才入方丈，画一圆相呈善。善喝曰：遮野狐精。其僧便作掷势，以脚拶之三。善曰：蒿箭子。其僧礼拜，善便打。

又问僧：近离甚么处？对曰：大别。曰：在大别多少时？对曰：三年。曰：水牯使什么人作对？曰：不曾触他一粒米。曰：二时吃个什么？僧无语，善便打。

又问僧：近离甚么处？对曰：安州。曰：什么物？与么来也？对曰：请师辩著。曰：驴前马后汉。僧喝之。曰：驴前马后汉，又恶发作么？僧又喝，善便打，僧无语。善喝云：遮瞎驴，打杀一万个，有甚罪过，参堂去。有僧自号映达磨，才入方丈，提起坐具曰：展即遍周法界，不展即宾主不分。展即是，不展即是？善曰：汝平地吃交了也。映曰：明眼尊宿，果然有在。善便打。映曰：夺拄杖打倒和尚，莫言不道。善曰：棺木里瞠眼汉，且坐吃茶。茶罢映前白曰：适来容易触忤和尚。善曰：两重公案，罪不重科，便喝去之。

又问僧：近离什么处？对曰：承天。曰：不涉途程，道将一句来。僧喝之，善便打。僧以坐具作摵势。善笑曰：丧车后掉药囊。又问：俗士年多少？曰：四十四。善曰：添一减一是多少？其人无对，善便打。乃自代云：适来犹记得。

问超山主：名什么？对曰：与和尚同名。善曰：回互不回互？对曰：不回互。善便打。

又问僧：什么处来？对曰：远离两浙，近离鼎州。曰：夏在什么处？曰：德山。曰：武陵溪畔，道将一句来。僧无语。乃自代曰：水到渠成。

又问僧：什么处来？对曰：复州。曰：什么物与么来？对曰：请和尚试辩看。曰：礼拜著。僧曰：喏。善曰：自领出去，三门外与汝二十棒。

善机锋峻，不可婴，诸方畏服法席，追还云门之风。南禅师尝曰：我与翠岩悦在福昌时，适病寒，服药出汗。悦从禅侣遍借被，咸无焉。有纸衾者，皆以衰老，亦可数。悦太息曰：善公，本色作家也。  
　　赞曰：明教在云门，一日闻白槌曰：请师宽充典座。明教翻筋斗出众，曰：云门禅属我矣。及住持，尝自外归。首座问曰：游山不易。明教举拄杖曰：全得渠力。首座夺之，即随倒卧。首座掖起，度与拄杖，明教便打曰：向道全得渠力。余尝想见其人。今观善公施为，真克家子也。  
  
　　　　 大阳警玄禅师  
  
　　 禅师名警玄，祥符中，避国讳易为警延。江夏张氏子也。其先盖金陵人，仲父为沙门，号智通。住持金陵崇孝寺。延往依以为师。年十九，为大僧。听圆觉了义经，问讲者：何名圆觉？讲者曰：圆以圆融有漏为义，觉以觉尽无余为义。延笑曰：空诸有无，何名圆觉？讲者叹曰：是儿齿少而识卓如此，我所有何足以益之？政如以秽食置宝器，其可哉？通知之，使令游方。

初谒鼎州梁山观禅师。问：如何是无相道场？观指壁间观音像，曰：此是吴处士画。延拟进语，观急索曰：遮个是有相，如何是无相底？于是延悟旨于言下，拜起而侍。观曰：何不道取一句子。延曰：道即不辞，恐上纸墨。观笑曰：他日此语上碑去在。延献偈曰：  
　　我昔初机学道迷，万水千山觅见知。明今辩古终难会，直说无心转更疑。蒙师点出秦时镜，照见父母未生时。如今觉了何所得，夜放乌鸡带雪飞。  
　　观称以为洞上之宗可倚，延亦自负，侪辈莫敢攀奉。一时声价借甚。观殁，辞塔出山，至大阳，谒坚禅师。坚欣然让法席使主之，退处偏室。延乃受之。

咸平庚子岁也，谓众曰：廓然去，肯重去，无所得心去，平常心去，离彼我心去，然后方可。所以古德道：牵牛向溪东放，不免纳官家徭税。牵牛向溪西放，不免纳官家徭税。不如随分纳些些。渠总不妨，免致捞扰。作么生是随分纳些些底道理？但截断两头，有无诸法，凡圣情尽，体露真常，事理不二，即如如佛。若能如此者，法法无依，平等大道，万有不系。随处转辘辘地，更有何事？

僧问：亡僧迁化，向什么处去？延曰：亡僧几时迁化？僧曰：争奈相送何。延曰：红炉焰上绦丝缕，叆叇云中不点头。

见僧种瓜，问曰：甜瓜何时可熟？对曰：即今熟烂也。曰：拣甜底摘来。对曰：什么人吃？曰：不入园者。对曰：未审不入园者还吃也无？曰：汝还识他么？对曰：虽然不识，不得不与。延笑曰：去。其僧后病，延入延寿堂看之。问曰：是身如泡幻，泡幻中成辨。若无个泡幻，大事无因辨。若要大事辨，识取个泡幻。作么生？对曰：遮个犹是遮边事。延曰：那边事作么生。对曰：匝地红轮秀，海底不栽花。延笑曰：乃尔惺惺耶。僧喝曰：这老汉，将谓我忘却，即兴阳剖禅师。

延神观奇伟，有威重。从儿稚中，即日一食。自以先德付受之重，足不越限，胁不至席者，五十年。年八十，坐六十一夏。叹无可以继其法者。以洞上旨诀寄叶县省公之子法远，使为求法器，传续之。延尝注释曹山三种语，须明得转位始得。

一曰：作水牯牛是随类堕。注曰：是沙门转身语，是异类中事。若不晓此意，即有所滞。直是要伊一念无私，即有出身之路。

二曰：不受食是尊贵堕。注曰：须知那边了，却来遮边行李。若不虚此位，即坐在尊贵。

三曰：不断声色是随处堕。注曰：以不明声色，故随处堕。须向声色里，有出身之路。作么生是声色外一句？答曰：声不自声，色不自色，故云不断。指掌当指何掌也？  
　　予尝作随类堕偈曰：纷然作息同，银碗里盛雪。若欲异牯牛，与牯牛何别？  
　　作尊贵堕偈曰：生在帝王家，那复有尊贵。自应著珍御，顾见何惊异。  
　　作随处堕偈曰：有闻皆无闻，有见元无物。若断声色求，木偶当成佛。  
　　今并系于此。延以天圣五年七月十六日，升座辞众。又三日以偈寄王曙侍郎。其略曰：吾年八十五，修因至于此。问我归何处？顶相终难睹。停笔而化。  
　　赞曰：延嗣梁山观，观嗣同安志，志嗣先同安丕，丕嗣云居膺，膺于洞山之门为高弟也。余观大阳盛时，有承剖两衲子，号称奇杰。卒至于不振，惜哉。微远录公，则洞上正脉，几于不续矣。呜呼！延之知人，可以无愧也。

**禅林僧宝传卷第十四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神鼎洪諲禅师  
  
　　禅师洪諲者，襄水人也，传失其氏，或云生于扈氏。隐于衡岳之三生藏。有湘阴男子，邦称右族，来游福严，即諲室。见諲气貌闲靖，一钵挂壁，莫能亲疏之，倾爱之忘去。谓曰：师宁甘长客于人？亦欲住山乎？我家神鼎之下邻寺，吾世植福之地，久无住持者，可俱往。諲笑曰：诺。乃以已马驮諲还。諲至，设鱼鼓粥饭如诸方，一年而成丛席，十年而有众三十辈。

僧契嵩少时游焉，諲坐堂上，受其展。指庭下两小瓮，叱曰：汝来乃其时，寺今年始有酱食矣。明日将粥，一力挟筐，取物投僧钵中。嵩睨上下，有即咀嚼者，有置之自若者。嵩袖之下堂，出以观，皆碎饼饵。问诸耆老，曰：此寺自来不煮粥。脱有檀越请应供，諲次第拨僧赴之，祝令携干残者归纳库下，碎焙之，均而分俵，以当面也。堂头言：汝来适丁其时，良然。嵩大惊。

有木床一，夜则諲坐其上，三十辈者环之，听其诲语。諲曰：洞山颂曰：贪嗔痴，太无知。果赖今朝捉得伊。行即打，坐即槌。分付心王子细推。无量劫来不解脱，问汝三人知不知？古人与么道，神鼎即不然。贪嗔痴，实无知。十二时中任从伊。行即往，坐即随。分付心王无可为。无量劫来元解脱，何须更问知不知。

又尝曰：无量劫来赁屋住，至今不识主人公。借问诸人还识主人公也未？良久云：若有人问神鼎，向伊道作么？作么？又云：不得作主人公话会参。

智度寺沙门本延，谒諲夜语，还，谓郡将曰：諲公，所谓本色老宿，惜陆沈山中。郡以礼请开法。諲辞免不得已，曰：山僧年十八游方，亦无正意参禅。只欲往东京，听一两本经论，以答平生。何期行到汝州，忽值风发吹上首山。见个老和尚，劈头槌一槌。当时浃背汗流，礼却三拜。如今思量，悔不当初束缚送去首山。后却归乡井，古寺闲房，任运过时，岂不快哉。虽然如是，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。今日有一炷香，也要对众烧却，供养此老。只是汝州土宜。乃升座问答罢。

又曰：斋会已具，僧俗已集，问答已毕，佛法成辨。只将此善上祝今上皇帝圣寿无强，便下座。道俗欢呼，以为未始见也。于是諲声名普闻。

僧问：鸟窠侍者，欲往诸方学习佛法去，鸟窠但吹布毛，便悟去，如何？諲曰：此事即知此人久积净业，旷劫修行，方能了解。乃拈布毛举似，复吹之曰：会么？不得辜负老僧。良久曰：我在首山，与汾阳师兄，曾如此说。汾阳作偈曰：侍者初心慕胜缘，辞师拟去学参禅。鸟窠知是根机熟，吹毛当下得心安。看他吐露，终是作家。

又曾同作拄杖子偈。昭曰：一条拄杖刺蝎，劲直螺纹爆节。寻常肩上横担，大地乾坤挑斡。戳开懵钝顽痴，打破伶俐尖黠。如今卓在面前，诸方作么拈掇？我即不与么道。僧曰：愿闻和尚偈。偈曰：得处不在高峰，亦非浅溪深壑。如今幸得扶持，老病是为依托。

僧问：有问首山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答曰：我不将小意对阇梨。諲曰：若有问神鼎，但向道，此一问岂是小意？会么？首山大似担水河头卖，神鼎只解就窝里打。良久曰：相见不扬眉，君东我亦西。

有时示众曰：雨下阶头湿，晴干又没泥。姨姨娘姊妹，嫂嫂阿哥妻。若与么会得，犹是长连床上粥饭僧。作么生道得一句，作个出格道人？有么？良久云：适来有一人，为蛇画足，踣跳上梵天，筑著帝释鼻孔。帝释恶发，雨似盆倾。诸人还觉袈裟湿么？

有僧自汾州来，传是举道者。諲倚拄杖曰：一朵峰峦上，独树不成林时如何？僧曰：水分江树浅，远涧碧泉深。又问：作么生是回互之机？僧曰：盲人无眼。又问曰：我在众时，不会汾阳一偈。上座久在法席，必然明了。僧曰：请和尚举看。諲曰：鹅王飞鸟去，马头岭上住。天高盖不得，大家总上路。作么？僧举起坐具曰：万年松在祝融峰。諲曰：不要上座答话，试说看。僧曰：忽忆少年曾览照，十分光彩脸边红。即拂衣去。

諲曰：弄巧成拙。

僧请益首山答佛话。諲作偈曰：新妇骑驴阿家牵，谁后复谁先？张三与李四，拱手贺尧年。从上诸圣总皆然，起坐终诸没两般。有问又须向伊道，新妇骑驴阿家牵。乃又曰：虽然如此，犹未尽首山大意。进曰：如何尽首山大意？諲曰：天长地久，日月齐明。又作偈曰：长安甚乐到人稀（千圣同源）。到者方知不是归（方可较些子）。直道迥超凡圣外（有人不肯在）。犹是曹溪第二机（青霄有路）。

郴州道俗，即山迎请，住王莽山，不赴。僧问：佛不违众生之愿，为甚有请不赴？諲曰：莫错怪老僧好。有偈曰：一月普现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摄。若人解了如斯意，大地众生无不彻。  
　　諲德腊俱高，丛林尊仰之。如古赵州，同曰神鼎。闲书壁作偈曰：寿报七十六，千足与万足。若问西来意，彼此莫相触。莫相触，何付嘱？报你张三李四叔，山又青水又绿。

殁时年八十余。諲少年时，与耆宿数人，游湘中。一僧举论宗乘，颇博敏。会野饭山店供辨，而僧论说不已。諲曰：上人言三界惟心，万法惟识。惟识惟心，眼声耳色，何人之语？僧曰：法眼大师偈也。諲曰：其义如何？对曰：惟心，故根境不相到。惟识，故声色摐然。諲曰：舌味是根境否？对曰：是。諲以箸挟菜置口中，含胡而言，曰：何谓相入耶？坐者相顾大惊，莫能加答。諲曰：路涂之乐，终未到家。见解入微，不名见道。参须实参，悟须实悟。阎罗大王，不怕多语。  
　　赞曰：不欲争虚气于形迹之间，唯务收实效于言意之表者，蠢叟论也。予观神鼎，殆庶几无愧此言。得道时未壮，隐于南岳二十年，乃领住持事。又二十年，方开堂说法。然皆缘起于他，寔非已意。譬如夜月行空，任运而去至。于甘枯淡以遂夙志，依林樾以终天年，可以追媲其师也。  
  
　　　　 谷山崇禅师。  
  
　　 禅师名行崇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初住福州报恩寺。后住潭州谷山寺。嗣保福展禅师。雪峰之的孙也。崇谓门弟子曰：吾虽不在，未尝不为诸兄弟。若委悉报恩尝为人处。许汝出意想知解，五阴身田。若委不得，犹待报恩，开两片皮。方是为人。保汝未出得意想知解。所以古人唤作鬼家活计，虾蟆衣下客。欲得速疾相应，即如今立地，便证。验取识取，有什么罪过。不然，根思迟回。且以日及夜，究寻将去。忽然一日觑见，更莫以少为足。更能研穷究竟。乃至淫坊酒肆。若触若净，若好若恶。以汝所见事觑教。尽是此境界，入如入律。若更见一法，如丝发许。不见此个事。我说为无明翳障。直须不见有法，是别底法，方得圆备。到遮里，更能翻掷自由，开合不成痕缝。如水入水，如火入火。如风入风，如空入空。若能如是，直下提一口剑，刺断天下人疑网。一如不作相似。所以古人道，繁兴大用，举必全真。若有个汉，到与么境界。谁敢向前说是说非。何以故，此人是个汉。超诸限量，透出因果。一切处管朿此人不得。兄弟若能如是，即可。若未得如此，且直须好与。莫取次发言吐气，沉坠却汝无量劫。莫到与么时，便道报恩不道。  
　　 赞曰：洞山清禀禅师，作澄心堂录。录崇语句。细味之，骨气不减岩头。恨不能多见。崇宁之初，冲虎至谷山。塔冢莫辨，事迹零落，不可考究。坐而太息，作偈曰：  
　　 行尽湘西十里松。到门却立数诸峰。崇公事迹无寻处。庭下春泥见虎踪。  
  
　　圆照宗本禅师  
  
　　圆照禅师，讳宗本，出于管氏。常州无锡人也。性质直，少缘饰，貌丰硕，言无枝叶。年十九，师事苏州承天永安道升禅师。升方道价重，丛林归之者如云。本弊衣垢面，探井臼，典炊爨，以供给之。夜则入室参道。升曰：头陀荷众良苦，亦疲劳乎。对曰：若舍一法，不名满足菩提。实欲此生身证，其敢言劳。升阴奇之。

又十年，剃发受具，服勤三年，乃辞升。游方遍参。初至池州景德，谒义怀禅师，言下契悟，众未有知者。尝为侍者，而喜寝，鼻息齁齁。闻者厌之，言于怀，怀笑曰：此子吾家精进幢也，汝辈他日，当依赖之。无多谈，众乃惊。

及怀公徙住越之天衣，常之荐福，本皆从之。治平初，怀公退居吴江之圣寿院，部使者李公复圭，过怀公，夜语曰：瑞光法席虚，愿得有道衲子主之，怀指本曰：无逾此道人者耳。

既至瑞光，集众击鼓，鼓辄堕，圆转震响，众惊却。有僧出呼曰：此和尚法雷，震地之祥也。俄失僧所在，自是法席日盛，众至五百人。

杭州太守陈公襄，以承天兴教二刹坚请，欲往，而苏人留之益甚。又以净慈恳请之曰：借师三年，为此邦植福，不敢久占。本啧啧曰：谁不欲作福？苏人识其意，听赴之。学者又倍于瑞光。

既而苏人以万寿龙华二刹请择居之，迎者千余人。曰：始借吾师三年，今九载矣，义当见还，欲夺以归。杭州守使县尉持卒徒护之，乃不敢夺。

元丰五年，以道场付其门人善本，而居于瑞峰庵。苏人闻之谋夺之，惧力不胜，欲发而未敢也。时会待制曾公孝序，适在苏，盖尝问道于本，而得其至要。因谒之庵中，具舟江津。既辞去，本送之登舟，语笑中载而归，以慰苏人之思。于是归本于穹窿山福臻院，时年六十三矣。

未几神宗皇帝，辟相国寺六十有四院为八。禅二律六，以中贵人梁从政、董其事，驿召本主慧林。既至，遣使问劳三日，诏演法于寺之门，万众拜瞻，法会殊胜，以为弥勒从天而降人间也。翌日，召对延和殿，有司使习仪而后引。既对，山呼罢，登殿赐坐，即就坐，盘足跏趺。侍卫惊相顾，本自若也。赐茶至，举盏长吸，又荡撼之。上问：受业何寺？对曰：承天永安。上喜其真喻，以方兴禅宗，宜善开导之旨。既退，上目送之，谓左右曰：真福慧僧也。及上元日，车驾幸相国寺，止禅众无出迎。师奉承睿奖，阐扬佛事，都邑四方，人以大信。神宗登遐，召本入福宁殿说法。左右以本尝为先帝所礼敬，见之呜咽，不自胜。哲宗加号禅师，皇叔荆王亲赍敕授之。

元祐元年，以老求归，朝廷从其请，敕任便云游，所至不得抑令住持。因欣然升座，辞众曰：本是无家客，那堪任便游。顺风加橹桌，船子下杨州。既出都城，王公贵人，送者车骑相属。本诲之曰：岁月不可把玩，老病不与人期，唯勤修勿怠，是真相为。闻者莫不流涕。其真慈善导，感人如此，非特然也。

其住瑞光，民有屠牛者，牛逸赴本，跪若自诉，遂买而畜之。其住净慈，岁大旱，湖井皆竭，寺之西隅，有甘泉自涌。得金鳗鱼。因浚为井，投鱼其间。寺众千余人，汲以不竭。民张氏有女子死，梦其母曰：我以罪为蛇。既觉，得蛇于棺下，持以诣本。乃为说法，复置故处。俄有黑蝉，翔棺上，而蛇失所在。母祝曰：若我女，当入笼中，当持汝再诣净慈。如其祝，本复为说法。是夕梦女曰：二报已解脱矣。其显化异类，又如此。

本平居恂恂，未尝以辩博为事。至其说法，则虽盛名隆势，无所少假。高丽僧统义天，以王子奉国命，使于我朝。闻本名，请以弟子礼，见问其所得，以华严经对。师曰：华严经三身佛，报身说耶？化身说耶？法身说耶？义天曰：法身说。本曰：法身遍周沙界，当时听众，何处蹲立？义天茫然自失，钦服益加。

太子少保李公端愿，世以佛学自名。本问曰：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。既曰无为，作么生学？李公不能答。

雪窦道法，至本大盛。老居灵岩，闭门颓然。而四方从者相望，于道不释也。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，将入灭，沐浴而卧。门弟子环拥请曰：和尚道遍天下，今日不可无偈。幸强起安座，本熟视曰：痴子，我寻常尚懒作偈。今日特地图个什么？寻常要卧便卧，不可今日特地坐也。索笔大书五字曰：后事付守荣。掷笔憨卧，若熟睡然。撼之，已去矣。门弟子塔师全身于灵岩山，阅世八十，坐五十二夏。  
　　赞曰：富郑公居洛中，见颙华严，诵本之语。作偈寄之曰：因见颙师悟入深，寅缘传得老师心。东南谩说江山远，目对灵光与妙音。王显谟汉之，初见本登座，以目四顾，乃证本心。予闻马鸣云：如来在世，众生色心殊胜，圆音一演，随类得解。今去佛之世二千余年，而能使王公贵人，闻风而悟，瞻颜而证，则常随而亲炙之者，可知矣。故江西八十余人，而本则倍之。近代授法之盛，无能加者。非愿宏法道，行契佛心，何以臻此哉？  
  
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十五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衡岳泉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谷泉，泉南人也。少聪敏，性耐垢污，大言不逊，流俗憎之。去为沙门，拨置戒律，任心而行，眼盖衲子。所至丛林，辄删去，泉不以介意。造汾阳，谒昭禅师，昭奇之，密受记莂。

南归放浪湘中，闻慈明住道吾，往省觐。慈明问曰：白云横谷口，道人何处来？泉左右顾曰：夜来何处火，烧出古人坟。慈明呵曰：未在，更道看。泉乃作虎声，慈明以坐具摵之。泉接住，推置绳床上。慈明亦作虎声，泉大笑。

山有湫毒龙所蛰，堕叶触波必雷雨连日，过者不敢喘。泉、慈明暮归，时秋暑，捉其衣曰：可同浴。慈明掣肘径去。于是泉解衣跃入，霹雳随至，腥风吹雨，林木振摇。慈明蹲草中，意泉死矣。须臾晴霁，忽引颈出波间曰：轰。后登衡岳之顶灵峰寺，住懒瓒岩，又移住芭蕉。将移居保真，大书壁曰：予此芭蕉庵，幽占堆云处。般般异境未暇数，先看矮松三四树。寒来烧枯杉，饥餐大紫芋。而今弃之去，不知谁来住。

住保真庵，盖衡湘至险绝处，夜地坐祝融峰下，有大蟒盘绕之，泉解衣带，缚其腰，中夜不见。明日杖策，遍山寻之，衣带缠枯松上，盖松妖也。

又自后洞负一石像，至南台，像无虑数百斤。众僧惊骇，莫知其来。后洞僧亦莫知其去。遂相传为飞来罗汉。尝过衡山县，见屠者斫肉，立其旁，作可怜态。指其肉，又指其口。屠问曰：汝哑耶？即肯首。屠怜之，割巨脔置钵中，泉喜出望外，发谢而去。一市大笑，而泉自若。

以杖荷大酒瓢，往来山中，人问瓢中何物？曰：大道浆也。自作偈曰：我又谁管你天，谁管你地。著个破纸袄，一味工打睡。一任金乌东上，玉兔西坠。荣辱何预我？兴亡不相关。一条拄杖一胡芦，闲走南山与北山，醉卧山路间。

大雪起，作偈曰：今朝甚好雪，纷纷如秋月。文殊不出头，普贤呈丑拙。畜一奴名调古，日令拾薪汲涧，或呼对坐岩石间。赠之以偈曰：我有山童名调古，不诵经，不礼祖，解般柴火御冬寒，随分衣裳破不补。会栽蔬，能种芋，千山万山去无惧。阿呵呵，有甚讨处？

慈明迁住福严，泉又往省之，少留而还。作偈寄之曰：相别而今又半年，不知谁共对谈禅。一般秀色湘山里，汝自匡徒我自眠。慈明笑而已。乃令南公更谒泉，泉与语，惊曰：五州管内，乃有此匾头道人耶？南公夏于法轮，泉因写偈招之曰：一自与师论大道，别来罕有同人到。如今抛却老狂僧，却去岣嵝峰头坐。大雪漫漫，猿声寂寂。独吟咏，自歌曲。奇哉大道，知音难得。孤云何日却归山？共坐庵前盘陀石。

南公讥其坦率，戏酬以偈曰：饮光论劫坐禅，布袋经年落魄。疥狗不愿生天，却笑云中白鹤。

云峰悦公访之，泉以偈赠之曰：高才悦禅者，心如孩儿貌山野，特特扶筇远谒予，三年见之如初也。不参禅，不问道，寻常只唱渔家傲。禅人见渠冷如灰，渠见禅人淡如皂。

有结伴诣常宁，拜阿育王所藏舍利塔者，以偈赠之曰：诸禅结伴游玉塔，灵踪胜境将心札。归来举似看如何，何似狂僧无缝塔？无缝塔，最难邈，岂同白玉受人踏。五湖四海尽云奔，踏破几多鞋共靸。无缝塔，甚匼匝，若遇同人方始答。忽然展手借样看，便与拦腮鼓一搭。

嘉祐中，男子冷清妖言，诛泉坐，清曾经由庵中，决杖配郴州牢城，盛暑，负土经通衢，弛担说偈曰：今朝六月六，谷泉被气筑。不是上天堂，便是入地狱。言讫微笑，泊然如蝉蜕。阇维舍利不可胜数。郴人塔之，至今祠焉。  
  
　　　　 法华举禅师。  
  
　　 禅师名全举，汾阳昭公之嗣也。初住龙舒之法华寺，后移居白云之海会寺。为人精严，谅直饱参。汾阳特称之。自出并汾，遍诣名山。初谒荆南福昌善禅师。善问曰：回互不回互？对曰：总不与么。曰：为什么已吃福昌棒？对曰：一家有事百家忙。曰：脱空漫语。对曰：调琴澄太古，琢句体全真。

又谒公安远禅师。远问：作么生是伽蓝？对曰：深山藏独虎，浅草露群蛇。曰：作么生是伽蓝中人？对曰：青松盖不匝，黄叶岂能遮。曰：道什么？对曰：少年曾决龙蛇阵，老倒还听稚子歌。曰：一句两句，云开月露作么生？对曰：照破祖师关。

又谒延寿贤禅师。贤问：海竭人亡作么生？对曰：毒蛇不咬人。曰：为何如此？对曰：风引溪云断，泉冲石径斜。

又谒夹山真首座。真曰：还见么？对曰：万事全无。曰：还不见么？对曰：千般皆在手。举曰：首座未见澄散圣时如何？曰：湖南，江西。又问：见后如何？曰：江西，湖南。举曰：却共首座一般耶？曰：打草蛇惊。对曰：终不捏怪。

又谒福严承禅师。承问：作么生是圆融之相？对曰：木人岭上休相觑，石女溪边更不迷。举却问：如何是福严圆融之相？曰：老病寻常事，龙钟没好时。又问：融即不问，如何是圆？曰：法界广无边。承曰：不圆不融时如何？对曰：虚空无对面，鸟道绝东西。又问：狸奴白牯却知有，三世诸佛为什么不知有？如何是三世诸佛不知有？曰：只为太惺惺。进曰：如何是狸奴白牯却知有？曰：争怪得伊。

又谒石霜慈明禅师。慈明问：作么生是向上一窍？对曰：二窍俱明。曰：还见七十二峰么？对曰：有甚掩处？曰：道什么？对曰：今日触忤和尚。慈明便打。举曰：作什么？曰：将谓是收番猛将，元来是行间小卒。对曰：雅淡呈秋色，馨香喷月华。

又谒大愚芝禅师。芝问：古人见桃花，意作么生？对曰：曲不藏直。曰：那个且从，这个作么生？对曰：市中拾得宝，比邻那得知。曰：上座还知么？对曰：路逢剑客须呈剑，不是诗人不献诗。曰：作家诗客。对曰：一条红线两人牵。曰：玄沙道谛当，又作么生？对曰：海枯终见底，人死不知心。曰：恰是。对曰：楼阁凌云势，峰峦叠翠层。

又谒玉涧林禅师。林曰：北斗藏身事已彰，法身从此露堂堂。云门赚杀他家子，直至而今乱度量。曰：我作此偈，天下人不肯，上座肯么？对曰：争敢。曰：作么生？对曰：清晨升宝座，应不让南能。

又谒栖贤諟禅师。问：如何是佛？曰：张三李四。进曰：意旨如何？曰：胡饼有甚汁？

又谒五祖戒禅师。戒问：作么生是绝羁绊底人？对曰：反手把笼头。曰：却是作家。对曰：背鞭打不著。曰：为什么上来下去？对曰：甚处见上来下去？戒便打。举曰：一言无别路，千里不逢人。

又谒翠峰素禅师。素曰：风穴道，嘶风木马缘无绊，背角泥牛痛下鞭，如何？对曰：翻身师子生狞甚，谁敢当头露爪牙。曰：放汝一线道。对曰：七颠八倒。曰：收。对曰：了。

又谒雪窦显禅师。显问：牛吃草，草吃牛？对曰：回头欲就尾，已隔万重关。曰：应知无背面，要须常现前。对曰：验在目前。曰：自领出去。

又谒西湖西峰庵主。主曰：绝顶西峰路，峻机谁敢攀。超然凡圣外，瞥隔两重关。举便问：如何是两重关？曰：月从东出，日向西没。对曰：庵主未见明招时如何？曰：满盏油难尽。进曰：见后如何？曰：多心易得干。

举机辩，如电砰雷射，不可把玩。诸方畏服，号举道者。自住持，多夜参，曰：诸上座，吾门之事，多少奇特。拥之不聚，推之不散。可谓活泼泼地，只欠承当在。虽然如此，有一人不肯在。且道不肯底人，具什么眼目？若于遮里甄别得出，山僧让禅床与上座。若也甄别不出，掷拄杖云：看取。

又曰：僧家以寂住为本，岂可观州猎县，看山门境致过时。盖为生死事大。所以古人到一处所，见个村院主也须问过。如今兄弟，往往蹉过，不肯递相博问。昔龙牙问德山鉴公：仗剑取师头时如何？鉴便引颈。龙牙曰：头落也。鉴便休去。莫是德山无机锋么？为当别有道理？良久曰：德山引颈，龙牙献剑。

举殁时七十余，塔于海会。  
　　赞曰：无为子曰：生者人之所贵，死者人之所畏，耻者人之所避。而泉不贵其贵，不畏其畏，不避其避。此其所以如是，吾不知其真，吾不知其伪。将质之于天地。方是时，丛林以肃严相尚，沙门以修洁相高。一有指目，重为愧耻。故泉有以矫之耳，其号泉大道，若非苟然，举公名著丛林，如薛仁贵著白袍，西平王著锦帽，真勇于道者也。  
  
　　　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十六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广慧琏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元琏者，闽人也，得法于首山念禅师，住汝州广慧寺。琏褊颅广颡，瞻视凝远，望见令人意消。

尝谓众曰：我在先师会中，见举竹篦子，问省（叶县归省）驴汉曰：唤作篦子即触，不唤作篦子即背，作么生？省近前掣得，掷地上云：是什么？先师云：瞎。省从此悟入。我道省驴汉，悟即太煞悟，要且未尽先师意旨，这个说话，须是到此田地，方相委悉。情见未忘者，岂免疑谤。

又见智门（光祚）纲宗歌曰：胡蜂不恋旧时窠，猛将那肯家中死。曰：祚兄消许多气力作么？我寻常说禅，如手中扇子，举起便有风，不举一点也无。既称宗师，却以实法与人，好将一把火照看。与么开口，面皮厚多少？岩头云：若以实法与人，土也消不得。知么？究取好。莫面面相觑，在此作么？

内翰秘书监知郡杨亿大年问曰：承云一切罪业，皆因财宝所生。劝人疏于财利，况南阎众生，以财为命，邦国以财聚人。教中有财法二施，何得劝人疏财乎？琏曰：幡竿尖上铁笼头。大年曰：海坛马子似驴大。琏曰：楚鸡不是丹山凤。大年曰：佛灭二千年，比丘少惭愧。

大年尝书寄内翰李公维，叙师承本末，其词曰：病夫夙以顽蠢，获受奖顾。预闻南宗之旨，久陪上国之游，动静咨询，周旋策发。俾其刳心之有诣，墙面之无惭者，诚出席间床下矣。矧又故安公大师（石霜庆诸），每垂诱导。自双林影灭，只履西归。中心浩然，罔知所旨。仍岁沉痼，神虑迷恍。殆及小间再辩方位，又得云门、谅公（黄檗禅师）大士，见顾蒿蓬。谅之旨趣，正与安公同辙，并自庐山归宗云居而来，皆是法眼之流裔。去年假守兹郡，适会广慧禅伯，实嗣南院念，念嗣风穴，风穴嗣先南院，南院嗣兴化，兴化嗣临济，临济嗣黄檗，黄檗嗣先百丈海，海嗣马祖，马祖嗣让和尚，即曹溪之长嫡也。斋中务简，退食多暇。或坐邀而至，或命驾从之。请叩无方，蒙滞俱释。半岁之后，旷然弗疑。如忘忽记，如睡忽觉。平昔碍膺之物，嚗然自落。积劫未明之事，廓尔现前。固亦决择之洞分，应接之无蹇矣。重念先德，率多参寻。如雪峰九度上洞山，三度上投子，遂嗣德山。临济得法于大愚，终承黄檗。云岩蒙道吾训诱，乃为药山之子。丹霞承马祖印可，而作石头之裔。在古多有，于理无嫌。病夫今继绍之缘，实属于广慧，而提激之自，良出于鳌峰也。忻幸！忻幸！

大年所叙，详悉如此。岂欲自著于禅林乎？予恨其手编传灯录，至首山之嗣，独载汾阳，而不录广慧机语，何也？  
　　赞曰：广慧机缘语句，虽不多见，然尝一脔知鼎味。大率如刀斫水，不见痕缝，真可谓作家宗师也。平生说法如云雨。暮年止得一杨大年，鲁国儒生，何其少哉。  
  
　　　　 翠岩芝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守芝，太原王氏子也。少弃家，依潞州承天寺，试法华经得度，为大僧。讲金刚般若经，名满三河。学者追崇之。时昭禅师出世汾水，芝疑之往观焉。投诚入室，特受印可。

南游住高安大愚，升座揭香合子曰：明头来，明头合，暗头来，暗头合。若道得，天下横行。道不得，且合却。僧问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真实事请师举。芝曰：两段不同，向下文长。

又问：满身是眼，口在什么处？芝曰：三跳。进曰：不会。芝曰：章底词秋罢，歌韵向春生。大众僧俗中，皆有奇人。且如本朝杨大年偈曰：八角磨盘空里走，金毛师子变作狗。拟欲藏身北斗中，应须合掌南辰后。要会么？一偈播诸方，塞断衲僧口。

又曰：鲁祖见僧来，便面壁。南泉曰：我寻常向师僧道，未具胞胎已前会取，尚不得一个半个。大愚即不然，未具胞胎前会得，打折你腰。

密谏李公守南昌，请住西山翠岩。开堂祝圣曰：睿算增延，法轮常转。且道法轮如何转？会么？须弥顶上笑翻身，却来堂中叠足坐。阿呵呵，是什么？饭箩里坐却受饿。和泥合水，且与么过。上士闻之熙熙，下士闻之肯可。思量却成口过，要会么？一六三四二，直言曲七一。桃李火中开，黄昏后日出。

芝讥呵学者寡闻，得少为足。曰：汾阳有十智同真法门，锻佛祖钳锤。今时禅者，姿质不妙，莫有成器者。僧问：如何是十智同真？芝曰：先师言：夫说法者，须具十智同真。若不具十智同真，邪正不辨，缁素不分，不能与人为眼目，决断是非。如鸟飞空而折翼，如箭射的而断弦。弦断故，射的不中。翼折故，空不可飞。弦壮翼牢，空的俱彻。作么生是十智同真？如今一切点出。一同一质，二同大事，三总同参，四同真智，五同遍普，六同具足，七同得失，八同生杀，九同音吼，十同得入。先师又曰：与什么人同得入？与谁同音吼？作么生是同生杀？什么物同得失？阿那个同具足？是什么同遍普？何人同真智？孰能总同参？那个同大事？何物同一质？有点得出底么？点得出者，不吝慈悲。点不出者，未有参学眼在。切须辩取，要识是非，面目见在。

芝曰：先师曰：要识是非，面目见在，也大省力。后生晚学，刺头向言句里，贪著义味。如驴舐尿处，棒打不回。盖为不广求知识，遍历门风。多是得一言半句，便点头咽唾，道已了辨。上座大有未稳当处在。

先师有十五家宗风歌，号曰广智。其词曰：大道不说有高低，真空那肯涉离微。大海吞流同增减，妙峰高耸总擎持。万派千溪皆渤澥，七金五岳尽须弥。玉毫金色传灯后，二三四七普闻知。信衣息，广开机，诸方老宿任施为。识心是本从头说，迷心逐物却生疑。芝曰：此叙宗旨也。或直指，或巧施，解道前纲出后机，旨趣分明明似镜，盲无慧目不能窥。明眼士，见精微，不言胜负坠愚痴。物物会同流智水，门风逐便示宗枝。即心佛，非心佛，历世明明无别物，即此真心是我心，犹是机权出。芝曰：此叙马祖宗派也。

或五位，或三路，施设随根巧回互。不触当今是本宗，展手通玄无佛祖。芝曰：此叙洞上宗派也。

或君臣，或父子，量器方圆无彼此。士庶公侯一道平，愚智贤豪明渐次。芝曰：此叙石霜宗派也。

有时敲，有时唱，随根问答谈谛当。应接何曾失礼仪，浅解之流却生谤。或双明，或单说，只要当锋利禅悦。开权不为斗聪明，舒光只要辩贤哲。有圆相，有默论，千里持来目视瞬，万般巧妙一圆空。烁迦罗眼通的信。芝曰：此叙沩仰宗派也。

或全提，或全用，万象森罗实不共，青山不碍白云飞，隐隐当台透金凤。芝曰：此叙石头药山宗派也。

象骨镜，地藏月，玄沙崇寿照无阙。因公致问指归源，旨趣来人明皎洁。芝曰：此叙雪峰地藏宗派也。

或称提，或拈掇，本色衲僧长击发。句里明人事最精，好手还同楔出楔。或抬荐，或垂手，切要心空易开口。不识先人出大悲，管烛之徒照街走。芝曰：此叙云门宗派也。

德山棒，临济喝，独出乾坤解横抹。从头谁管乱区分，多口阿师不能说。临机纵，临机夺，迅速机锋如电掣。乾坤只在掌中持，竹木精灵脑劈裂。或宾主，或料拣，大展禅宗辩正眼。三玄三要用当机，四句百非一齐铲。劝同袍，莫强会，少俊依前或窒碍。不知宗脉莫漫汗，永劫长沉生死海。难逢难遇又难闻，猛烈身心快通泰。芝曰：此叙德山临济宗派也。

慈明有善侍者，号称明眼悦，闻芝之风，自石霜至大愚入室。芝趯出履一只，善退身而立。芝俯取履，善辄踏倒。芝起面壁，以手点津，连画其壁三，善瞠立其后。芝旋转以履打，至法堂。善曰：与么为人，瞎却一城人眼在。

又有僧，称讲金刚经。问曰：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，如何？时有狗卧绳床前，芝趯之，狗起去。问僧：解么？僧曰：不解。芝曰：若解即成法相。作偈曰：沙里无油事可哀，翠岩嚼饭喂婴孩。一朝好恶知端的，始觉从前满面灰。  
　　嘉祐之初示寂，塔于西山。  
　　赞曰：大愚、翠岩（可真）皆余故园，少时往来两山之间，有老衲大父友也。言芝无恙时事曰：众未尝登三十辈。屋老常以木拄将倾处，过者疑将压焉。芝提笠日走城郭村落，寺如传舍，粥饭亦有不继时。追绎其高韵，作偈曰：庐山殿阁如生成，食堂处处禅床折。我此三门如冷灰，尽日长廊卷风叶。  
  
　　　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十七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浮山远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法远，郑圃田人也。出于王氏，年十九，游并州，见三交嵩禅师，求出世法。嵩曰：汝当剃落，堕三宝数，乃可受法。远曰：法有僧俗乎？嵩曰：与其为俗，曷若为僧？僧则能续佛寿命故也。于是断发，受具足戒。

谒汾州昭公，又谒汝海省公，皆受记莂。天禧中，游襄汉隋郢。至大阳，机语与明安延公相契。延叹曰：吾老矣。洞上一宗，遂竟无人耶？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，示之。远曰：当为持此衣履，求人付之如何？延许之曰：他日果得人，出吾偈为证。偈曰：  
　　杨广山前草，凭君待价焞。异苗翻茂处，深密固灵根。其尾云：得法者，潜众十年，方可阐扬。

远拜受辞去，依滁州琅玡觉禅师。应舒州太平兴国寺请说法，为省公之嗣。次住姑苏天平山，又住浮山。既老，退休于会圣岩。因阅班固《九流》，遂拟之作《九带》，叙佛祖教义，博采先德机语，参同印证。

其一曰：佛正法眼带。其二曰：佛法藏带。其三曰：理贯带。其四曰：事贯带。其五曰：理事纵横带。其六曰：屈曲带。其七曰：妙挟兼带。其八曰：金针双锁带。其九曰：平怀常实带。学者既已传诵。远曰：若据圆极法门，本具十数。今此九带，已为诸人说了。更有一带，还见得么？若也见得亲切分明，却请出来，说看。说得分明，许汝通前九带圆明道眼。若见不亲切，说不相应，唯依吾语，而为已解，则名谤法。大众到此如何？众无语，远叱去之。

举僧问夹山：如何是夹山境？答曰：猿抱子归青嶂后，鸟衔花落碧岩前。法眼曰：我二十年来，将作境语会。远曰：不作境会，作么生会？僧曰：师意如何？曰：犀因玩月文生角，象被雷惊花入牙。或远云：直饶不作境语会，亦未会在。何谓也？云：犀因玩月文生角，象被雷惊花入牙也。

远玉骨插额，目光外射，状如王孙，凛然可畏。初欧阳文忠公，闻远奇逸，造其室，未有以异之。与客棋，远坐其旁，文忠收局，请远因棋说法。乃鸣鼓升座曰：若论此事，如两家著棋相似。何谓也？敌手知音，当机不让。若是缀五饶三，又通一路始得。有一般底，只解闭门作活，不会夺角冲关。硬节与虎口齐彰，局破后徒劳逴斡。所以道，肥边易得，瘦肚难求。思行则往往失黏，心粗而时时头撞。休夸国手，谩说神仙。赢局输筹即不问，且道黑白未分时一著，落在什么处？良久曰：从前十九路，迷悟几多人。文忠嘉叹久之。远偈语妙密，诸方服其工作。  
　　三交嵩公赞曰： 黄金打作俞石箸，白玉碾成象牙梳。千手大悲拈不动，无言童子暗嗟吁。  
　　又作明安延公赞，曰：黑狗烂银蹄，白象昆仑骑。于斯二无碍，木马火中嘶。  
　　远雅自称柴石野人，殁时已七十余。少时与达观颖公、薛大头七八辈游蜀，几遭横逆。远以智脱之。众以其晓吏事，号远录公。  
  
　　　　 投子青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义青，本青杜人，李氏子也。七龄颖异，去妙相寺出家。十五试法华经得度为大僧。其师使习百法论，叹曰：三祗涂远，自困何益哉？入洛中听华严五年，反观文字，一切如肉受串，处处同其义味。尝讲至觉林菩萨偈曰：即心自性。忽猛省曰：法离文字，宁可讲乎？即弃去游方，至浮山。

时圆鉴远禅师退席，居会圣岩。远梦得俊鹰畜之，既觉而青适至。远以为吉征，加意延礼之，留止三年。远问曰：外道问佛：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时如何？世尊默然。汝如何会？青拟进语，远蓦以手掩其口。于是青开悟，拜起。远曰：汝妙悟玄机耶？对曰：设有妙悟，也须吐却。时有资侍者在旁曰：青华严今日如病得汗。青回顾曰：合取狗口，汝更忉忉，我即便呕。服勤又三年。

圆鉴以大阳皮履布直裰付之曰：代吾续洞上之风，吾住世非久，善自护持，无留此间。青遂辞出山，阅大藏于庐山慧日寺。熙宁六年还龙舒，道俗请住白云山海会寺，计其得法之岁，至此适几十年。又八年移住投子山，道望日远，禅者日增。潜通暗证者，比比有之。异苗翻茂，果符前谶。青平生不畜长物，弊衲楮衾而已。

初开山慈济有记曰：吾塔若红，是吾再来。邦人偶修饰其塔，作玛瑙色。未几而青领院事，山中素无水，众每以为病，忽有泉出山石间，甘凉清洁。郡守贺公，名为再来泉。

元丰六年四月末，示微疾，以书辞郡官诸檀越。五月四日，盥沐升座。别众罢，写偈曰：两处住持，无可助道。珍重诸人，不须寻讨。遂泊然而化。阇维收舍利灵骨。以闰六月，塔于寺之西北，三峰庵之后。阅世五十有二，坐三十有七夏。

无为子杨杰，为赞其像曰：一只履，两牛皮，金乌啼处木鸡飞。半夜卖油翁发笑，黑头生得白头儿。有得法上首一，名道楷禅师。  
  
　　　　 天宁楷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道楷，沂州沂水人，生崔氏。为人刚劲孤硬，自其少时，即能辟谷学道。隐伊阳山中，后游京师，籍名术台寺，试所习，得度具戒。

谒青华严于淮山海会。问：佛祖言句，如家常茶饭。离此之外，别有为人言句也无？青曰：汝道寰中天子敕，还假禹汤尧舜也无？楷拟酬之，青以拂子摵之。曰：汝发意来，早有二十棒也。于是，楷悟旨于言下，再拜即去。青呼曰：且来。楷亦不顾。青曰：汝到不疑之地耶？楷以手掩耳。

后掌众食。青问：厨务勾当良苦。对曰：不敢。曰：汝炊饭耶，煮粥耶？对曰：人工淘米著火，行者煮粥炊饭。曰：汝作什么？对曰：和尚慈悲，放他闲去。

又尝从青游园。青以拄杖付楷曰：理合与么？对曰：与和尚提鞋挈杖，不为分外。曰：有同行在。对曰：那一人不受教？青遂休去。至晚，青谓曰：早来说话未尽。（楷）对曰：更请举看。青曰：卯生日，戌生月。楷即点灯来。（青）曰：上来下去，总不空然。（楷）对曰：在左右，理合如此。（青）曰：奴儿婢子，谁家屋里无？（楷）对曰：和尚尊年，阙他不可。（青）曰：与么殷勤。（楷）对曰：报恩有分。

元丰五年，北还沂，闲居马鞍山，遂出世说法。初住沂州之仙洞，后迁西洛之招提龙门。又迁住郢州之大阳、隋州之大洪，皆一时名公卿，为之劝请。洞上之风大震西北。

崇宁三年有诏，住东京十方净因禅院。大观元年冬，移住天宁，差中使押入，不许辞免。俄开封尹李孝寿奏，楷道行卓冠丛林，宜有以褒显之。即赐紫伽梨，号定照禅师。

楷焚香谢恩罢，上表辞之，曰：伏蒙圣慈，特差彰善阁。祗候谭祯，赐臣定照禅师号，及紫衣牒一道。臣感戴睿恩。已，即时焚香升座，仰祝圣寿讫：伏念臣行业迂疏，道力绵薄，常发誓愿，不受利名。坚持此意，积有岁年。庶几如此传道，后来使人专意佛法。今虽蒙异恩，若遂忝冒，则臣自违素愿，何以教人？岂能仰称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。所有前件恩牒，不敢祗受，伏望圣慈察臣微悃，非敢饰词。特赐俞允臣没齿行道，上报天恩。

上闻之，以付李孝寿，躬往谕朝廷旌善之意，而楷确然不回。开封尹具以闻，上怒收付有司。有司知楷忠诚，而适犯天威。问曰：长老枯瘁有疾乎？楷曰：平日有疾，今实无。又曰：言有疾，即于法免罪谴。楷曰：岂敢侥幸称疾，而求脱罪谴乎。吏太息，于是受罚。著缝掖编管缁州。都城道俗，见者流涕，楷气色闲暇。至缁州僦屋而居，学者益亲。

明年冬敕放令自便，庵于芙蓉湖中，数百人环绕坐卧。楷虑祸，乃日各食粥一杯，不堪者稍稍去，在者犹百许人。政和七年冬，敕赐所居庵额华严禅寺。明年五月十四日，无疾而殁。先写偈付侍者曰：  
　　吾年七十六，世缘今已足。生不爱天堂，死不怕地狱。撒手横身三界外，腾腾任运何拘束。  
　　初楷在大阳，青华严遣果侍者，以大阳皮履直裰付之，楷以付襄州洞山道微，微退罢还浙东，殁于双林小寺。今取以还鹿门山，建阁藏之曰藏衣。楷偈句精深有旨法，作五偈，述其门风。  
　　一曰：妙唱不干舌。偈曰：刹刹尘尘处处谭，不劳弹子善财参。空生也解通消息，花雨岩前鸟不衔。  
　　二曰：死蛇惊出草。偈曰：日炙风吹草里埋，触他毒气又还乖。暗地若教开死口，长安依旧绝人来。  
　　三曰：解针枯骨吟。偈曰：死中活得是非常，密用他家别有长。半夜髑髅吟一曲，冰河红焰却清凉。  
　　四曰：截锯和三台。偈曰：不是宫商调，谁人和一场？伯牙何所措，此曲旧来长。  
　　五曰：古今无间。偈曰：一法元无万法空，个中那许悟圆通。将谓少林消息断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  
　　楷旧隐与虎为邻，虎尝乳四子月余。楷阚其出，往视之。腥臭不可言，窃携其一还，虎得彘，曳至弄穴前，伏地，喜见脊尾，但见三子，怒，以足跑地吼，群鸟皆鸣翔其上。楷即放还之。其寄伊阳宰韩承议偈曰：  
　　老爱依山人事稀，虎驯庵畔怪来迟。寥寥石室尘埃满，不知何日是归期。  
　　又曰：数里无人到，山黄始觉秋。岩间一觉睡，忘却百年忧。  
　　赞曰：宗门尚继嗣，则若依彷世典礼为之后者，为之子。远使青续洞上已坠之纲，是也。然青楷父子，任重道远。皆能刻苦，生死以之卒。勃然而兴，贤矣哉。  
  
　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十八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大觉琏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怀琏，字器之，漳州陈氏子也。初其母祷于泗州僧伽像，求得之。故其小字泗州。幼有远韵，聪慧绝人。长为沙门，工翰墨声称甚著。游方爱衡岳胜绝，馆于三生藏有年，丛林号琏三生。闻南昌石门澄禅师者，五祖戒公之嫡子也，往拜谒，师事之十余年。去游庐山圆通，又掌书记于讷禅师所。

皇祐二年正月，有诏。住京师十方净因禅院。二月十九日，召对化成殿，问佛法大意，奏对称旨，赐号大觉禅师。斋毕传宣，效南方禅林仪范，开堂演法。又宣左街副僧录，慈云大师清满，启白唱曰：帝苑春回，皇家会启。万乘既临于舜殿，两街获奉于尧眉。爰当和煦之辰，正是阐扬之日。宣谈祖道，上副宸衷。

问答罢，乃曰：古佛堂中曾无异说，流通句内诚有多谈。得之者妙用无亏，失之者触途成滞。所以溪山云月，处处同风。水鸟树林，头头显道。若向迦叶门下。直得尧风荡荡，舜日高明。野老讴歌，渔人鼓舞。当此之时，纯乐无为之化，焉知有恁么事。

皇情大悦，与琏问答诗颂，书以赐之，凡十有七篇。至和中，上书献偈，乞归老山中。

偈曰：千簇云山万壑流，归心终老此峰头。余生愿祝无疆寿，一炷清香满石楼。

上曰：山即如如体也，将安归乎？不许。修撰孙觉莘老书问宗教，琏答之书。其略曰：妙道之意，圣人尝寓之于易，至周衰先王之法坏，礼义亡。然后奇言异术间出而乱俗，迨我释迦入中土，醇以第一义示人，而始末设为慈悲，以化众生，亦所以趣时也。自生民以来，淳朴未散，则三皇之教简而素，春也。及情窦日凿，则五帝之教详而文，夏也。时与世异，情随日迁，故三王之教密而严，秋也。昔商周之诰誓，后世学者，有所难晓。彼当时人民，听之而不违，则俗与今如何也？及其弊而为秦汉也，则无所不至，而天下有不忍愿闻者，于是我佛如来，一推之以性命之理，教之以慈悲之行，冬也。天有四时循环，以生成万物，而圣人之教，迭相扶持，以化成天下。亦犹是而已矣。至其极也，皆不能无弊。弊，迹也，道，则一耳。要当有圣贤者，世起而救之也。自秦汉至今，千有余岁，风俗靡靡愈薄，圣人之教裂而鼎立，互相诋訾，不知所从。大道寥寥莫知返，良可叹也。

琏虽以出世法度人，而持律严甚。上尝赐以龙脑钵盂，琏对使者焚之曰：吾法以坏色衣，以瓦钵食，此钵非法。使者归奏，上嘉叹久之。

琏居虔服玩，可以化宝坊也，而皆不为。独于都城之西，为精舍，容百许人而已。有晓舜禅师，住栖贤，为郡吏临以事，民其衣，走依琏。琏馆于正寝，而处偏室。执弟子礼，甚恭。王公贵人来候者，皆怪之。琏具以实对曰：吾少尝问道于舜，今其不幸，其可以像服，二吾心哉。闻者叹服。仁庙知之，赐舜再落发，仍居栖贤寺。

治平中，琏再乞还山坚甚，英宗皇帝留之不可，诏许自便。琏既渡江，少留于金山西湖，遂归老于四明之育王山广利寺。

四明之人，相与出力，建大阁藏所赐诗颂，榜之曰：宸奎。命翰林学土兼侍读端明殿学士苏轼，为之记。时京师始建宝文阁，诏取其副本藏焉。琏归山二十余年，年八十二，无疾而化。  
　　赞曰：琏公生长于寒乡，栖迟于荒远，钵饭布衲，若将终身。一旦道契主上，名落天下，而能焚龙脑，让正寝，非其素所畜养大过于人者，何以至是哉？至于与士大夫论宗教，则指物连类，折之以至理，使其泮然无疑，则亦知为比丘之大体者欤。  
  
　　　　 兴化铣禅师。  
  
　　 禅师名绍铣，泉州人也。住潭州兴化禅寺。开法嗣北禅贤禅师。铣有度量，牧千众，如数一二三四。长沙俗朴质，初未知饭僧供佛之利。铣作大会以诱之。恣道俗赴，谓之结缘斋。其后效而作者，月月有之。殆今不绝。荆湖之民，向仰之笃，波及蛮俗。章丞相惇，奉使荆湖，开梅山。与铣偕往。蛮父老闻铣名。钦重爱恋，人人合爪。听其约束，不敢违。梅山平，铣有力焉。湘南八州之境，岁度僧数百。开坛俱集，以未为大僧。禅林皆推挤。铣榜其门曰：应沙弥皆得赴饭。自其始至，以及其终。三十余年不易。人以为难。时南禅师道价，方增荆湖。衲子奔趋，入江南者。出长沙百里，无托宿所。多为盗劫掠，路因不通。铣半五十为馆。请僧主之以接纳。使得宿食而去。诸方高其为人。晚得风痹疾，左手不仁。然犹领住持事。日同僧众，会粥食不懈。铣以精进为佛事。公卿礼敬，以为古佛。元丰三年辛酉九月二十一日。右胁累足，以手屈枕而化。阇维收舍利。两目睛不坏，肠二亦不坏。益以油火焚之。如铁带屈折，色鲜明，并塔之。阅世七十二，坐六十四夏。号崇辩大师。  
　　 赞曰：云门临济两宗。特盛于天下，而湖湘尤多。云门之裔，皆以宗旨自封，互相诋訾。北禅贤公，铣之师也。贤于云门为四世孙。而铣独能以公为心。中涂设馆，以待求道。他宗之辈。非特瞩理甚明。亦抑其中，有异于人。故其火化之日。二肠双睛，皆不坏。此其验也。  
  
　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十九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余杭政禅师。  
  
　　政黄牛者，钱塘人，住余杭功臣山，幼孤为童子，有卓识，词语皆出人意表，其师称于人，有大檀越奇之，以度牒施之，跪奉谢而不受。其师问故，曰：恩不可轻受。彼非知我者，特以师之言施百千于一童子，保其终身能施物不责报乎？如来世尊，大愿度生，则有慈荫。今妙法莲华经是也。当折节诵持，恩并归一，于义为安。其师自是益奇之。

年十八，果以其志，为大僧。游方问道三十年乃罢。其居功臣山，尝跨一黄犊。蒋侍郎堂，出守杭州，与政为方外友。每来谒，必巾持挂角上，市人争观之，政自若也。至郡庭下犊，而谈笑终日而去。

一日郡有贵客至，蒋公留政曰：明日府有燕饮，师固奉律，能为我少留一日，因款清话。政诺之。明日使人要之，留一偈而去矣，曰：昨日曾将今日期，出门倚杖又思惟。为僧只合居岩谷，国士筵中甚不宜。坐客皆仰其标致。  
　　又作山中偈曰：桥上山万层，桥下水千里。唯有白鹭鸶，见我尝来此。  
　　又作送僧偈曰：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。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  
　　冬不拥炉，以荻花作毬，纳足其中，客至共之。夏秋好玩月，盘膝大盆中，浮池上自旋其盆，吟笑达旦，率以为常。

工书笔法胜绝，如晋宋间风流人，尝笑学者临法帖曰：彼皆知翰墨为贵者，其工皆有意。今童子书画多纯笔，可法也。秦少游见政字画，必收畜之。

有问者曰：师以禅师名，乃不谈禅何也？曰：徒费言语，吾懒，宁假曲折。但日夜烦万象为敷演耳，言语有间，而此法无尽，所谓造物无尽藏也。

九峰鉴韶禅师，尝客政，韶坦率不事事，每窃笑之。一夕将卧，政使人呼，韶不得已，颦頞而至。政曰：月色如此，劳生扰扰，对之者能几人？韶唯唯而已。呼童子使熟炙，韶方饥，意作药石。久之，乃橘皮汤一杯。韶匿笑去，曰：无乃太清乎。

政风调高，老益清臞，尝自赞其像曰：貌古形疏倚杖梨，分明画出须菩提。解空不许离声色，似听孤猿月下啼。  
  
　　　　 西余端禅师。  
  
　　端师子者，吴兴人也。始见弄师子者，发明心要。则以彩帛像其皮，时时著之，因以为号。住西余山，嗣姑苏翠峰月禅师。西余去湖州密迩，每雪，朝著彩衣入城，小儿争哗逐之。从人乞钱，得即以散饥寒者。

钱穆父赴官浙东，见之约明日饭。端黎明独往，避雨入道旁人家，幼妇出迎，俄其夫至诟逐，竟为逻卒所收。穆父吏速客，见之问故。曰：烦寄声钱公，本来赴斋中，涂奸情事发，请自饭。穆父闻之惊，且笑顾客曰：此僧胸中无一点疑事。

又尝见持死鸡疾行者，挽衣问何之？曰：鸡为狸害，法不可食，将弃水中。端苦求之，道路聚观，讽曰：当得偈乃可与。端跪作祭文曰：维灵生有鹰鸦之厄，死有汤镬之灾，生时要汝报晓，死后无人收埋。奉为转化檀施，施肚为汝作棺材。言卒，携鸡去，以施饥者。能诵法华经，湖人争延之，必得钱五百乃开帙。目诵数句，即持钱地坐去，缺薄者易之而去。好歌渔父词，月夕必歌之达旦。

有狂僧号回头和尚，以左道鼓动流俗，士大夫亦安其妄。方对丹阳守吕公肉食，端竟至指曰：正当与么时，如何是佛？回头不能遽对。端捶其头，推倒乃行。

又有妖人号不托，掘秀州城外地，有佛像，建塔其上，倾城信敬。端见揕住曰：如何是佛？不托拟议。端趯之而去。

章丞相子厚请升座，使俞秀老撰疏，叙其事。曰：推倒回头，趯翻不托。七轴之莲经未诵，一声之渔父先闻。端听僧官宣至此，以手耶揄曰：止。乃坐引声吟曰：本是潇湘一钓客，自东自西自南北。大众杂然称善。端顾笑曰：我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下座，子厚留饭，端嗔说偈曰：  
　　章惇章惇，请我看坟。我却吃素，汝却吃荤。  
　　子厚为大笑。时吕太尉吉甫，亦留丹阳，三人者日过从。吉甫诵禅定功德，诸般若中第一。曰：惠卿修之十年，子厚独称锻可忘忧，稽康得仙竟作剑解。端说偈曰：  
　　章公好学仙，吕公好坐禅。徐六喻担板，各自见一边。  
　　闻者传以为笑乐。元祐初，圆照禅师自京师慧林，退归姑苏，见端于甘露，曰：汝非端师子乎？曰：是。圆照戏之曰：村里师子耳。端应声曰：村里师子村里弄，眉毛与眼一齐动。开却口，肚里直笼统。不爱人取奉，直饶弄到帝王宫，也是一场干打哄。圆照粹美，不悟其讥也。

端客无锡，欲归湖，且行江上问：有湖秀便舡乎？篙师曰：我行常润舡也。端欣然曰：亦可，乃附船尾。

高邮秦观少游闻其高道，请升座于广慧，端以手自指曰：天上无双月，人间只一僧。一堂风冷淡，千古意分明。少游首肯之。

端高自称誉，吐语奇怪，逸人也。病牙久不愈，谓众曰：明日迁化去。众以为戏语，请说偈。端索笔大书曰：端师子，太慵懒，未死牙齿先坏烂。二时伴众赴堂，粥饭都赶不辨。如今得死是便宜，长眠百事皆不管。第一不著看官，第二不著吃粥饭。五更遂化，阅世七十二。东吴祠之，以为散圣。  
　　赞曰：予窜海外三年而还，丛林顿衰，耆年物故无余。所至鹤道，人成阡陌。皆饱食游谈，无根而已。喟然长想，如政黄牛、端师子辈，皆三十年前少丛林者，然高风逸韵且尔，况其传法度生者乎？因载两士平生大概，使后之俊流得以览观焉。  
  
　　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二十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言法华。  
  
　　言法华者，莫知其所从来。初见之于景德寺七俱胝院，梵相奇古，直视不瞬，口吻衮衮，不可识。相传言诵法华经，故以为名。时独语笑，多行市里，褰裳而趋。或举手画空，伫立良久。从屠沽游，饮啖无所择。道俗共目为狂僧。

丞相吕许公，问佛法大意。对曰：本来无一物，一味总成真。僧问：世有佛否？对曰：寺里文殊。有问：师凡耶圣耶？举手曰：我不在此住。

至和三年，仁宗始不豫，国嗣未立，天下寒心。谏官范镇首发大义，乞择宗室之贤者使摄储贰，以待皇嗣之生，退居藩服。不然，典宿卫尹京邑，以系天下之望，并州通判司马光亦以为言。凡三上疏，一留中，二付中书。上夜焚香默祷曰：翌日化成殿具斋，虔请法华大士，俯临无却。清旦，上道衣凝立以待，俄驰奏，言法华自右掖门径趍，将至寝殿。侍卫呵止不可，上笑曰：朕请而来也。有顷至，辄升御榻，跏趺而坐，受供讫，将去。上曰：朕以储嗣未立，大臣咸以为言，侵寻晚暮，嗣息有无。法华其一决之。师索笔引纸，连书曰：十三，十三。凡数十行，掷笔无他语。皆莫测其意。其后英宗登极，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，方验前言也。

庆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将化，谓人曰：我从无量劫来，成就逝多国土，分身扬化，今南归矣。语毕，右胁而寂。  
　　赞曰：如来世尊曰：我灭度后，敕诸菩萨，及阿罗汉，应身生彼末法之中，作种种形，度诸轮转。或作沙门、白衣居士、人王宰官、童男童女，如是乃至淫女寡妇、奸偷屠贩，与其同事，称赞佛乘，令其身心，入三摩地。终不自言我真菩萨，真阿罗汉，泄佛密因，轻言末学。唯除命终，阴有遗付。言法华临终乃曰：我从无量劫来，成就逝多国土，分身扬化是也。

　　　　 华严隆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道隆，不知何许人。至和初，游京师，客景德寺。日纵观都市，归尝二鼓。谨门者呵之不悛。一夕还不得入，卧于门之下。仁宗梦至景德寺门，见龙蟠地，惊觉。中夜遣中使往视之，乃一僧熟睡已再鼾，撼之惊矍，问名字归奏。上闻名道隆，乃喜曰：吉征也。明日召至便殿。问宗旨，隆奏对详允。上大悦，有旨馆于大相国寺烧朱院。王公贵人，争先愿见。

隆未漱盥，户外之屦满矣，上以偈句相酬唱，络绎于道。或入对留宿禁中，礼遇特厚。赐号应制明悟禅师。

隆少时师事石门彻禅。师尝问曰：古人云：但得随处安闲，自然合他古辙。虽有此语，疑心未歇如何？彻曰：知有乃可，随处安闲。如人在州县住，或闻或见，千诈百怪，他总将作寻常。不知有而安闲，如人在村落住，有少声色，则惊怪传说。先洞山示众曰：欲知此事，如人家养三儿，以一著州中，一著村中，一著县中。其一用家中财物，其一用外处钱物。有一人不得家中钱物用，亦不得外处钱物用。且道那一个合在州中？那一个合在县中？那一个合在村中？有僧便问：三个莫明轻重否？曰：是。僧曰：如何是此人出身处？曰：知有却不知有，是此人出身处。僧曰：未审此人从今日去也无？曰：亦从今日去。僧曰：恁么则属功也。曰：是。僧曰：唤作什么功？曰：唤作功就之功。僧曰：此人还知有州中人否？曰：知有，始解奉重矣。僧曰：恁么则村中人，全明过也。曰：是。僧曰：如何是此人过处？曰：不知有，唤作闲人，是此人过处。不见先师道：今时学道人，须知有转身处，始得。

隆曰：古人知有，便能如州里人耶？亦须因奉重而至耶？彻曰：洞山曰：向时作么生？奉时作么生？功时作么生？共功时作么生？功功时作么生？时有僧便问：如何是向？曰：吃饭时作么生？又问：如何是奉？曰：背时作么生？又问：如何是功？曰：放下钁头时作么生？又问：如何是共功？曰：不得色。又问：如何是功功？曰：不共。此名功勋五位也。譬如初生鸠儿，毛羽可怜生。久久自能高飞远荡。

隆亲受洞上旨诀，后谒广慧琏禅师，遂为广慧之嗣。皇祐二年，诏庐山僧怀琏至阙，演法于浚苑化成殿。上召隆问话，机锋迅捷。上悦，侍卫皆山呼，隆即奏疏曰：臣本凡庸，混迹市里。夤缘佛法，依近天颜。出入禁廷，恩渥至厚。荐更岁籥，衰病相仍。未甘退于山林，坐贪蒙于雨露。因循至此，愧负在颜。恭惟皇帝陛下，天纵圣神，生知妙道。染为词翰，如日昭回，下饰万物。而臣蒙许赓和，似雾领略，才见一班。人虽不言，臣岂无怍。伏见僧怀琏，比自林薮召至京都，议论得其渊源，词句持出流辈。禁林侍问，秘殿谈禅。臣所不如，举以自代。伏望圣慈，许臣于庐山一小刹，养痾待尽，不胜犬马恋轩之情。取进止疏奏，不许。有旨于曹门外护国寺北，建精舍以居，号华严禅院。隆既得谢事，喜见言色，闲居奇衲，名缁多过从。

有乘侍者，来自大阳，乘后住福严。隆问：在大阳得力句。对曰：明安尝问曰：有一人遍身红烂，卧在荆棘林中，火绕周匝。若亲近得此人，禅门大启。若亲近不得，佛法无灵验。时对曰：六根不具，七识不全者，亲近得此人。明安曰：令渠出来，我要相见。时又答曰：适来无左右只对和尚。安曰：相随来也，即礼拜退。隆曰：若果如此，冷如毛粟，细如冰雪。乘曰：禅师亲见石门，如何却嗣广慧？隆曰：我初见广慧，渠方欲剃发，使我擎橙子来。广慧曰：道者，我有橙子诗，听取。诗曰：放下便平稳。我时便肯伊。

后因叙陈在石门所悟公案，广慧曰：石门所示如百味珍羞，只是饱人不得。后来有一炷香，不欲两头三绪，为伊烧却。乘曰：艺不辜人。

有僧诵琏公诗上问佛偈曰：有节非干竹，三星偃月宫。一人居日下，弗与众人同。隆曰：诸佛说心，为破心相。琏作此偈，虚空钉橛也。乃曰：虚空钉铁橛，平地起骨堆。莫将闲学解，安著佛阶梯。

又见达观颖禅师戏作偈曰：解答诸方语，能吟五字诗。二般俱好艺，只是见钱迟。隆曰：佛法却成戏论。后生无识，递相效学，不可长也。但曰：二般虽杂道，也胜别施为。

有僧曰：洞山宝公讥五祖戒禅师行藏，落人疑似。其至洞山，乃上堂说偈曰：嗟见世聱讹，言清行浊多。若无阎老子，谁人奈你何。隆曰：宝尘行不逊，卖师取名，不可取也。曹溪曰：真实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来说他人短，自短先在我。宝暴其师之失，教谁捡点？凡沙门释子，寂默为要。华严论曰：唯寂唯默，是心造如来之样。不著不恋，是路入法界之辙。宝卖洞山姜，锄双峰地，已为道取笑也。

隆为人宽厚，不矜伐，以真慈普敬行心。殁时年八十余，盛暑安坐七日，手足柔和。全身建塔于寺之东。  
　　赞曰：隆夜卧寺阃之外，朝登秘殿之上。揖让人主，谈出世法，有补宗教。盖所谓有异能解，一世奇禅衲也。殁未五十年，丛林且不闻其名，况机缘语句乎，可为太息。予少时客华严，及见其檀越岑氏之子孙，家藏隆偈稿，并被遇之迹甚详，今追绎，十才得其一二，著于此，以俟知者耳。  
  
　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二十一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慈明禅师。  
  
　　慈明禅师，出全州清湘李氏，讳楚圆。少为书生，年二十二，依城南湘山隐静寺得度。其母有贤行，使之游方。公连眉秀目，颀然丰硕。然忽绳墨，所至为老宿所呵，以为少丛林。公柴崖而笑曰：龙象蹴踏，非驴所堪。尝橐骨董箱，以竹杖荷之，游襄沔间。与守芝、谷泉俱结伴，入洛中。闻汾阳昭禅师，道望为天下第一，决志亲依。

时朝廷方问罪河东，潞泽皆屯重兵，多劝其无行。公不顾，渡大河，登太行，易衣类厮养，窜名火队中，露眠草宿，至龙州，遂造汾阳。昭公壮之。经二年，未许入室。

公诣昭，昭揣其志，必骂诟使令者，或毁诋诸方，及有所训，皆流俗鄙事。一夕诉曰：自至法席已再夏，不蒙指示，但增世俗尘劳念。岁月飘忽，已事不明，失出家之利。语未卒，昭公熟视骂曰：是恶知识，敢裨贩我。怒举杖逐之。公拟伸救，昭公掩其口。公大悟曰：乃知临济道，出常情。服役七年辞去。

依唐明嵩禅师。嵩谓公曰：杨大年内翰，知见高，入道稳实。子不可不见。公乃往见大年。大年问曰：对面不相识，千里却同风。公曰：近奉山门请。大年曰：真个脱空。公曰：前月离唐明。大年曰：适来悔相问。公曰：作家。大年喝之。公曰：恰是。大年复喝。公以手划一划。大年吐舌曰：真是龙象。公曰：是何言欤。大年顾令别点茶曰：元来是家里人。公曰：也不消得。良久又问，如何是圆上座为人句。公曰：切。大年曰：作家，作家。公曰：放内翰二十拄杖。大年拊膝曰：这里是什么处所。公拍掌曰：不得放过。大年大笑。又问：记得唐明悟时因缘否？公曰：唐明闻僧问首山佛法大意。首山曰：楚王城畔水东流。大年曰：只如此语意如何？公曰：水上挂灯毬。大年曰：与么则辜负古人去。公曰：内翰疑则别参。大年曰：三脚虾蟆跳上天。公曰：一任勃跳。大年乃又笑。

馆于斋中，日夕质疑智证。因闻前言往行，恨见之晚。朝中见驸马都尉李公。曰：近得一道人，真西河师子。李公曰：我以拘文，不能就谒奈何。大年默然，归语公曰：李公佛法中人，闻道风远至，有愿见之心，政以法不得，与侍从过从。公黎明谒李公。李公阅谒，使童子问：道得即与上座相见。公曰：今日特来相看。又令童子曰：碑文刊白字，当道种青松。公曰：不因今日节，余日定难逢。童子又出曰：都尉言：与么则与上座相见去也。公曰：脚头脚底。李公乃出，坐定，问曰：我闻西河有金毛师子，是否？公曰：什么处得此消息？李公喝之。公曰：野犴鸣。李公又喝。公曰：恰是。李公大笑。既辞去，问临行一句。公曰：好将息。李公曰：何异诸方？公曰：都尉又作么生？曰：放上座二十拄杖。公曰：专为流通。李公又喝。公曰：瞎。李公曰：好去。公曰：诺，诺。自是往来杨李之门，以法为友。

久之辞还河东。大年曰：有一语，寄唐明。公曰：明月照见夜行人。大年曰：却不相当。公曰：更深犹自可，午后更愁人。大年曰：开宝寺前金刚，近日因什么汗出？公曰：知。大年曰：上座临行，岂无为人句？公曰：重叠关山路。大年曰：与么则随上座去也。公作嘘声。大年曰：真师子儿。

公还唐明，李公遣两僧讯公。公于书尾画双足，写来僧名，以寄之李公。作偈曰：黑毫千里余，金椁示双趺。人天浑莫测，珍重赤须胡。

公以母老南归，至筠州，首众僧于洞山。时聪禅师居焉。先是汾阳谓公曰：我遍参云门尊宿儿孙，特以未见聪为恨。故公依止。又三年，乃游仰山。

杨大年以书抵宜春太守黄宗旦，使请公出世说法。守虚南原致公，公不赴，旋特谒候守，愿行。守问其故。对曰：始为让，今偶欲之耳，守大贤之。住三年，弃去省母。以白金为寿，母诟曰：汝定累我入泥犁中，投诸地。公色不怍，收之辞去。

谒神鼎諲禅师，諲，首山高弟，望尊一时。衲子非人类精奇，无敢登其门者。住山三十年，门弟子气吞诸方。公发长不剪，弊衣楚音。通谒称法侄，一众大笑。諲遣童子问：长老谁之嗣？公仰视屋曰：亲见汾阳来。諲杖而出顾见，顽然问曰：汾州有西河师子，是否？公指其后，绝叫曰：屋倒矣！童子返走，諲回顾相矍铄。公地坐脱只履，而视之。諲老忘所问，又失公所在。公徐起整衣，且行且语曰：见面不如闻名。遂去，諲遣人追之不可。叹曰：汾州乃有此儿耶？公自是名增重丛林。

定林沙门本延有道行，雅为士大夫所信敬。諲见延，称公知见可兴临济。会道吾席虚，延白郡请以公主之。法令整肃，亡躯为法者集焉。示众曰：先宝应曰：第一句荐得，堪与祖佛为师。第二句荐得，堪与人天为师。第三句荐得，自救不了。道吾则不然，第一句荐得，和泥合水。第二句荐得，无绳自缚。第三句荐得，四棱著地。所以道，起也海晏河清，行人避路。住也乾坤失色，日月无光。汝辈向什处出气？良久曰：道吾为汝出气，乃嘘一声，卓拄杖而起。

又曰：道吾打鼓，四大部州同参。拄杖横也，挑挂乾坤大地。钵盂覆也，盖却恒沙世界。且问：汝辈向何处安身立命？若也知之，北俱卢州吃粥吃饭。若也不知，长连床上吃粥吃饭。

后住石霜，当解夏谓众曰：昨日作婴孩，今朝年已老。未明三八九，难踏古皇道。手铄黄河干，脚踢须弥倒。浮生梦幻身，人命久难保。天堂并地狱，皆由心所造。南山北岭松，北岭南山草。一雨润无边，根苗壮枯槁。五湖参学人，但问虚空讨。死脱夏天衫，生著冬月袄。分明无事人，特地生烦恼。喝一喝。

时真点胸者，为善侍者折难，自金銮还。公呵曰：解夏未一月，乃已至此。破坏丛林，有何忙事？真曰：大事未透脱故耳。公曰：汝以何为佛法要切。真曰：无云生岭上，有月落波心。公诟曰：面皱齿豁，犹作此见解。真不敢仰视曰：愿为决之。公曰：汝问我答。真理前语而问之。公曰：无云生岭上，有月落波心。真遂契悟。

住南岳福严，以大法授南禅师，语在南传。僧问：临济两堂首座一日相见，同时喝。临济闻之升座曰：大众要会临济宾主句，问取堂中二禅客。此意如何？公作偈曰：啐啄之机箭柱锋，瞥然宾主当时分。宗师悯物明缁素，北地黄河彻底浑。

又问：赵州勘婆子，师意如何？公亦作偈曰：赵州勘破婆子，叶落便合知秋。天下几多禅客，五湖四海悠悠。明日升座曰：一喝分宾主，照用一时行。要会个中意，日午打三更。遂一喝云：且道是宾是主？还有分得者么？若也分得，朝行三千暮行八百。若也未能，老僧失利。

移住兴化，康定戊寅，李都尉遣使邀公曰：海内法友，唯师与杨大年耳。大年弃我而先，仆年来顿觉衰落，忍死以一见公。仍以书抵潭帅敦遣之。公恻然，与侍者舟而东下。舟中作偈曰：长江行不尽，帝里到何时。既得凉风便，休将橹掉施。道过琅玡，觉禅师出迎，大喜曰：有众之累，不得躬造受曲折，而惠然辱而临之，天赐我也。公为逗留，夜语及并汾旧游。觉曰：近有一老衲至，问其离何所？曰：杨州。问：船来陆来？曰：船来。问：船在何处？曰：岸下。问：不涉程途一句如何道？其僧恚曰：杜撰长老，如麻似粟。遣人追不及，云是举道者。顷在汾州时尚少，举陆沈众中，不及识之。公笑曰：举见处才能自了，而汝堕负，何以为人？觉屏息汗下。

公为作牧童歌。其略曰：回首看，平田阔。四方放去休拦遏。一切无物任意游，要收只把索头拨。小牛儿，顺毛捋。恐上高坡四蹄脱。日已高，休喂草。捏定鼻头无少老。一时牵向圈中眠，和泥看渠东西倒。觉默得其游戏三昧。

至京师，与李公会月余，而李公果殁。临终画一圆相，又作偈献公。偈曰：世界无依，山河匪碍。大海微尘，须弥纳芥。拈起幞头，解下腰带。若觅死生，问取皮袋。公曰：如何是本来佛性？李公曰：今日热如昨日。随声便问：公临行一句作么生？公曰：本来无挂碍，随处任方圆。李公曰：晚来困倦，更不答话。公曰：无佛处作佛。李公于是泊然而逝。

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，闻李公之化，与圆问答，加叹久之。公哭之恸，临圹而别之。有诏赐官舟，南归中途，谓侍者曰：我忽得风痹疾。视之，口吻已喎斜。侍者以足顿地曰：当奈何平生呵佛骂祖，今乃尔。公曰：无忧，为汝正之。以手整之，如故，曰：而今而后，不钝置汝。

遂以明年至兴化。正月初五日，沐浴辞众，跏趺而逝。阅世三十有四，坐夏三十有二。李公之子，铭志其行于兴化，而藏全身于石霜。公平生以事事无碍行心，凡圣所不能测。室中宴坐，横刀水盆之上，旁置草鞋。使来参扣者下语，无有契其机者。又作示徒偈曰：黑黑黑，道道道，明明明，得得得。又冬日榜僧堂，作此字：二二三儿。其下注云。若人识得，不离四威仪中。有首座者，见之谓曰：和尚今日放参。慈明闻而笑之云。  
　　赞曰：有际天之云涛，乃可容吞舟之鱼。有九万里之风，乃可负乖天之翼。三世如来之法印重任也，岂寻常之材可荷檐乎？余观慈明，以英伟绝人之姿，行不缠凡圣之事，谈笑而起临济于将仆，叱吒而死黄龙之偷心。视其施为，不见辙迹，未三世而死为绳墨。谚曰：字经三写，乌焉成马。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  
  
　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二十二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黄龙南禅师  
  
　　禅师章氏，讳惠南，其先信州玉山人也。童龆深沉，有大人相。不茹荤，不嬉戏。年十一弃家，师事怀玉定水院智銮。尝随銮出，道上见祠庙，辄杖击火毁之而去。十九落发，受具足戒。远游至庐山归宗。老宿自宝集众坐，而公却倚宝时时眴之。公自是坐必跏跗，行必直视。

至栖贤依諟禅师。諟莅众进止有律度，公规摸之三季，辞渡淮，依三角澄禅师。澄有时名，一见器许之。及澄移居泐潭，公又与俱。澄使分座接纳矣。而南昌文悦见之，每归卧叹曰：南有道之器也，惜未受本色钳锤耳。

会同游西山，夜语及云门法道。悦曰：澄公虽云门之后，然法道异耳。公问所以异。悦曰：云门如九转丹砂，点铁作金。澄公药汞银，徒可玩。入锻即流去。公怒以枕投之。明日悦谢过，又曰：云门气宇如王，甘死语下乎？澄公有法，受人死语也。死语其能活人哉？即背去，公挽之曰：即如是，谁可汝意者？悦曰：石霜楚圆，手段出诸方。子欲见之，不宜后也。公默计之曰：此行脚大事也。悦师翠岩，而使我见石霜。见之有得，于悦何有哉？即日辨装，中涂闻慈明不事事，慢侮少丛林，乃悔欲无行，留萍乡累日。结伴自攸县登衡岳，寓止福严。老宿号贤叉手者，大阳明安之嗣，命公掌书记。泐潭法侣，闻公不入石霜，遣使来讯。俄贤卒，郡以慈明领福严。公心喜之，且欲观其人，以验悦之言。慈明既至，公望见之。心容俱肃，闻其论，多贬剥诸方，而件件数以为邪解者，皆泐潭密付旨决。气索而归，念悦平日之语，翻然改曰：大丈夫，心膂之间，其可自为疑碍乎。趋诣慈明之室曰：惠南以暗短，望道未见。比闻夜参，如迷行得指南之车。然唯大慈，更施法施，使尽余疑。慈明笑曰：书记已领徒游方，名闻丛林，借有疑，不以衰陋鄙弃。坐而商略，顾不可哉。呼侍者进榻，且使坐。公固辞，哀恳愈切。慈明曰：书记学云门禅，必善其旨。如曰：放洞山三顿棒（云门因洞山守初参次，问曰：近离甚处？山云：查渡。门曰：夏在甚处？山云：湖南报慈。门曰：几时离彼？山云：八月二十五。门曰：放汝三顿棒！山至明日却上问讯：昨日蒙和尚放三顿棒，不知过在甚么处？门曰：饭袋子！江西湖南，便恁么去！山于此大悟。）洞山于时应打，不应打？公曰：应打。慈明色庄而言：闻三顿棒声便是吃棒，则汝自旦及暮，闻鸟鸣鹊噪，钟鱼鼓板之声，亦应吃棒。吃棒何时当已哉？公瞠而却。慈明云：吾始疑不堪汝师，今可矣。即使拜，公拜起。慈明理前语曰：脱如汝会云门意旨。则赵州尝言：台山婆子被我勘破，试指其可勘处。公面热汗下，不知答，趋出。明日诣之，又遭诟骂。公惭见左右，即曰：正以未解，求决耳。骂岂慈悲法施之式？慈明笑曰：是骂耶？公于是默悟其旨。失声曰：泐潭果是死语。献偈曰：杰出丛林是赵州，老婆勘破没来由。而今四海清如镜，行人莫以路为仇。慈明以手点没字顾公。公即易之，而心服其妙密。留月余辞去，时季三十五。

游方广后洞，识泉大道，又同夏。泉凡圣不测，而机辩逸群。拊公背曰：汝脱类汾州，厚自爱。明年游荆州，乃与悦会于金銮。相视一笑曰：我不得友兄及谷泉，安识慈明。是秋北还，独入泐潭。澄公旧好尽矣。自云居游同安，老宿号神立者，察公倦行役。谓曰：吾住山久，无补宗教，敢以院事累子。而郡将雅知公名，从立之请，不得已受之。泐潭遣僧来审，提唱之语，有曰：智海无性，因觉妄以成凡。觉妄元虚，即凡心而见佛。便尔休去，谓同安无折合，随汝颠倒所欲，南斗七、北斗八。僧归举似澄，澄为不怿。俄闻嗣石霜，泐潭法侣多弃去。

住归宗，火一夕而烬，坐抵狱，为吏者百端求其隙，公怡然引咎，不以累人，唯不食而已，久而后释。吏之横逆，公没齿未尝言。住黄檗结庵于溪上，名曰积翠。既而退居曰：吾将老焉。方是时，江湖闽粤之人，闻其风而有在于是者，相与交武，竭蹶于道，唯恐其后。虽优游厌饫，固以为有余者，至则怃然自失，就弟子之列。

南州高士潘兴嗣延之，尝问其故。公曰：父严则子孝。今来之训，后日之范也。譬诸地尔，隆者下之，洼者平之。彼将登于千仞之上，吾亦与之俱。困而极于九困之下，吾亦与之俱。伎之穷，则妄尽而自释也。又曰：姁之妪之，春夏之所以生育也。霜之雪之，秋冬之所以成熟也。吾欲无言，得乎？以佛手、驴脚、生缘三语问学者，莫能契其旨。天下丛林，目为三关。脱有酬者，公无可否。敛目危坐，人莫涯其意。延之又问其故。公曰：已过关者，掉臂径去，安知有关吏？从吏问可否，此未透关者也。

住黄龙，法席之盛，追媲泐潭马祖、百丈大智。熙宁二年三月十七日，馔四祖惠日两专使，会罢起，跏趺寝室前。大众环拥，良久而化。前一日说偈，又七日阇维，得五色舍利。塔于山之前嶂，阅世六十有八，坐五十夏。或云：阅世六十有六，坐三十有七夏。大观四年春，敕谥普觉。  
　　 赞曰：山谷论临济宗旨曰：如汉高之收韩信。附耳语而封王。即卧内而夺印。伪游云梦，而缚以力士。陈狶，而斩之钟室。盖汉高无杀人剑，韩信心亦不死。宗师接人，病多如此。临济宗旨，止要直下分明。钳锤付在嫡子亲孙。予观黄龙，以三关语，锻尽圣凡。盖所谓嫡子亲孙，本色钳锤者也。  
  
　　云峰悦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生徐氏，名文悦，南昌人也。七岁剃发于龙兴寺，短小粹美，有精识。年十九杖策遍游江淮，常默坐下板，念耆宿之语。疑之曰：吾闻临济在黄檗三年，黄檗不识也，陈尊宿者教之，令问佛法大意，三问而三被打，未闻谆谆授之也。至大愚而悟，则为江西宗。耆宿教我，意非徒然。我所欲闻者异耳。

时荆州金銮有善，筠州大愚有芝，悦默欲先往造芝，或不契，则诣荆州。至大愚，见屋老僧残，荒凉如传舍。芝自提笠，日走市井，暮归，闭关高枕。悦无留意，欲装包发去。将发而雨，雨止而芝升座。曰：大家相聚吃茎齑，若唤作一茎齑，入地狱如箭射。下座无他语。悦大骇，夜造丈室。芝曰：来何所求？曰：求佛心法。芝曰：法轮未转，食轮先转，后生趁有色力，何不为众乞饭去？我忍饥不暇，暇为汝说法乎。悦不敢违，即请行。及还自冯川，芝移住西山翠岩，悦又往从之，夜诣丈室。芝曰：又欲求佛心法乎？汝不念乍住，屋壁疏漏，又寒雪？我日夜望汝来为众营炭，我忍寒不能，能为汝说法乎。悦又不敢违，入城营炭，还时维那缺。悦夜造丈室。芝曰：佛法不怕烂却。堂司一职，今以烦汝。悦不得语而出。明日鸣揵椎坚请，悦有难色，拜起欲弃去。业已勤劳，久因中止，然恨芝不去心。地坐后架，架下束破桶盆，自架而堕，忽开悟，顿见芝从前用处。走搭伽梨，上寝堂。芝迎笑曰：维那且喜，大事了毕。悦再拜汗下，不及吐一词而去。服勤八年，而芝没。

东游三吴，所至丛林改观，雪窦显禅师尤敬畏之。每集众茶，横设特榻，示礼异之。闻南禅师住同安，自三衢入鄱阳，来归谒古塔主。遂首众僧于芝山。南禅师遣使迎之，又首众僧于同安。久之南昌移文，请住翠岩。方至，首座出迓问曰：德山宗乘即不问，如何是临济大用？悦厉语曰：汝甚处去来？首座拟对，悦掌之。又拟申语，悦喝曰：领众归去。于是一众畏仰。

示众曰：昔年曾到，今日复来。非惟人事重荣，抑亦林泉增气。且道如何是不伤物义一句？良久曰：天高东南，地倾西北。问僧曰：汾州言：识得拄杖子，行脚事毕。举杖曰：此是拄杖子，阿那个是行脚事？僧无对。悦荷之曰：直入千峰万峰去。

又问僧：盘山言：似地擎山，不知山之孤峻。如石含玉，不知玉之无瑕。如何？僧无对。悦曰：似地擎山，如石含玉，从何得此消息耶？

住山俭约，躬自力田。田夫夜穴塍窃水，悦遣两力逻得之。田夫窘，推甲堕水，视之已死。乙走白县，吏来验，则甲盖诈也，抵狱坐，使之当著缝掖。龙兴一老僧以医出入府中，夜闻往，恳白府坐曰：如悦者，佛法龙象也，岂宜使出丛林耶？府坐曰：法如是，奈何。以度牒付之，悦得以夜驰，依吉州禾山。

山中有忌之者，将不利于悦。悦又造南岳，依承天勤禅师。十年不出户，道遂大显著，学者归心焉。乃出住法轮，给舂监刈，皆自董之。见挟幞负包而至者，则容喜之。见荷担者，颦頞曰：未也，更三十年跨马行脚也。

悦与潭州兴化铣禅师友善，铣住持久，老于迎送，悦屡劝其弃之，归林下。铣不果，一日送客，堕马损臂，以书诉于悦。悦以偈答之曰：大悲菩萨有千手，大丈夫儿谁不有。兴化和尚折一枝，只得九百九十九。铣笑曰：负负无可言。俄迁住云峰，嘉祐七年七月八日，升座辞众，说偈曰：  
　　住世六十六年，为僧五十九夏。禅流若问旨皈，鼻孔大头向下。遂泊然而化，阇维得五色舍利，塔于禹溪之北。  
　　赞曰：黄檗大用，如涂毒鼓，尝挝之而死临济。置之二百年矣，芝公又一挝之而死云峰。余读其语句，如青山白云，开遮自在。碧潭明月，捞漉方知。至其发积翠以见慈明，发晦堂以见积翠，至公法道，则有大愚陈睦州之韵。呜呼！丛林方叹其不肯低手，故嗣之者无闻，是何足以知悦哉？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二十三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黄龙宝觉心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出于邬氏，讳祖心，南雄始兴人也。少为书生有声，年十九而目盲。父母许以出家，辄复见物。乃往依龙山寺沙门惠全，明年试经业，而公独献诗，得奏名。剃发，继住受业院。不奉戒律，且逢横逆。于是弃之入丛林，谒云峰悦禅师。留止三年，难其孤硬，告悦将去。

悦曰：必往依黄檗南公。公至黄檗四年，知有而机不发，又辞而上云峰，会悦谢世。因就止石霜，无所参决。试阅传灯，至僧问多福禅师曰：如何是多福一丛竹？福曰：一茎两茎斜。僧曰：不会。福曰：三茎四茎曲。此时顿觉亲见二师。

径归黄檗，方展坐具。南公曰：子入吾室矣。公亦踊跃自喜，即应曰：大事本来如是。和尚何用教人看话下语，百计搜寻？南公曰：若不令汝如此究寻，到无用心处，自见自肯，吾即埋没汝也。公从容游泳，陆沈众中，时时往决云门语句。南公曰：知是般事便休。汝用许多工夫作么？公曰：不然，但有纤疑在，不到无学，安能七纵八横，天回地转哉。南公肯之。

已而往翠岩真禅师，真与语，大奇之。依止二年，而真殁。乃还黄檗。南公使分座令接纳。后来南公迁住黄龙，公往谒泐潭月禅师。月以经论精义入神，闻诸方同列笑之，以谓：政不自歇去耳，乃下乔木入幽谷乎。公曰：彼以有得之得，护前遮后。我以无学之学，朝宗百川。

中以小疾医寓漳江，转运判官夏倚公立，雅意禅学，见杨杰次公，而叹曰：吾至江西，恨未识南公。次公曰：有心上座在漳江。公能自屈，不待见南也。公立见公剧谈，神思倾豁，至论肇论会万物为自已者，及情与无情共一体，时有狗卧香卓下。公以压尺击狗，又击香卓曰：狗有情即去，香卓无情自住。情与无情如何得成一体？公立不能对。公曰：才入思惟，便成剩法。何曾会万物为自已哉？

又尝与僧论维摩曰：三万二千师子宝座，入毗耶小室，何故不碍？为是维摩所现神力耶？为别假异术耶？夫难信之法，故现此瑞。有能信者，始知本来自有之物，何故复令更信？曰：若无信入，小必妨大。虽然既有信法，从何而起耶？又作偈曰：  
楼阁门前才敛念，不须弹指早开扃。善财一去无消息，门外春来草自青。其指法亲切，方便妙密，多类此。

南公入灭，公继住持十有二年。然性真率，不乐从事于务，五求解去，乃得谢事闲居，而学者益亲。

谢景温师直，守潭州，虚大沩以致公，三辞不往。又嘱江西转运判官彭汝砺器资，请所以不赴长沙之意。公曰：愿见谢公，不愿领大沩也。马祖百丈已前无住持事，道人相寻于空闲寂寞之滨而已。其后虽有住持，王臣尊礼，为天人师。今则不然，挂名官府，如有户藉之民，直遣伍伯追呼之耳。此岂可复为也？师直闻之，不敢以院事屈，愿一见之。公至长沙，师直愿受法训。公为举其纲，其言光明广大，如青天白日之易识。

其略曰：三乘十二分教，还同说食示人。食味既因他说，其食要在自已亲尝。既自亲尝，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，是咸是淡。达磨西来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亦复如是。真性既因文字而显，要在自已亲见。若能亲见，便能了知目前是真是妄，是生是死。既能了知真妄生死，返观一切语言文字，皆是表显之说，都无实义。如今不了，病在甚处？病在见闻觉知为不如实知真际所诣，认此见闻觉知为自所见，殊不知此见闻觉知，皆因前尘而有分别。若无前尘境界，即此见闻觉知还同龟毛兔角，并无所归。师直闻所未闻。

又答韩侍郎宗古问曰：承谕昔时开悟，旷然无疑，但无始已来习气未能顿尽。然心外无剩法者，不知烦恼习气是何物，而欲尽之？若起此心，翻成认贼为子也。从上以来，但有言说，乃至随病设药，纵有烦恼习气，但以如来知见治之。皆是善权方便，诱引之说。若是定有习气可治，却是心外有法而可尽之。譬如灵龟曳尾于涂，拂迹迹生，可谓将心用心，转见病深。苟能明心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心法既无，更欲教谁顿尽耶？

公以生长极南，少以宏法，栖息山林。方太平时代，欲观光京师，以饯余年。乃至京师，驸马都尉王诜晋卿尽礼迎之，庵于国门之外。久之南还，再游庐山。彭器资之守九江，公见之，器资从容问公：人临命终时，有旨决乎。公曰：有之。曰：愿闻其说。公曰：待器资死即说。器资起增敬曰：此事须是和尚始得。盖于四方公卿，合则千里应之，不合则数舍亦不往。

有偈曰：不住唐朝寺，闲为宋地僧。生涯三事衲，故旧一枝藤。乞食随缘去，逢山任意登。相逢莫相笑，不是岭南能。  
　　可以想见公人物。黄龙南公，道貌德威，极难亲附，虽老于丛林者，见之汗下。公之造前，意甚闲暇。终日语笑，师资相忘。四十年间，士大夫闻其风而开发者众矣。惟其善巧无方，普慈不间。人未之见，或慢谤，承颜接辞，无不服膺。

公既腊高，益移庵深入，栈绝学者，又二十余年。以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殁，阅世七十有六，坐五十有五夏。赐号宝觉，葬于南公塔之东，号双塔。有得法上首惟清，自有传。  
　　赞曰：公于南公圆寂之日，作偈曰：昔人去时是今日，今日依前人不来。今既不来昔不往，白云流水空徘徊。谁云秤尺平，直中还有曲。谁云物理齐，种麻还得粟。可怜驰逐天下人，六六元来三十六。追玩南公曰：随汝颠倒所欲，南斗七、北斗八之语，此老为克家之子。呜呼！陨此伟人，世间眼灭。惟此未尝不心折，读其陈迹，尚若雨霁之夕，望东南之月，皎然万星之中，忘其身在唾雾间也。  
  
　　　　 泐潭真净文禅师。  
  
　　真净和尚，出于陕府阌乡郑氏，郑族世多名卿。师生而杰异。幼孤，事后母至孝。失爱于母，数困辱之。父老悲之，使游学四方。至复州北塔，闻耆宿广公说法，感泣裂缝掖，而师事之。故北塔以克文名之。年二十五，试所习，剃发，受具足戒，学经论无不臻妙，夺京洛讲席，自为主客，而发奥义者数矣。

经行龙门殿庑间，见塑比丘像，冥目如在定。师幡然自失，谓其伴曰：我所负者，如吴道子画人物，虽尽妙，然非活者。于是弃去曰：吾将南游观道焉。

所至辩论倾其坐，人指目以为饱参。治平二年夏，坐于大沩。夜闻僧诵云门语，曰：佛法如水中月，是否？曰：清波无透路。豁然大悟。时南禅师在积翠，师造焉。南公问：从什么处来？对曰：沩山。南曰：恰值老僧不在。进曰：未审向什么处去？南曰：天台普请，南岳云游。曰：若然者，学人亦得自在去也。南公曰：脚下鞋是何处得来？曰：庐山七百钱唱得。南公曰：何曾自在。师指曰：何曾不自在耶？南公骇异之。

于时洪英首座，机锋不可触，与师齐名，英邵武人。众中号英邵武，文关西。久之辞去，寓止翠岩顺禅师。顺曰：子种性迈往，而契悟广大。临济欲仆，子力能支之，厚自爱。南公住黄龙，师复往焉。南公曰：适令侍者卷帘，问：渠卷起帘时如何？曰：照见天下。放下帘时如何？曰：水泄不通。不卷不放时如何？侍者无语，汝作么生。师曰：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。南公厉曰：关西人，果无头脑。乃顾旁僧，师指之曰：只这僧也未梦见。南公大笑。自是门下号伟异博大者，见之詟缩。

南公入灭，南游衡岳，还首众僧于仰山。熙宁五年，至高安，太守钱公弋，先候之。师复谒，有獒逸出屏间，师方趋逆之，少避乃进。钱公嘲曰：禅者固能教诲蛇虎，乃畏狗乎？师曰：易伏隈岩虎，难降护宅龙。钱公叹曰：人不可虚有名。

住洞山圣寿两刹，十有二年，谢事东游三吴，至金陵。时舒王食官使禄，居定林，闻师至，倒屣出迎。王问：诸经皆首标时处，圆觉经独不然，何也？师曰：顿乘所演，直示众生，日用现前，不属今古。只今老僧与相公，同入大光明藏，游戏三昧，互为宾主，非干时处。又问：经曰：一切众生皆证圆觉，而圭峰以证为具。谓译者之讹，如何？对曰：圆觉如可改，维摩亦可改也。维摩岂不曰：亦不灭受而取证。夫不灭受蕴而取证者，与皆证圆觉之意同。盖众生现行无明，即是如来根本大智。圭峰之言非是。舒王大悦，称赏者累日。施其第为寺，以延师为开山第一祖。舒王以师道行，闻神考，诏赐号真净。

未几，厌烦阓，还高安，庵于九峰之下，名曰投老。学者自远而至，六年而移住归宗。又二年，张丞相时由左司，谪金陵酒官，起帅南昌。过庐山，见师康强，尽礼力致之，以居泐潭，俄退居云庵。

以崇宁元年十月旦日示疾，十五日疾愈，料理平生玩好道具，件件疏之，散诸门弟子。十六日中夜，沐浴更衣跏趺。众请说法。师笑曰：今年七十八，四大相离别。火风既分散，临行休更说。遗诫皆宗门大事，不及其私。言卒而寂。

又七日阇维，五色成焰，白光上腾。烟所及，皆成舍利。道俗千余人皆得之。分建塔于泐潭宝莲峰之下，洞山留云洞之北。  
　　赞曰：云庵以天纵之姿，不由师训，自然得道。特定宗旨于黄龙而已。其沮坏义学，剖发幽翳，以乐说之辨，洗光佛日。使舒王敬诚心服，至献名于天子，施第为宝坊，道显著矣。然犹掉头不顾，甘自放于万壑千岩之间，究观施设，其心不肯。后滆山曹溪，盖一代宗师之典型，后来衲子模楷也。  
  
　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二十四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仰山伟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行伟，生于氏，大名人也。幼寡笑语，颓然地坐终日。伏犀插额，眉目疏秀，人皆异之。年十九，游京师，闻宝相寺大乘师方益有鉴裁，谒之。益曰：君风神不凡，然非凌烟麒麟所宜置。正当袒肩荷担如来，乃称耳。伟欣然曰：此吾心也，愿执役扫除。益以讲学聚徒，伟甘勤力，挽车运粟，破薪佐炊，无所不为者，十三年，乃剃落受具。

辞益经行诸方，益令入洛，遂受贤首教于太三藏，成名继其席，常千人，讲无定居。

南游，门弟子有愿随者，伟不却。至淮上，所至禅林，盛藉藉闻宗师名，心怪之。馆淮山古寺，见昔同学法亮黪衲勃窣，高其衣裙，布缠两胫。惊曰：亮亦逃矣。呼俱行者，聚观太息。亮笑叙寒温而已。伟问曰：汝今称禅者，禅宗奥义语我来。亮曰：待我死后，为汝敷说。伟曰：狂耶？亮曰：我狂已息，汝今方炽。即趋去。伟谓其属曰：亮闻见淹博，知法解义倍我，今甘尔禅家，必有长处。乃独行诣黄檗，谒南禅师，依止二年。每造室，南公必敛目。良久乃语。伟曰：和尚见行伟必合眼，何耶？曰：麻谷见良遂来，荷锄锄草。良遂有悟处。我见汝来，但闲闭目。汝虽无悟，然且有疑，尚亦可在。伟滋不晓。时泐潭月禅师与南公同坐夏积翠，月以经论有声，伟尝侍座，听其谈论。因读小释迦（仰山慧寂）传曰：韦尚书问仰山寂公禅师：寻常如何接人？寂曰：僧来必问：来为何事？曰：来亲觐。又问：还见老僧否？曰：见。又问：老僧何似驴？僧未有酬者。韦曰：若言见，争奈驴。若言不见，今礼觐谁。以此故难答。寂曰：无人如尚书辩析者耳。月公称善，伟亦以为然。南公独曰：沩仰宗枝不到今者，病在此耳。伟日夜究思，不悟其意。

将治行而西，卜庵嵩少之下，为粥饭僧。夜与一僧同侍座。僧问：法华经言：得解一切众生语言陀罗尼。何等语是陀罗尼？南公顾香炉，僧即引手，候火有无。无火，又就添以炷香。仍依位而立。南公笑曰：是此陀罗尼。伟惊喜，进曰：如何解？南公令僧且去。僧揭帘趋出。南公曰：若不解，争能与么？伟方有省。

伟律身甚严，燕坐忘夜旦，占一室，谢绝交游。有过伟者，虚己座以延之，躬起炷香，叉手而立。南公闻之，以为大绝物，非和光同尘之义，面诫之。对曰：道业未辨，岁月如流。大根器如云门赵州犹曰：我惟粥饭二时是杂用心。又曰：我岂有工夫闲处用。矧行伟根性，日劫相倍者，宁暇囿世情，事清谈，谀悦人？增我相乎！南公贤之。

熙宁二年，南公殁于黄龙，江西使者檄宜春，厚礼致，以居仰山。未期年，法席冠江淮。平昔同参，知名者皆集，道俗尊事之，谓之后身通智。性刚，莅事有法度，俾某人职某事，莫敢违者。尝遣化十二辈，伟以其名付维那，使明日俱来，受曲折。及会茶，辄失一人。伟问为谁？曰：随州永泰。伟方经营中，首座曰：泰游山去。请以他僧备员，伟然之。俄有告者曰：泰实在，首座匿之，以欺众耳。伟色庄使搜得之。泰自陈怯弱，惧失所受事。首座实不知也。伟令击钟，集众白曰：首座已分座授道，又老师所赏识，昧心罔众，他人犹不可为，乃甘自破坏乎？首座屏息受罚，俱永泰者出院。诸方伏其公。泰后嗣其法，住黄檗山。首座住沩山，嗣黄龙。

伟夏夜坐深林，袒以食蚊蚋，会肠毒作，十日不愈。以刀绝之尺许，血流不止。门人泣曰：师独奈何不少忍。曰：为其障我行道。蒲伏床上，无所利于物，得死不愈于生乎？

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说偈而化。后三日阇维，得五色舍利，骨石栓索勾连，塔于寺之东。阅世六十三，坐三十三夏。  
　　赞曰：法句经言：若起精进心，是妄非精进。观伟施为，宜若起心者何哉？永嘉曰：昼夜精勤，恐缘差故。不惜身命，以知恩故。伟方畏缘差，负法道之恩，引云门赵州，以自较渠。恤是真是妄哉，非志列秋霜，何以若此耶？  
  
　　　　 东林照觉总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常总，剑州尤溪施氏。母梦男子，颀然色如金，握白芙蓉三柄，以授之。但一柄得，余委地。觉而娠，后诞三子，伯仲皆不育，总其季也。

年十一，依宝云寺文兆法师出家，又八年落发，诣建州大中寺契思律师受具。神观秀异，鸾翔虎视。威掩万僧，伟如也。

初至吉州禾山，依禅智材公。材有人望，厚礼延之不留。闻南禅师之风，辞材至归宗。久之无所得而去。归宗寺火，南公迁石门南塔，又往从之。及南公自石门而迁黄檗积翠，自积翠而迁黄龙，总皆在焉。二十年之间，凡七往返。南公佳其勤劳，称于众。总自负密受大法旨决，志将大掖临济之宗，名声益远，丛林争追崇之。

南公殁，哭之不成声，恋恋不忍去。明年洪州太守荣公修撰，请住泐潭。其徒相语曰：马祖再来也。道俗争先愿见。

元丰三年诏，革江州东林律居为禅席，观文殿学士王公韶，出守南昌，欲延宝觉禅师心公。宝觉举总自代。总知宵遁，去千余里。王公檄诸郡，期必得之。竟得之新淦殊山穷谷中，遂应命。其徒又相语曰：远公尝有谶记曰：吾灭七百年后，有肉身大士，革吾道场。今符其语矣。

总之名，遂闻天子，有诏住相国智海禅院，总固称山野老病，不能奉诏。然州郡敦遣急于星火，其徒又相语曰：聪明泉者，适自涸矣。远公所酌之泉，在方丈之西也。凡两月而得旨，如所乞。就赐紫伽梨，号广惠。其徒又相语曰：聪明泉复涌沸矣。元祐三年，徐国王奏，号照觉禅师。

总于衲子有大缘，槌拂之下，众盈七百。总尝燕坐，私相告曰：方丈夜有白光，天香郁然。其得众心如此。山门遣化，多边徼瘴雾处，有死于其所者，总必泣，设位祭奠，尽礼荐拔。以故人人感动。

罗汉系南禅师，祐公之子，有禅学，未为丛林所信，至东林，总大钟横撞，万指出迎于清溪之上。于是诸方传之，号小南，其成就后学又如此。总住持十二年，厦屋崇成，金碧照烟云，如夜摩睹史之宫，从天而堕。天下学者，从风而靡。丛席之盛，近世所未有也。

六年八月示疾，九月二十九日浴罢安坐，泊然而寂。十月八日全身葬于雁门塔之东，阅世六十七，坐四十九夏。  
　　赞曰：予尝游东林，览观太息，念其创之功，丛林之盛，非愿力大士，莫能为之也。东坡词曰：堂堂总公，僧中之龙。呼吸为云，噫欠为风。是事且止，聊观其一戏，盖将谈笑不起于座，而化庐山之下，为梵释龙天之宫，渠不信夫。  
  
　　　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二十五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大沩真如哲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慕哲，出于临川闻氏。闻族寒，哲又幼孤，去依建昌永安圆觉律师，为童子。试所习，得度具戒。为人刚简，有高识，以荷法为志，以精严律身。翠岩真禅师游方时，哲能识之，真好暴所长以盖人，号真点胸，所至犯众怒，非笑之，哲与之周旋二十年。虽群居，不敢失礼。真住两刹，哲阴相之，成法席。有来学者，且令见哲侍者。谓人曰：三十年后，哲其大作佛事。真殁，塔于西山。心丧三年，乃去依止黄檗，遂游湘中。一钵云行，鸟飞去留，为丛林重轻。

谢师直守潭州，闻其风而悦之，不可致。会岳麓法席虚，尽礼迎以为出世，累日而后就。俄迁住大沩，众二千指，无所约束，人人自律。唯粥罢，受门弟子问道，谓之入室。斋罢必会大众茶，诸方才月一再，而哲讲之无虚日。放参罢，哲自役作使，令者在侧如路人。晨香夕灯，十有四年。夜礼拜，持茅视殿庑灯火。倦则以帔蒙首，假寐三圣堂。初犹浴，至老，不浴者十余年。

绍圣元年有诏，住大相国寺智海禅院。京师士大夫想见风裁，丛林以哲静退，以畏烦闹，不敢必其来。哲受诏欣然，俱数衲子至。解包之日，倾都来观，至谓一佛出世。院窄而僧日增，无以容，则相枕地卧。有请限之者，哲曰：僧，佛祖所自出，厌僧厌佛祖也。安有名为传法而厌佛祖乎？汝安得不祥之言哉？

哲爱人以德，事不合，必面折之。说法少缘饰，贵贱一目。问学者：赵州洗钵话，上人如何会？僧拟对，哲以手托之曰：歇去。自其分座接纳，至终未尝换机。

明年十月初八日，无疾说偈，与众别。良久遂化。阇维得舍利，大如豆，光洁明彻。目睛齿爪，皆不坏。门弟子分塔沩山、京师两处。  
　　赞曰：真如平生，以身为舌，说比丘事。及其霜露果熟，则众圣推出。予观其潜行密用，于山间树下，至于死生之际，奇瑞之验。乃在或天子之都，其亦乘愿力而至者耶。  
  
　　云居祐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元祐，王氏，信州上饶人也。年十三，师事博山承天沙门齐晟。二十四得度具戒。时南禅师在黄檗，即往依之，十余年，智辩自将，气出流辈。众以是悦之少，然祐不恤也。

南公殁，去游湘中，庐于衡岳马祖故基。衲子追随，声重荆楚间。谢师直守潭州，欲禅道林之律居，尽礼致祐，为第一世。祐欣然肯来，道林蜂房蚁穴，间见层出。像设之多，冠于湘西。祐夷廓之为虚堂，为禅室，以会四海之学者。役夫不敢坏像设，祐自锄弃诸江曰：昔本不成，今安得坏。吾法尚无凡情，存圣解乎？六年而殿阁崇成。弃之去游庐山。南康太守陆公畤，请住玉涧寺。徐王闻其名，奏赐紫方袍。祐作偈辞之曰：  
　　为僧六十鬓先华，无补空门愧出家。愿乞封迥礼部牒，免辜庐老衲袈裟。  
　　人问其故，祐曰：人主之恩而王者之施，非敢辞以近名也。但以法未等耳。昔惠满不受宿请，曰：天下无僧，乃受汝供。满何人哉？

王安上者舒王之弟，问法于祐，以云居延之。祐曰：为携此骨，归葬峰顶耳。登舆而去。疾诸方死必塔者，曰：山川有限，僧死无穷。它日塔将无所容。于是于开山宏觉塔之东作卵塔，曰：凡住持者，非生身不坏，火浴雨舍利者，皆以骨石填于此。其西又作卵塔曰：凡僧化，皆以骨石填于此。谓之三塔。

绍圣二年七月七日，夜集众说偈而化。时秋暑方炽，而颜如生。阇维得五色舍利，有光吞饮映夺，久乃灭。山林忽皆华白。阅世六十有六，坐四十有二夏。祐清臞，发白不剪，风度英特，说法好讥呵诸方，雅自称王祐上座云。  
　　赞曰：余少时游庐山，谒公于玉涧道林堂。是时公方病起，扶杖出，依绳床，瘦骨尽露，神观超诣，如世所画须菩提。所示数语，皆可诵。呜呼！今无复见此老矣。其所施为，补丛林甚多，特载其一二，矫蔽彰著者，以激后学云。  
  
　　　　 隆庆闲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庆闲，福州古田卓氏子也。母梦胡僧授以明珠，吞之而娠。及生，白光照室。幼不近酒胾。年十一，事建州升山沙门德圆。十七得度，二十远游。性纯至，无所嗜好。唯道是究。貌丰硕，寡言语。所至自处，罕与人接。有即之者，一举手而去。以殳事南禅师，南公钟爱之。

时与翠岩顺公同在黄檗，顺时时诘问闲，闲横机无所让。顺诉于南公曰：闲轻易，且语未辩触净。南公曰：法如是，以情求闲，乃成是非，其可哉？闲尝问南公：文首座即云庵也，何如在黄檗时？南公曰：渠在黄檗时，如人暴富，用钱如粪土。尔来如数世富人，一钱不虚用。

南公尝以事至双岭，闲自翠岩来上谒。南公问：什么处来？对曰：百丈来。又问：几时离？对曰：正月十三日。南公曰：脚跟好痛与三十棒。对曰：非但三十棒。南公喝曰：许多时行脚，无点气息。对曰：百千诸佛，亦乃如是。曰：汝与么来，何曾有纤毫到诸佛境界？对曰：诸佛未必到庆闲境界。又问：如何是汝生缘处？对曰：早晨吃白粥，至今又觉饥。又问：我手何似佛手？对曰：月下弄琵琶。又问：我脚何似驴脚？对曰：鹭鸶立雪非同色。南公咨嗟而视曰：汝剃除须发，当为何事耶？对曰：只要无事。曰：与么则数声清磬是非外，一个闲人天地间也。闲曰：是何言欤。曰：伶利衲子。闲曰：也不消得。南公曰：此间有辩上座者，汝著精彩。对曰：他有什么长处？曰：他拊汝背一下，又如何？闲曰：作什么？曰：也展两手。闲曰：甚处学得这虚头来。南公大笑，闲却展两手。南公喝之。又问：拢拢松松，两人共一碗。作么生会？对曰：百杂碎。曰：尽大地是个须弥山，提来掌中，汝又作么生会？对曰：两重公案。南公曰：这里从汝胡言汉语，若到同安，如何过得？

时英邵武在同安作首座，闲欲往见之。对曰：渠也须到这个田地始得。曰：忽被渠指火炉曰：这个是黑漆火炉，那个是黑漆香卓？甚处是不到处？对曰：庆闲面前，且从恁么说话。若是别人，笑和尚去。南公拍一拍，闲便喝。

明日同看僧堂。曰：好僧堂。对曰：极好工夫。曰：好在甚处？对曰：一梁拄一柱。曰：此未是好处。闲曰：和尚又作么生？南公以手指曰：这柱得与么圆，那枋得与么匾。对曰：人天大善知识，须是和尚始得。即趋去，明日侍立。乃问：得坐披衣，向后如何施设？闲曰：遇方即方，遇圆即圆。曰：汝与么说话，犹带唇么在。对曰：庆闲即与么，和尚又作么生？曰：近前来，为汝说。闲抚掌云：三十年用底，今朝捉败。南公大笑云：一等是精灵。

南公在时，学者已争归之。及殁，庐陵太守张公鉴，请居隆庆。未期年，钟陵太守王公韶，请居龙泉。不逾年，以病求去。庐陵道俗，闻其弃龙泉也，舟载而归。居隆庆之西堂，事之益笃。

元丰四年三月七日，告众将入灭，说偈乃入浴。浴出裸坐，方以巾搭膝而化，神色不变。为著衣，手足和柔，发剃而复出。太守来观，愿留全身。而僧利俨曰：遗言令化阇维。薪尽火灭，跏趺不散。以油沃薪，益之乃化。是日云起风作，飞瓦折木，烟气所至，东西南北，四十里。凡草木沙砾之间，皆得舍利如金色，碎之如金沙。道俗购以金钱，细民拾而鬻之，数日不绝。计其所获，几数斛。阅世五十有五，坐三十有六夏。

初苏辙子由，欲为作记，而疑其事，方卧痁梦，有呵者曰：闲师事何疑哉？疑即病矣。子由梦中作数百言，甚隽伟。而其铭略曰：稽首三界尊，闲师不止此。愍世狭劣故，聊示其小者。子由其知言哉。  
　　赞曰：潜庵为余言，闲为人气刚而语急，尝同宿见其坐，而假寐。梦语衮衮，而领略识之，皆古衲机缘。初以为适然，已而每每连榻，莫不尔。盖其款诚于道，精一如此。唐道氲讥明皇曩于般若，闻薰不一，而沈忨想，自起现行。闲之去留，践履之验，非闻熏不一者也。  
  
　　　　 云盖智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守智，生于剑州龙津陈氏。幼依剑浦林重院沙门某，为童子。年二十三得度。受具于建州开元寺。初出岭，至豫章，谒大宁宽禅师。时法昌遇公，方韬藏西山。智闻其饱参，诣之。至双岭寺，寺屋多僧少，草棘满庭，山雪未消。智见一室邃僻，试揭帘。闻叱诟曰：谁故出我烟？盖遇方附湿薪火，藉烟为暖耳。智反走，遇呼曰：来！汝何所来？对曰：大宁。又问：三门夜来倒，知否？智愕曰：不知。遇曰：吴中石佛，大有人不曾得见。智不敢犯其词，知其为遇也。乃敷坐具，愿亲炙之。

遇使往谒真点胸，久之无大省发，然勤苦不费剪爪之功。及谒南禅师于积翠，依止五年。又见英邵武于同安。南公殁，南游，首众僧于石霜。谢师直闻其名，以书抵智曰：果游岳道由长沙，幸屈临庶款晤。师当恕其方以官守，不当罪其坐致也。智过师直，师直问曰：庞居士问马大师无弦琴因缘，记得否？智曰：记得。师直曰：庞公曰：弄巧成拙，是宾家是主家？智笑指师直曰：弄巧成拙。师直喜之。

出世住道吾，俄迁住云盖十年。疾禅林便软暖，道心澹泊，来参者，掉头不纳。元祐六年，退居西堂，闭户三十年。湘中衲子，闻其接纳，容入室，则堂室为满。智为人耐枯淡，日犹荷锄理蔬圃，至老不衰。

政和四年，年九十矣。潭帅周穜仁熟遣长沙令佐诣山请供，智以老辞。令佐固邀曰：太守以职事，不得入山，遣属吏来迎，意勤乃不往，贻山门之咎。智登舆而至。入开福，斋罢鸣鼓。智问其故。曰：请师住持此院。智心知堕其计，不得辞乃受之。

明年三月七日，或云七月七日，升座说偈曰：  
　　未出世，头似马杓。出世后，口如驴觜。百年终须自坏，一任天下卜度。归方丈安坐，良久乃化。阇维得五色舍利，经旬，细民拨灰，烬中犹得之。坐六十六夏。  
　　赞曰：余至云盖，依止之二年，详闻黄檗翠岩故时事。曰：南公住黄龙，天下有志学道者皆集，南公视之犹不怿。从容问其意。曰：我见慈明时，座下虽众不多，然皆堂堂龙象。今例寒酸，不上人眼。佛法盛衰，自今日始也。云盖今又老矣。丛林去南公已五十年，当时号寒酸者，亦不可见。余因传其平生，感之遂并记。  
  
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二十六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圆通讷禅师。  
  
　　禅师名居讷，字中敏，出于蹇氏。梓州中江人。生而英特，读书过目成诵。年十一去，依汉州什邡竹林寺元昉。十七试法华得度，受具于颖真律师。以讲学冠两川，耆年多下之。会有禅者自南方还，称祖道被天下。马大师什邡人，应般若多罗谶，蜀之豪俊以经论闻者，如亮公，而亮弃徒隐西山。如鉴公，而鉴焚疏钞，称滴水莫敌巨海。讷怃然良久曰：汝知其说乎？禅者曰：我不能知也。子欲知之，何惜一往。讷于是出蜀，放浪荆楚。屡阅寒暑，迄无所得。

西至襄州洞山，留止十年。读华严论，至曰：须弥在大海中，高八万四千由旬，非手足攀揽可及。以明八万四千尘劳山，住烦恼大海。众生有能于一切法，无思无为，即烦恼自然枯竭。尘劳成一切智之山，烦恼成一切智之海。若更起心思虑，即有攀缘，即尘劳愈高，烦恼愈深，不能以至诸佛智顶也。三复之叹曰：石巩云无下手处，而马祖曰：旷劫无明，今日一切消灭，非虚语也。

后游庐山，道价日增。南康太守程师孟请住皈宗，遂嗣荣禅师，又住圆通。仁宗皇帝闻其名。皇祐初，诏住十方净因禅院。讷称目疾，不能奉诏。有旨令举自代，遂举僧怀琏禅学精深，在居讷之右。于是诏琏，琏至引对。问佛法大意，称旨。

天下贤讷知人，讷临众简严，不妄言笑。尝习定初，叉手自如。中夜渐升至膺，侍者每视，以候鸡鸣，其精进如此。住持二十年。移住四祖开元两刹。所至丛林，号称第一。既老休居于宝积岩。

熙宁四年三月十六日，无疾而化。阅世六十有二，坐四十有五夏。欧阳文忠公，贬异立教者，独尊敬讷，与贤良苏洵明允游，相好云。  
　　赞曰：法道陵迟，沙门交士大夫，未尝得预下士之礼，津津喜见眉目。讷却万乘之诏，而以弟子行。其尊法有体，超越两远。观其标致，可讽后学。至于临众，造次不忘自治。在易家人，上九有孚，威如终吉。象曰：威如之吉，反身之谓也。  
  
　　　　 净因臻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道臻，字伯祥，福州古田戴氏子也，幼不茹荤。十四岁去上生院，持头陀行。又六年，为大僧。阅大小经论，置不读。曰：此方便说耳。即持一钵，走江淮，所参知识甚多，而得旨决于浮山远禅师。江州承天，虚席致臻，非所欲。而游丹阳，寓止因圣。一日行江上，顾舟默计曰：当随所往，信吾缘也。问舟师曰：载我船尾可乎？舟师笑曰：师欲何之？我入汴船也。臻云：吾行游京师。因载之。

而北谒净因大觉琏禅师。琏使首众僧于座下。及琏归吴，众请以臻嗣焉。开法之日，英宗遣中使降香，赐紫方袍徽号。京师四方都会，有万好恶贵人达官日填门，而臻一目之。慈圣上仙神宗诏至庆寿宫，赐对甚喜。诏设高广座，恣人问答。左右上下，得未曾有，欢声动宫殿，赐与甚厚。神宗悼佛法之微，愍名相之弊，始即相国，为慧林智海二刹。其命主僧，必自臻择之。宿老皆从风而靡。

高丽使三僧来就学，臻随根开悟。神宗上仙，被诏至福宁殿说法。诏道臻素有德行，可赐号净照禅师。臻为人渠渠静退，似不能言者。所居都城西隅，衲子四十余辈。颓然不出户，三十年如一日。

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殁，前尝语门弟净圆曰：吾更三日行矣。及期沐浴，更衣说偈已，跏趺而化。阅世八十，坐六十有一夏。臻性慈祥纯至，奉身至约，一布裙二十年不易。用五幅才掩胫，不多为丛褶。曰：徒费耳，无所嗜好。乃能雪方丈之西壁，请文与可扫墨竹。谓人曰：吾使游人见之，心目清凉。此君盖替我说法也。

初说法于庆寿宫。僧问：慈圣仙游，定皈何所？臻曰：水流元在海，月落不离天。上悦以为能加敬焉。  
　　赞曰：余至京师，尚及见之，时年已八十，褊首婆娑。面有孺子之色，取次伽梨，曳履送客，可画也。黄鲁直题其像曰：老虎无齿，卧龙不吟。千林月黑，六合云阴。远山作眉红杏腮，嫁与春风不用媒。老婆三五少年日，也解东涂西抹来。  
  
　　　　 法云圆通秀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法秀，秦州陇城人，生辛氏。母梦有僧臞甚，须发尽白，托宿曰：我麦积山僧也。觉而有娠。先是麦积山有僧，亡其名。日诵法华，与应干寺鲁和尚者善。尝欲从鲁游方，鲁老之，既去，绪语曰：他日当寻我，竹铺坡前，铁强岭下。俄有儿生其所，鲁闻之往观焉，儿为一笑。三岁愿随鲁皈，遂冒鲁姓。

十九通经为大僧。天骨峻拔，轩昂万僧中，凛然如画。讲大经，章分句折，旁穿直贯，机锋不可触，声著京洛。倚圭峰钞，以诠量众义，然恨圭峰学禅。唯敬北京元华严然，恨元非讲。曰：教尽佛意，则如元公者，不应非教。禅非佛意，则如圭峰者，不应学禅。然吾不信世尊教外，别以法私大迦叶。

乃罢讲南游，谓同学曰：吾将穷其窟穴，搜取其种类，抹杀之，以报佛恩，乃已耳。初至随州护国，读净果禅师碑，曰：僧问报慈：如何是佛性？慈曰：谁无？又问净果，果曰：谁有？其僧因有悟。秀大笑曰：岂佛性敢有无之矧？又曰：因以有悟哉？其气拂膺。去至无为铁佛，谒怀禅师。怀貌寒危坐，涕垂沾衣，秀易之。怀收涕问：座主讲何经？秀曰：华严。又问：此经以何为宗？秀曰：以心为宗。又问：心以何为宗？秀不能对。怀曰：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。秀退，自失悚然。乃敬服愿留，日夕受法。

怀公移池入吴，秀皆从之十年。初说法于淮四面山。杖笠之外，包具而已。衲子追逐，不厌饥寒。秀哀祖道不振，丛林凋落，以身任之。住栖贤，有僧文庆，寒陋不上眼，秀遣督割稻石桥庄，既辞去。有识者曰：庆出世湘乡寺十余年，云盖颙禅师嗣也。秀遣侍者追谢之，且迎以还山。庆曰：俟稻入囷乃还。秀心奇之，称于众。后住栖贤二十年，秀实使之也。

蒋山元禅师殁，舒王以礼致秀嗣其席。秀至山，王先候谒，而秀方理丛林事，不时见王，以为慢己，遂不合弃去。住真州长芦，众千人。有全椒长老，至登座，众目笑之，无出问者。于是秀出拜趋。问：如何是法秀自已？全椒笑曰：秀铁面，乃不识自已乎？丛林号秀为铁面。秀曰：当局者迷。然一众服其荷法心也。

冀国大长公主，造法云寺成，有诏秀为开山第一祖。开堂之日，神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并磨衲，仍传圣语，表朕亲至之礼，皇弟荆王，致敬座下。云门宗风自是兴于西北，士大夫日夕问道。时司马温公，方登庸，以吾法太盛，方经营之。秀曰：相公聪明，人类英杰，非因佛法不能尔。遽忘愿力乎？温公不以介意。

元祐五年八月卧疾，诏翰林医官视之，医请候脉，秀仰视曰：汝何为者也？吾有疾，当死耳。求治之，是以生为可恋也。平生生死梦，三者无所拣，挥去之。呼侍者，更衣安坐，说偈三句而化。阅世六十有四，坐四十五夏。

李公麟伯时工画马，不减韩干。秀呵之曰：汝士大夫以画名，矧又画马期人跨，以为得妙。妙入马腹中，亦足惧。伯时繇是绝笔。秀劝画观音像，以赎其过。黄庭坚鲁直作艳语，人争传之。秀呵曰：翰墨之妙，甘施于此乎？鲁直笑曰：又当置我于马腹中耶？秀曰：汝以艳语动天下人淫心，不止马腹，正恐生泥犁中耳。

驸马都尉王诜晋卿候秀，秀方馔客，晋卿为扫墨竹于西轩，以迟之，秀来未及揖，顾见不怿，晋卿去，即漫之。  
　　赞曰：余至京师，秀化去已逾月。观法云丛林，其遗风余烈，尚可想见。及拜瞻其像，面目严冷，怒气巽人。平生以骂为佛事。又自谓丛林一害，非虚言哉。  
  
　　　　 延恩安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法安，生许氏，临川人也。幼事承天沙门慕闲，年二十，以通经得度。游方谒雪窦显禅师。显殁，依天衣怀禅师。众推其知见。又遍历诸家，耆宿指目为饱参。来皈临川，见黄山如意院，败屋破垣，无以蔽风雨。安求居之十年，大厦如化成。乃弃去，下江汉，航二浙，上天台，溯淮汶，而还。所至接物利生，未尝失言，亦未尝失人。白首怀道，翩然无侣。倚杖于南昌上蓝，又住武宁之延恩寺。寺以父子传器，贫不能守易，以为十方，草屋数楹，败床不箦，安安乐之。令尹纠豪右，谋为一新。安笑曰：檀法本以度人，今非其发心，而强之。是名作业，不名佛事也。栖止十年，而丛林成，僧至如皈。安与法云秀公昆弟，且相得。秀所居庄严妙天下，而说法如云雨。其威光可以为弟兄，接羽翼而天飞也。

秀以书招安云云，安读之一笑而已。问其故，曰：吾始见秀，有英气，谓可语，乃今而后知其痴。痴人正不可与语也。问者瞚视，久之曰：何哉？安曰：比丘法，当一钵行四方，秀既不能尔。又于八达衢头，架大屋，从人乞饭，以养数百闲汉，非痴乎？安每谓人曰：万事随缘，是安乐法。

元丰甲子七月，命弟子取方丈文书，聚火之，以院事付一僧。八月辛未殁，阅世六十有一，坐四十有一夏。  
　　赞曰：怀禅师五坐道场，皆衰陋处，而能使之成宝坊。安真能世其家者也。安笑秀公架大屋养闲汉为痴，正当以漫晋卿墨戏并按也。  
  
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二十七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明教嵩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契嵩，字仲灵，自号潜子。生藤州镡津李氏。七岁，母钟施以事东山沙门某。十三得度受具。十九游方，时宁风有异女子姚，精严而住山。时年百余岁，面如处子。嵩造焉，女子留之信宿。中夜闻池中有如戛铜器声，以问女子。女子曰：噫！此龙吟也，闻者瑞征，子当有大名于世！行矣，无滞于是。

下沅湘，陟衡岳，谒神鼎諲禅师，諲与语，奇之。然无所契悟。游袁筠间，受记莂于洞山聪公。嵩夜则顶戴观世音菩萨之像，而诵其号，必满十万，乃寝以为常。自是世间，经书章句，不学而能。是时天下之士学古文，慕韩愈拒我，以遵孔子。东南有章表民、黄聱隅、李太伯，尤雄杰者，学者宗之。嵩作原教论十余万言，明儒释之道一贯，以抗其说。读之者畏服。

未几复游衡岳，罢归著禅宗定祖图、传法正宗记。其志盖悯道法陵迟，博考经典，以佛后摩诃迦叶，独得大法眼藏，为初祖。推之下至于达磨多罗为二十八祖。密相付嘱，不立文字，谓之教外别传。书成游京师，知开封府龙图王公素，奏之仁宗皇帝，览之加叹。付传法院，编次入藏。下诏褒宠，赐紫方袍，号明教。嵩再奏辞让，不许。宰相韩琦、大参欧阳修，皆延见而尊礼之。留居闵贤寺，不受，再请东还。于是律学者憎疾，相与造说以非之，嵩益著书，援引古今，左证甚明。几数万言，禅者增气。而天下公议，翕然归之。

凞宁五年六月四日晨兴，写偈曰：  
　　后夜月初明，吾今独自行。不学大梅老，贪闻鼯鼠声。  
　　至中夜而化，阇维敛六根之不坏者三，顶骨出舍利，红白晶洁，状如大菽。常所持数珠，亦不坏。道俗合诸不坏，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。阅世六十有六，坐五十有三夏。有文集总百余卷，六十万言。其甥法澄，克奉藏之，以信后世。

嵩居钱塘佛日禅院，或云惠日禅师，应密学蔡公襄所请也。东坡曰：吾入吴尚及见嵩，其为人常嗔，盖嵩以嗔为佛事云。  
　　赞曰：是身聚沫耳，特苦业所持，实本一念。首楞严曰：由汝念虑，使汝色身，身非念伦，汝身何因随念所使？然但名为融通妄想，念常清净，正信坚固，则名善根功德之力。嵩生而多闻，好辩而常嗔。死而火之，目舌耳毫为不坏，非正信坚固功德力乎？余尝论人之精诚不可见。及其化也，多雨舍利。譬如太平无象，而烝枯朽为菌芝。嵩其尤著闻者，聪公可谓有子矣。  
  
　　　　 蒋山元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赞元，字万宗，务州义乌人。双林传大士之远孙也。三岁出家，七岁为大僧。性重迟，闲靖寡言，视之如鄙朴人。然于传记，无所不窥。吐为词语，多绝尘之韵，特罕作耳。

年十五游方，至石霜，谒慈明禅师。助舂破薪，泯泯混十年。慈明移南岳，又与俱。及殁，葬骨石于石霜，植种八年乃去。兄事蒋山心禅师。心殁，以元继其席。

舒王初丁太夫人忧，读经山中，与元游如昆弟。问祖师意旨，元不答。王益扣之。元曰：公般若有障三，有近道之质一，更一两生来，恐纯熟。王曰：愿闻其说。元曰：公受气刚大，世缘深。以刚大气，遭深世缘。必以身任天下之重，怀经济之志。用舍不能必，则心未平。以未平之心，持经世之志，何时能一念万年哉。又多怒，而学问尚理，于道为所知愚，此其三也。特视名利如脱发，甘澹泊如头陀，此为近道。且当以教乘滋茂之，可也。王再拜受教。

自凞宁之初，王入对，遂大用，至真拜，贵震天下，无月无耗。元未尝发视，客来无贵贱，寒温外无别语。即敛目如入定，客即去。尝馔僧，俄报火厨库且及潮音堂，众吐饭苍黄，蚁窘蜂闹，而元啜啖自若，高视屋梁。食毕无所问。

又尝出郭，有狂人入寺，手刃一僧，即自杀，尸相枕。左右走报，交武于道，自白下门，群从而归。元过尸处，未尝视。登寝堂危坐。职事者侧立，冀元有以处之。而敛目如平日。于是稍稍隐去，卒不问。

王弟平甫，豪纵，于人物慎许可，见元即悚然加敬。问佛法大意，元复有难色。平甫固请为说。元曰：佛祖无所异于人。所以异者，能自护心念耳。岑楼之木，必有本，本于毫末。滔天之水，必有原，原于滥觞。清净心中，无故动念，危乎岌哉，甚于岑楼。浩然横肆，甚于滔天。其可动耶。佛祖更相付授，必丁宁之曰：善自护持。平甫曰：佛法止于此乎。元曰：至美不华，至言不烦。夫华与烦，去道远甚，而流俗以之。申公论治世之法，犹谓为治者不至多言，顾力行如何耳。况出世间法乎。

元丰之初，王罢政府，舟至石头，夜造山拜坟。士大夫车骑填山谷，王入寺，已二鼓。元出迎，一揖而退。王坐东偏，从官宾客满坐。王环视，问元所在。侍者对曰：已寝久矣，王笑之。王结屋定林，往来山中。又十年，稍觉烦动，即造元。相向默坐，终日而去。有诗赠之，其略曰：不与物违真道广，每随缘起自禅深。舌根已净谁能坏，足迹如空我得寻。人以为实录。

元祐之初，曰：吾欲还东吴。促辨严，俄化。王哭之恸，塔于蒋陵之东，平甫状其行碑山中。  
　　赞曰：舒王尝手题其像曰：贤哉人也！行厉而容寂，知言而能默。誉荣弗喜，辱毁弗戚。弗矜弗克，人自称德。有缁有白，来自南北。弗顺弗逆，弗抗弗抑。弗观汝华，唯食己实。孰其嗣之，我有遗则。予读此词，知其为本色住山人也。  
  
　　　　 金山达观颖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昙颖，生钱塘丘氏。年十三，依龙兴寺为大僧。神情秀特，于书无所不观。为词章多出尘语。十八九游京师。时欧阳文忠公，在场屋。颖识之，游相乐也。

初谒大阳明安禅师。问洞上特设、偏正君臣意，明何事？明安曰：父母未生时事。又问：如何体会？明安曰：夜半正明，天晓不露。颖惘然弃去。至石门，谒聪禅师。理明安之语，曰：师意如何？聪曰：大阳不道不是，但口门窄，满口说未尽。老僧即不与么。颖曰：如何是父母未生事？聪曰：粪墼子。又问：如何是夜半正明，天晓不露？聪曰：牡丹丛下睡猫儿。颖愈疑骇，日扣之，竟无得益。自奋曰：吾要以死究之。不解终不出山。聪一日见普请，问曰：今日运薪乎？颖曰：然，运薪。聪曰：云门尝问：人般柴，柴般人？如何会？颖不能对。聪因植杖石坐，笑曰：此事如人学书，点画可效者工，否者拙。何故如此？未忘法耳。如有法执，故自为断续。当笔忘手，手忘心，乃可也。颖于是默契其旨。良久曰：如石头曰：执事元是迷，契理亦非悟。既曰契理，何谓非悟？聪曰：汝以此句为药语，为病语？颖曰：是药语。聪呵曰：汝乃以病为药，又可哉？颖曰：事如函得盖，理如箭直锋。妙宁有加者？而犹以为病，兹实未谕。聪曰：借其妙至是，亦止明理事而已。祖师意旨，智识所不能到。矧事理能尽乎？故世尊曰：理障碍正知见，事障能续生死。颖恍如梦觉，曰：如何受用？聪曰：语不离窠臼，安能出盖缠。颖叹曰：才涉唇吻，便落意思，皆是死门，终非活路。

即日辞去，过京师，寓止驸马都尉李端愿之园，日夕问道：一时公卿多就见，闻其议论，随机开悟。李公问曰：人死识归何所？答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李公曰：生则端愿已知。曰：生从何来？李公拟议，颖揕其胸，曰：只在这里，思量个什么？对曰：会也。只知贪程，不觉蹉路。颖拓开曰：百年一梦。又问：地狱毕竟是有是无？答曰：诸佛向无中说有，眼见空华。大尉就有中觅无，手掬水月。堪笑眼前见牢狱不避，心外见天堂欲生。殊不知，欣怖在心，善恶成境。太尉但了自心，自然无惑。进曰：心如何了？答曰：善恶都莫思量。又问：不思量后心归何所。颖曰：且请太尉皈宅。

颖东游初，住舒州香炉峰，移住润州因圣、太平隐静、明州雪窦。又移住金山龙游寺。嘉祐四年除夕，遣侍者持书别扬州刀景纯学士，曰：明旦当行，不暇相见，厚自爱。景纯开书大惊，曰：当奈何。复书决别而已。中夜候吏报，扬州驰书，船将及岸，颖欣然遣挝鼓，升座叙出世本末，谢裨赞丛林者，劝修勿怠。曰：吾化当以贤监寺次补。下座，读景纯书毕，大众拥步，上方丈。颖跏趺，挥令各远立。良久乃化，五年元日也。阅世七十有二，坐五十有三夏。

颖英气压诸方，荐福怀禅师，诵十玄谈，至祖意，颖曰：当曰：十圣未明此旨，特以声律不协故尔耳。三贤十圣，序不如是。怀曰：宗门无许事。颖熟视，以手画按作十字曰：汝识此字乎？汝以谓甑箄耳。怀无能言，颖拂衣去，曰：我要与汝斗死生，吾不敌汝也。  
　　赞曰：东坡曰：佛法浸远，真伪相半。寓言指法，大率相似。至于二乘禅定，外道神通，非我肉眼所能勘验。然临死生祸福之际，不容伪矣。吾视颖之谢世，无以异人适城市之易，然真大丈夫也哉。  
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二十八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法昌遇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倚遇，漳州林氏子也，为人奇逸，有大志。自剃发受具，即杖策游方，名著丛林。浮山远禅师尝指以谓人曰：后学行脚样子也。辞远，谒南岳芭蕉庵主谷泉，三至三遭逐，犹谒之。泉揕之曰：我此间虎狼纵横，尿床鬼子，三回五度，来觅底物。遇曰：人言庵主见汾州。泉乃解衣抖擞曰：汝谓我见汾州，有多少奇特？遇即礼拜，问曰：审如庵主语，客来将何只待？泉曰：云门胡饼，赵州茶。遇曰：谢供养。泉曰：我火种也未有，早言谢，谢什么？

遇乃去，至北禅贤禅师。问曰：近离什么处？遇曰：福严。曰：思大鼻孔长多少？遇曰：与和尚当时见底一般。曰：且道老僧见时长多少？遇曰：和尚大似不曾到福严。贤笑曰：学语之流。又问：来时马大师健否？遇曰：健。曰：向汝道什么？遇曰：令北禅莫乱统。贤曰：念汝新到，不欲打汝。遇曰：倚遇亦放过和尚。乃罢。遇因倒心师事之。

时慈明禅师住兴化，过贤公室，遇侍立，看其谈笑。贤曰：汾阳师子，可杀威狞。慈明曰：不见道，来者咬杀。贤曰：审如此，汾阳门下，道绝人荒耶？慈明举拂子曰：这个因甚到今日。贤未及对，遇从旁曰：养子不及父，家门一世衰。贤呵曰：汝具什么眼目，乃敢尔？遇曰：若是咬人师子，终不与么。慈明将去，至龙牙像前，指以问遇曰：谁像？遇曰：龙牙。慈明曰：既是龙牙像，何乃在北禅？遇曰：一彩两赛。慈明曰：像在此，龙牙在什么处？遇拟对，慈明掌之曰：莫道不能咬人。遇曰：乞儿见小利。慈明呵逐之。

贤公除夕谓门弟子曰：今夕无可分岁，共烹露地白牛。大家围炉，向榾柮火，唱村田乐，何也？免更倚他门户，旁它墙。乃下座。有僧从后大呼曰：县有吏至。贤反顾问所以。对曰：和尚杀牛，未纳皮角耳。贤笑掷暖帽与之。僧就拾得，跪进曰：天寒，还和尚帽子。贤问遇曰：如何？遇曰：近日城中纸贵，一状领过。

后还江南，再游庐山，寓止圆通。时大觉琏公方赴诏，辞众曰：此事分明须荐取，莫教累劫受轮迥。遇问曰：如何是此事？曰：荐取。遇曰：头上是天，脚下是地，荐个什么？曰：不是知音者，徒劳话岁寒。遇曰：岂无方便？曰：胡人饮乳，反怪良医。遇曰：暴虎凭河，徒夸好手。拍一拍皈众。

后游西山，眷双岭深邃，栖息三年。与英邵武，胜上座游。应法昌请，决别曰：三年聚首，无事不知。检点将来，不无渗漏。以拄杖划一划曰：这个且止，宗门事作么生？英曰：须弥安鼻孔。遇曰：临崖看浒眼，特地一场愁。英曰：深沙努眼睛。遇曰：争奈圣凡无异路，方便有多门。英曰：铁蛇钻不入。遇曰：有甚共语处？英曰：自缘根力浅，莫怨太阳春。却划一划。宗门且止，这个事作么生？遇欲掌之，英约住曰：这漳州子，莫无去就。然也是我致得。

法昌在分宁之北，千峰万壑，古屋数间。遇至止安乐之，火种刀耕。衲子时有至者，皆不堪其枯淡。坐此成单丁。

开炉日，辄以一力挝鼓，升座曰：法昌今日开炉，行脚僧无一个，惟有十八高人，缄口围炉打坐。不是规矩严难，免见诸人话堕。直饶口似秤锤，未免灯笼勘破。不知道绝功勋，安用修因证果。喝一喝云：但能一念回心，即脱二乘羁锁。

大宁宽禅师至，遇画地作此牛（加一圈）相，便曳镬出。翌日未升座，谓宽曰：昨日公按如何？宽画此牛（加一圈）相，即抹撒之。遇曰：宽禅头名下无虚人。乃升座曰：忽地晴天霹雳声，禹门三级浪峥嵘。几多头角为龙去，虾蟹依前努眼睛。

南禅师至，遇方植松。南公曰：小院子，栽许多松作么？遇曰：临济道底。曰：栽得多少？遇曰：但见猿啼鹤宿，耸汉侵云。南公指石曰：这里何不栽？遇曰：功不浪施。曰：也知无下手处。遇却指石上松曰：从什么处得此来？南公大笑曰：苍天，苍天。乃作偈曰：头戴华巾离少室，所携席帽出长安。鹫峰峰下重相见，鼻孔元来总一般。又画此圆相示之。遇和曰：葫芦棚上挂冬瓜，麦浪堆中钓得虾。谁在画楼沽酒处，相邀来吃赵州茶。又画此圆相答之。南公曰：铁牛对对黄金角，木马双双白玉蹄。为爱雪山香草细，夜深乘月过前溪。又画此圆相示之。遇曰：玉麟带月离霄汉，金凤衔花下彩楼。野老不嫌公子醉，相将携手御街游。又画此圆答之。

时南公道被天下，丛林宗之，而遇与之酬唱，如交友。一时豪俊多归之。宝觉心禅师问曰：不是风兮不是幡，黑花猫子面门斑。夜行人只贪明月，不觉和衣渡水寒。岂不是和尚偈耶？遇曰：然，有是语。宝觉曰：也太奇特。遇曰：汝道祖师前段为人，后段为人？对曰：祖师终不妄语。遇曰：意作么生？对曰：岂不见道，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。遇曰：如狐渡水，有甚快活？曰：师意如何？遇以拂子摇之。对曰：也是为蛇画足。遇曰：乱统作么？对曰：须是和尚始得。

徐德占布衣时，未为人知，遇特先识之，山中往来，为法喜之游。及其将化，前一日，作偈别德占。德占时方丁太夫人忧，居家。偈曰：  
　　今年七十七，出行须择日。昨夜问龟哥，报道明朝吉。  
　　德占大惊，呼灵源叟，俱驰往。遇方坐寝室，以院务什物付监寺曰：吾自住此山，今三十年，以护惜常住故，每自莅之。今行矣，汝辈著精彩。言毕，举手中杖子曰：且道这个付与阿谁？德占灵源屏息无答者，掷于地投床，枕臂而化。  
　　赞曰：予观法昌契悟稳实，宗趣淹博，荷担云门，气无丛林。其应机施设，锋不可犯。殆亦明招独眼龙之流亚欤？然所居荒村破院，方其以一力挝鼓，为十八泥像说禅，虽不及真单徒之有众，亦差胜生法师之聚石，味其平生，未尝不失床顿足，想见标致也。  
  
　　杨岐会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方会，生冷氏，袁州宜春人也。少警敏滑稽，谈剧有味。及冠，不喜从事笔砚，窜名商税，务掌课最。坐不职当罚，宵遁去。游筠州九峰，或云潭州道吾，恍然如昔经行处，眷不忍去。遂落发为大僧。

阅经闻法，心融神会。能痛自折节，依参老宿。慈明禅师，住南原，会辅佐之，安乐勤苦。及慈明迁道吾石霜，会俱自请领监院事，非慈明之意。而众论杂然称善。挟楮衾入典金谷，时时蠢语摩拂慈明，诸方传以为当。慈明饭罢，必山行。禅者问道，多失所在。会阚其出未远，即挝鼓集众。慈明遽还，怒数曰：少丛林，暮而升座，何从得此规绳？会徐对曰：汾州晚参也，何为非规绳乎？慈明无如之何。今丛林三八念诵罢，犹参者，此其原也。

慈明迁兴化，因辞之，还九峰。萍实道俗，诣山请住杨岐。时九峰长老勤公，不知会。惊曰：会监寺亦能禅乎？会受帖问答罢，乃曰：更有问话者么，试出相见，杨岐今日性命在汝诸人手里，一任横拖倒拽。为什么如此？大丈夫儿，须是当众决择。莫背地里，似水底按胡卢相似。当众勘验看，有么？若无，杨岐失利，下座。勤把住曰：今日且喜得个同参。曰：同参底事作么生？勤曰：杨岐牵犁，九峰拽耙。曰：正当与么时，杨岐在前？九峰在前？勤无语，会托开曰：将会同参，元来不是。自是名闻诸方。

会谓众曰：不见一法，是大过患。拈拄杖云：穿过释迦老子鼻孔，作么生道得脱身一句？向水不洗水处道将一句来。良久曰：向道莫行山下路，果闻猿叫断肠声。又曰：一切智通无障碍。拈起拄杖云：拄杖子向汝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。掷下云：直得乾坤震裂，山岳摇动。会么？不见道，一切智智清净。拍绳床曰：三十年后，莫道杨岐龙头蛇尾。其提纲振领，大类云门。

又问来僧曰：云深路僻，高驾何来？对曰：天无四壁。曰：踏破多少草鞋？僧便喝。会曰：一喝两喝后作么生？曰：看这老和尚著忙。会曰：拄杖不在，且坐吃茶。又问来僧曰：败叶堆云，朝离何处？对曰：观音。曰：观音脚根下一句，作么生道？对曰：适来相见了也。曰：相见底事作么生？其僧无对。会曰：第二上座，代参头道看，亦无对。会曰：彼此相钝置。其验勘锋机，又类南院。庆历六年，移住潭州云盖山。以临济正脉付守端。  
  
　　白云端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守端，生衡州葛氏或云周氏，幼工翰墨，不喜处俗。依茶陵郁公剃发。年二十余，参颙禅师。颙殁，会公嗣居焉，一见端奇之，每与语终夕。一日忽问上人受业师，端曰：茶陵郁和尚。曰：吾闻其过溪有省，作偈甚奇，能记之否？端即诵曰：我有神珠一颗，日夜被尘羁锁，今朝尘尽光生，照破青山万朵。会大笑起去。端愕视左右，通夕不寐。明日求入室，咨询其事。时方岁旦，会曰：汝见昨日作夜狐者乎？端曰：见之。会曰：汝一筹不及渠。端又大骇，曰：何谓也？会曰：渠爱人笑，汝怕人笑。端于是大悟于言下，辞去遍游。

庐山圆通讷禅师，见之，自以为不及，举住江州承天，名声爆耀。又让圆通以居之，而自处东堂。端时年二十八，自以前辈让善丛林，责己甚重，故敬严临众，以公灭私。于是宗风大振。

未几，讷公厌闲寂，郡守至，自陈客情，太守恻然目端，端笑唯唯而已。明日升座曰：昔法眼禅师有偈曰：难难难，是遣情难，情尽圆明一颗寒。方便遣情犹不是，更除方便太无端。大众且道，情作么生遣？喝一喝，下座，负包去。一众大惊，挽之不可。

遂渡江，夏于五祖之闲房。舒州小刹，号法华，住持者如笼中鸟，不忘飞去。舒守闻端高风，欲以观其人，移文请以居之。端欣然杖策来，衲子至无所容。士大夫贤之，迁居白云海会。升座顾视曰：鼓声未击已前，山僧未登座之际，好个古佛样子。若人向此荐得，可谓古释迦不前，今弥勒不后。更听三寸舌头上带出来底，早已参差。须有辩参差眼，方救得完全，有么？乃曰：更与汝老婆开口时，末上一句正道著。举步时，末上一步正踏著。为什么鼻孔不正？为寻常见鼻孔顽了，所以不肯发心。今日劝诸人，发却去。良久曰：一，便下座。

其门风峻拔如此。僧请问：慧超问法眼：如何是佛？曰：汝是慧超。端作偈，示之曰：一文大光钱，买得个油糍。吃放肚里了，当下便不饥。又问，僧问云门：如何是透法身句？曰：北斗里藏身。端又作偈曰：九衢公子游花惯，未第贫儒感慨多。冷地看他人富贵，等闲无耐幞头何。  
　　赞曰：杨岐天纵神悟，善入游戏三昧。喜勘验衲子，有古尊宿之遗风。庆历以来，号称宗师。而白云妙年俊辩，胆气精锐，克肖前懿。至于应世，则唾涕名位。说法则荡除知见，乃又逸格。如大沩之有寂子，玄沙之有琛公。临济法道未甚寂寥也。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二十九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大通本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善本，生董氏，汉仲舒之后也。其先家太康仲舒村，大父琪，父温，皆官于颖，遂为颖人。初母无子，祷于佛像前，誓曰：得子必以事佛。即蔬食，俄娠。及生本，骨相秀异，方晬而孤，母育于叔祖玠之家。既长博学，操履清修。母亡，哀毁过礼，无仕宦意。辟谷学道，隐于笔工。然气刚不屈，沉默白眼公卿。

嘉祐八年，与弟善思，俱至京师，藉名显圣地藏院。试所习，为大僧。其师圆成律师惠揖者，谓人曰：本它日当有海内名，乃生我法中乎。圆成使听习毗尼，随喜杂华，夜梦见童子，如世所画善财，合掌导而南。既觉曰：诸佛菩萨加被我矣，其欲我南询诸友乎。时圆照禅师，道振吴中。本径造姑苏，谒于瑞光。圆照坐定，特顾之。本默契宗旨，服勤五年，尽得其要。其整顿提撕之纲，研练差别之智，纵横舒卷，度越前规。一时辈流，无出其右。圆照倚之，以大其家。以季父事圆通秀公。

秀住庐山栖贤，出入卧内，如寂子之于东寺。元丰七年春，绝九江，游淮山，遍礼祖塔。眷浮山岩丛之胜，有终焉志。遂居太守岩，久之出世，住务州双林六年。浙东道俗追崇，至谓傅大士复生。移住钱塘净慈，继圆照之后，食堂日千余口，仰给于檀施，而供养庄严之盛，游者疑在诸天。时号大小本。哲宗闻其名，有诏，住上都法云寺赐，号大通禅师。

又继圆通之后，本玉立孤峻，俨临清众，如万山环天柱，让其高寒。然精粗与众共，未尝以言徇物，以色假人。王公贵人，施舍日填门，厦屋万础，涂金镂碧，如地涌宝坊。住八年，请于朝，愿归老于西湖之上。诏可，遂东还，庵龙山崇德。杜门却扫，与世相忘，又十年。天下愿见而不可得，独与法子思睿俱。睿与余善，为予言其平生，曰：临众三十年，未尝笑。及闲居时，抵掌笑语。问其故，曰：不庄敬，何以率众？吾昔为丛林故强行之，非性实然也。所至见画佛菩萨行立之像，不敢坐伊蒲塞馔，以鱼胾名者不食。其真诚敬事，防心离过，类如此。大观三年十二月甲子，屈三指谓左右曰：止有三日已而，果殁。有异禽翔鸣于庭而去。塔全身于上方，阅世七十有五，坐四十有五夏。  
　　赞曰：本出云门之后，望雪窦为四世嫡孙，平居作止，直视不瞬。及其升堂演唱，则左右顾，如象王回旋。学者多自此悟入。方其将终之夕，越僧梦本归兜率天。味其为人，居处服玩，行已利物，日新其德。不置之诸天，尚何之哉？  
  
　　报本元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慧元，生倪氏，潮阳人也。垂髫嶷然，群儿剧于前，袖手趺坐而已。父母商略曰：儿材地如此，宁堪世用，意事佛僧，可耳。元闻之，即前拜辞。依城南精舍，诵法华经。年十九，剃落受具。游方至京师，华严圆明法师者，见而异之，曰：上人齿少，自何至此，所求何事？曰：慧元南海来，无他求，唯求佛法。圆明笑曰：王城利声捷径，酒色樊笼，横目争夺，日有万绪。昔大通智胜佛，十劫坐道场，佛法犹不现前。此中宁有佛法乎？佛法俱在南方也。元乃自洛京，游襄汉，遍历名山。所至亲近知识，然俱无所解悟。

治平三年春，至黄龙，时南禅师来自积翠，龙众如蚁慕而集。元每坐下板，辄自引手反覆视之。曰：宁有道理，而云似佛手？知吾家揭阳而乃复问：生缘何处乎？久而顿释其疑，即日发去。

熙宁元年入吴，住吴江寿圣寺，遣僧造黄龙，投嗣法书。南公视其款识，未发，谓来僧曰：汝亟还，令元自来。僧反命。元辍住持事，策杖而来次南昌。见宝觉禅师出世说法，知南公已化逾月，乃复还吴中。道俗师尊之。又延住昆山慧严院，十年。尝夜舟归自霅川，寇劫舟。舟人惊怖，不知所出。元安坐徐曰：钱帛皆施汝，人命不可枉用。寇因背去。

元祐四年，住承天万寿寺，众益盛，躬自持钵至湖。湖人曰：师到处为家，何苦独爱姑苏乎？固留不使还。苏人闻之，争持拄杖，哗入湖曰：何为夺我邦善知识？政当见还否，则有死而已。元怡然不吝情去留。曰：吾任缘耳。相守弥月，苏人食尽乃去，竟为湖人所有。住报本禅院六年。十一月十六日，升座说偈曰：  
　　五十五年梦幻身，东西南北孰为亲。白云散尽千山外，万里秋空片月新。  
　　言讫而化。时右司陈公瓘莹中在湖，亲见其事。元胁不至席三十年，平生规法南禅师作止者，唯元克肖之。遗言葬于岘山之阳。门弟子元正有才辩，问：何独念岘山乎？元曰：他日可建寺。后三十年，元道契太师楚国公，公为请于朝，诏谥证悟禅师，塔曰定应。有旨特建显化寺。岁度僧，以严香火云。  
  
　　　　 禾山普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德普，绵州蒲氏子。少尚气节，博观，有卓识。见富乐山静禅，师合爪作礼曰：此吾师也。静与语，奇之，携归山中。阴察之，其作止类老头陀。静曰：此子赋性豪纵，不受控御。而能折节杵臼炊爨间，以事众为务，是为希有。

年十八，得度受具。秀出讲席，解唯识起信论，两川无敢难诘者，号义虎。罪圭峰疏义多臆识，擿其失处，诫学者不可信。老师皆数之曰：圭峰清凉国师所印可，汝敢雌黄，蚍蜉撼树之论，汝今是矣。普叹曰：学者以名位惑久矣。清凉圭峰非有四目八臂也，奈何甘自退屈乎。佛法其微矣，此其兆也。

时惟胜禅师还自江西，吕大防微仲，由龙图阁直学士出镇成都，执弟子礼，日夕造谒或室。普衣禅者衣，窃听其议终日，一不能晓，归卧看屋梁，曰：胜昔尝业讲有声，吕公世所谓贤者，相与酬酢，敬信如此。而吾乃不信，可乎？然所疑未解，坐寡闻也。乃出蜀，至荆州金銮，夜与一衲，偶忘其名，衲见丫山情庵主。普闻其饱参，问之曰：经论何负禅宗，而长老多讥呵之耶？衲曰：以其是识情义理，思想边量，非能发圣得道。脱有得道发圣者，皆藉之以为缘耳。傥不因自悟，唯经论是仗，则能读能知，能见解者，皆证圣成道去矣，宁尚与仆辈俯仰耶？唯以死语是所知障。故祖师西来之意也。如经言：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汝信之乎？对曰：世尊之语，岂敢不信？衲曰：既信矣，则尚何区区远来乎？对曰：吾闻禅宗有别传法，故来耳。衲笑曰：是则未信，非能信也。普曰：其病安在？衲曰：积翠南禅师出世久，子见之，不宜后。见则当使汝疾有廖矣。

普即日遂行，以熙宁元年至黄龙，问：阿难问迦叶：世尊付金襕外传何法？迦叶呼阿难，阿难应诺。迦叶曰：倒却门前刹竿著。意旨如何？南公曰：上人出蜀，曾到玉泉否？曰：曾到。又问：曾挂搭否？曰：一夕便发。南公曰：智者道场，关将军打供，与结缘几时何妨？普默然良久，理前问。南公俯首，普趋出大惊曰：两川义虎，不消此老一唾。

八年秋，游螺川，待制刘公沆，请住慧云禅院七年。迁住禾山十有二年。元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谓左右曰：诸方尊宿死，丛林必祭。吾以为徒虚设。吾若死，汝曹当先祭。乃令从今辨祭。众以其老，又好戏语。复曰：和尚几时迁化？曰：汝辈祭绝即行。于是帏寝堂，坐普其中。置祭读文，跪揖上食，普饮餐自如。自门弟子，下及庄力，日次为之。至明年元日祭绝。曰：明日雪晴乃行。至时，晴忽雪。雪止普安坐，焚香而化。阅世六十有七，坐四十九夏。全身塔于寺之左。  
　　赞曰：初云庵自九峰至庐山，诸方禅者毕集门下，杂还多英俊。而云庵尝敛眉曰：法道乃今而后，未可知也。有问其意。曰：先师在黄檗，众不满百。而明眼辈几半。今虽三倍当时，然才一两人耳。余时年少，心非其论。观元普两禅师，皆南公晚子也。而其行已卓绝，且如此。则云庵之言，如百衲帔，天寒岁晚，乃见效哉。  
  
　　　　 云居佛印元禅师  
  
 禅师名了元，字觉老，生饶州浮梁林氏。世业儒，父祖皆不仕。元生三岁，琅琅诵论语、诸家诗。五岁诵三千首。既长，从师授五经，略通大义去，读首楞严经于竹林寺，爱之，尽捐旧学。白父母，求出家度生死。礼宝积寺沙门日用，试法华，受具足戒。游庐山，谒开先暹道者。暹自负其号，海上横行，俯视后进。元与问答捷给，暹大称赏，以为真英灵衲子也。

时年十九。已而又谒圆通讷禅师，讷惊其翰墨曰：骨格已似雪窦，后来之俊也。时书记怀琏，方应诏而西，讷以元嗣琏之职。江州承天法席虚，讷又以元当选。郡将见而少之。讷曰：元齿少而德壮，虽万耆衲，不可折也。于是说法，为开先之嗣。时年二十八。自其始住承天，移淮山之斗方、庐山之开先归宗、丹阳之金山焦山、江西之大仰，又四住云居。凡四十年之间，德化缁白，名闻幼稚，缙绅之贤者多与之游。

苏东坡谪黄州，庐山对岸。元居归宗，酬酢妙句，与烟云争丽。及其在金山，则东坡得释还吴中。次丹阳，以书抵元曰：不必出山，当学赵州上等接人。元得书，径来。东坡迎笑问之，元以偈为献或作戏曰：赵州当日少谦光，不出三门见赵王。争似金山无量相，大千都是一禅床。东坡抚掌称善。

东坡尝访弟子由于高安，将至之夕，子由与洞山真净文禅师、圣寿聪禅师，连床夜语三鼓矣。真净忽惊觉曰：偶梦吾等谒五祖戒禅师。不思而梦，何祥耶？子由撼聪公。聪曰：吾方梦见戒禅师。于是起，品坐笑曰：梦乃有同者乎？俄报东坡已至奉新。子由携两衲，候于城南建山寺。有顷，东坡至，理梦事问：戒公生何所？曰：陕右。东坡曰：轼十余岁时，时梦身是僧，往来陕西。又问：戒状奚若？曰：戒失一目。东坡曰：先妣方娠，梦僧至门，瘠而眇。又问：戒终何所？曰：高安大愚，今五十年。而东坡时年四十九。后与真净书，其略曰：戒和尚不识人嫌，强颜复出，亦可笑矣。既是法器，愿痛加磨励，使还旧观。自是常著衲衣，故元以裙赠之，而东坡酬以玉带。

有偈曰：病骨难堪玉带围，钝根仍落箭锋机。会当乞食歌姬院，夺得云山旧衲衣。又曰：此带阅人如传舍，流传到我亦悠哉。锦袍错落尤相称，乞与佯狂老万回。

元所居方丈特高，名妙高台。东坡又作诗曰：我欲乘飞车，东访赤松子。蓬莱不可到，弱水三万里。不如金山去，清风半帆耳。中有妙高台，云峰自孤起。仰观初无路，谁信平如砥。台中老比丘，碧眼照窗儿。巉巉玉为骨，凛凛霜入齿。机锋不可触，千偈如翻水。何须寻德云，只此比丘是。长生未暇学，请学长不死。

太子少保张公方平安道，为滁州日，游琅玡山藏院，呼梯，梯梁得木匣，发之，忽悟前身，盖知藏僧也。写楞伽经，未终而化。安道续书残轴，笔迹宛然如昔。号二生经。安道欲刻以印施四方。东坡曰：此经在他人，犹为希世之瑞，况于公乎？请家藏为子孙无穷之福。元请东坡代书之，镂板金山。

时士大夫师欧阳文忠公为古文，公佐韩子，诋我以原性。性者与生俱生之论，为铨量。元故以是劝之。又尝谓众曰：昔云门说法如云雨，绝不喜人记录其语，见必骂逐曰：汝口不用，反记吾语？异时裨贩我去。今室中对机录，皆香林明教以纸为衣，随所闻即书之。后世学者，渔猎文字语言，正如吹网欲满，非愚即狂。时江浙丛林，尚以文字为禅，谓之请益。故元以是讽之。

高丽僧统义天，航海至明州。传云：义天弃王者位出家，上疏乞遍历丛林，问法受道，有诏朝奉郎杨杰次公，馆伴所经。吴中诸刹皆迎，饯如王臣礼。至金山，元床坐，纳其大展。次公惊问故。元曰：义天亦异国僧耳。僧至丛林，规绳如是，不可易也。众姓出家，同名释子。自非买崔卢，以门阀相高，安问贵种？次公曰：卑之少徇时宜，求异诸方，亦岂觉老心哉？元曰：不然。屈道随俗，诸方先失一只眼。何以示华夏师法乎？朝廷闻之，以元为知大体。

观文殿学士王公韶子淳，出守南昌。自以久帅西塞，滥杀罚，留神空宗，祈妙语，以藻雪之。而元适至，子淳请说法于上蓝。元炷香曰：此香为杀人不眨眼上将军、立地成佛大居士。一众哗曰：善。子淳亦悠然意消。

灵源清禅师在众时，厕云居法席，痛自韬晦，而声名自然在人口。元升座，举以为堂中第一座。丛林服其公，非特清公。如感截面、哲真如、百丈肃、仰山简，皆元所赏识也。李公麟伯时，为元写照。元曰：必为我作笑状。自为赞曰：李公天上石麒麟，传得云居道者真。不为拈花明大事，等闲开口笑何人。泥牛漫向风前嗅，枯木无端雪里春。对现堂堂俱不识，太平时代自由身。

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，听客语有会其心者，轩渠一笑而化。其令画笑状，而赞之，非苟然也。阅世六十有七，坐五十有二夏。元骨面而秀清，临事无凝滞，过眼水流云散，其为人服义疾恶。初举感截面，嗣承天。感曰：使典粥饭，供十方僧，可也？如欲继嗣，则慈感已有师。元奇之。又举宣长老住甘露，宣后卖元。元白于官曰：宣演法未有宗旨，乞改正。宣竟以是遭逐。杨次公曰：牵牛蹊人之田，而夺之牛也，元不恤。

元尝游京师，谒曹王。王以其名，奏之神考，赐磨衲，号佛印。东坡滑稽于翰墨，戏为之赞。世喜传，故并记之。  
　　赞曰：佛印种性从横，慧辨敏速，如新生驹，不受控勒。盖其材足以御侮，观其临事，护法之心深矣。  
  
　　　　  
  
**禅林僧宝传卷第三十**  
  
宋明白庵居沙门　惠洪　撰  
  
　　　　 宝峰英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洪英，出于陈氏，邵武人。幼警敏，读书五行俱下。父母钟爱之，使为书生。英不食，自誓，恳求出家。及成大僧，即行访道。东游至曹山，依止耆年雅公。久之辞去，登云居。眷岩壑胜绝，为终焉之计。阅华严十明论，至为真智慧无体性，不能自知无性，故为无性之性。不能自知无性，故名曰无明。华严第六地曰不了第一义，故号曰无明。将知真智慧本无性，故不能自了。若遇了缘而了，则无明灭矣。是谓成佛要门。愿以此法绍隆佛种。然今诸方谁可语此？良久喜曰：有积翠老在。即日造黄檗，谒南禅师于积翠。夜语达旦，南公加敬而已。

时座下龙象杂还，而英议论尝倾四座，声名籍甚。尝游西山，遇南昌潘居士，同宿双岭。居士曰：龙潭见天皇时节，冥合孔子。英惊问：何以验之？曰：孔子曰：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师以为如何？英笑曰：楚人以山鸡为凤，世传以为笑，不意居士此语相类。汝擎茶来，我为汝接。汝行益来，我为汝受。汝问讯，我起手。若言是说，说个什么？若言不说，龙潭何以便悟？此所谓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以世尊之辩，亦不能加此两句耳。学者但求解会，譬如以五色图画虚空。鸟窠无佛法可传授，不可默坐，闲拈布毛吹之，侍者便悟。学者乃曰：拈起布毛，全体发露。似此见解，未出教乘。其可称祖师门下客哉？九峰被人问：深山里有佛法也无？不得已曰有。及被穷诘无可有，乃曰：石头大者大，小者小。学者卜度曰：刹说众生说，三世炽然说。审如是，教乘自足，何必更问祖师意旨耶？要得脱体明去。譬如眼病人求医治之，医者但能去翳膜，不曾以光明与之。居士推床惊曰：吾忧积翠法道未有继者，今知尽在子，躬厚自爱。双岭顺禅师问：庵中老师好问学者，并却咽喉唇吻，道取一句。首座曾道得么？英干笑已。而有偈曰：  
　　阿家尝醋三赤喙，新妇洗面摸著鼻。道吾答话得腰裤，玄沙开书是白纸。  
　　于是顺公屈服，以为名下无虚士。有同参在石门，分座接纳。英作偈寄之曰：万锻炉中铁蒺藜，直须高价莫饶伊。横来竖去呵呵笑，一任傍人鼓是非。

凞宁元年，首众僧于庐山圆通寺，学者归之如南公。明年春，南公下世。冬十月，英开法于石门。又明年六月，知事纷争，止之不可。初九日谓众曰：领众不肃，正坐无德，吾有愧黄龙。呼维那，鸣钟众集。叙行脚始末曰：吾灭后火化，以骨石藏普通塔。明生死不离清众也。言卒而逝，阅世五十有九，坐四十三夏。  
　　赞曰：英厌纷争之众而趋死，又诫以骨石藏普通塔。其以死生为儿戏乎。晋魏舒丧其室，一恸而止，曰：吾不及庄周远甚。桓温殷浩儿时戏，温弃鞭，而浩取之。温后喜曰：吾固知浩出吾下。古人哭泣戏剧之间，自验其材如此。英叹领众不肃，而愧黄龙，自鞭不赦，可以为法哉。  
  
　　　　 保宁玑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圆玑，福州林氏子，生方晬而孤，舅收毓之。年十六，视瞻精彩。福清应天僧传捧见之，异焉曰：若从我游乎？玑仰视，欣然为负杖笠去归。俄试所习得度。

游东吴，依天衣怀。怀殁，师事黄檗南禅师。密授记莂。玑天姿精勤，荷担丛林，不知寒暑。垦荒地为良田，莳松杉为美干，守一职，十年不易。南公称以为本色出家儿。

及迁黄龙，携玑与俱。熙宁二年，南公殁。建塔毕，辞去。东林总公命为堂中第一座，人望益峻。信之龟峰，潭之大沩，争迎致。而玑坚卧不答。宝觉禅师欲以继黄龙法席，玑掉头掣肘径去。宝觉不强也。人问其故，对曰：先师诫我未登五十，不可为人。

玑客于归宗，时年四十八矣。佛印元公劝之以应翠岩之命，从南昌帅谢景温师直请也。又十年，移住圆通。从金陵帅朱彦世英请也。崇宁二年，世英复守金陵，会保宁虚席，移玑自近。江淮缙绅，都会休沐。车骑填门，奕棋煮茗。如兰丛，如玉树。而玑俎豆其中，兀如枯株。然谈剧有味。

雎阳许顗彦周，锐于参道，见玑作礼。玑曰：莫将闲事挂心头。彦周曰：如何是闲事？答曰：参禅学道是。于是彦周开悟。良久曰：大道甚坦夷，何用许多言句葛藤乎？玑呼侍者，理前语问之，侍者瞠而却。玑谓彦周曰：言句葛藤又不可废也。疾学者味著文字。作偈曰：  
　　不学文章不读书，颓然终日自如愚。虽然百事不通晓，是马何曾唤作驴？  
　　政和五年，易保宁为神霄。即日退庵于城南。八年九月示微病。二十二日浴罢，说偈而逝。阅世八十有三，坐六十三夏。阇维有终不坏者二，而糁以五色舍利。塔于雨华台之左。  
　　赞曰：玑雅自号无学老，而书偈于所居之壁，曰：无学庵中老，平生百不能。忖思多幸处，至老得为僧。

宣和元年正月，诏下发天下僧尼为德士女德。而玑化去，已逾年矣。夫岂苟然哉。  
  
　　　　 黄龙佛寿清禅师  
  
　　禅师名惟清，字觉天，号灵源叟。生南州武宁陈氏。方垂髫上学，日诵数千言，吾伊上口。有异比丘过书肆，见之。引手熟视之，大惊曰：菰蒲中有此儿耶？告其父母，听出家从之。

师事戒律师，年十七为大僧。闻延恩院耆宿法安见本色人，上谒，愿留就学。安曰：汝苦海法船也，我寻常沟壑耳，岂能藏哉？黄龙宝觉心禅师，是汝之师，亟行无后。

时公至黄龙，泯泯与众作息，问答茫然，不知端倪。夜誓诸佛前曰：倘有省发，愿尽形寿，以法为檀，世世力弘大法。

初阅玄沙语，倦而倚壁。起经行，步促遗履，俯取之乃大悟。以所悟告宝觉。宝觉曰：从缘入者，永无退失。然新得法空者，多喜悦致散乱，令就侍者房熟寐。

公风神洞冰雪，而趣识卓绝流辈。龙图徐禧德占、太史黄庭坚鲁直，皆师友之。其见宝觉，得记莂，乃公为之地。宝觉钟爱，至忘其为师，议论商略如交友。诸方号清侍者。如赵州文远，南院守廓。

张丞相商英，始奉使江西，高其为人，厚礼致。以居洪州观音，不赴。又十年淮南使者朱京世昌，请住舒州太平，乃赴。衲子争趋之，其盛不减圆通在法云长芦时。

宝觉春秋高，江西使者王桓迁公居黄龙，不辞而往。未几，宝觉殁，即移疾居昭默堂，颓然坐一室。天下想其标致，摩云昂霄。余时以法门昆弟，预闻其论。曰：今之学者，未脱生死。病在什么处？在偷心未死耳。然非其罪，为师者之罪也。如汉高帝绐韩信而杀之，信虽曰死，其心果死乎？古之学者，言下脱生死，效在什么处？在偷心已死。然非学者自能尔，实为师者钳锤妙密也。如梁武帝御大殿，见侯景不动声气，而景之心已枯竭，无余矣。诸方所说，非不美丽，要之如赵昌画花逼真，非真花也。其指法巧譬，类如此。

闲居十五年，天下禅学者知而亲依之可也。公卿大夫，何自而知？亦争亲近之乎。非雷非霆，而声名常在人耳。何修而臻此哉？平生至诚，恻怛于道而已。

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，食罢掩房，遣呼以栖首座至，叙说决别。乃起浴更衣，以手指顶。侍者为净发讫，安坐而寂。

前十日，自作无生常住真归告铭曰：贤劫第四尊释迦文佛直下，第四十八世孙惟清，虽从本觉应缘出生。而了缘即空，初无自性。氏族亲里，莫得而详。但以正因一念，为所宗承。是厕释迦之远孙，其号灵源叟。据自了因，所了妙性，无名字中，示称谓耳。亦临济无位真人，傅大士之心王类矣。亦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唯证乃知，余莫能测者欤。所以六祖问让和尚，什么处来？曰：嵩山来。祖曰：什么物？恁么来？曰：说似一物即不中。祖曰：还假修证否？曰：修证即不无，污染即不得。祖曰：即此不污染，是诸佛之护念。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兹盖独标清净法身，以遵教外别传之宗。而拣云：报化非真佛，亦非说法者。然非无报化大功大用，谓若解通报化，而不顿见法身，则滞污染缘，乖护念旨，理必警省耳。

夫少室道行，光腾后裔，则有云门偃，奋雄音绝唱于国中。临济玄，振大用大机于天下，皆得正传，世咸宗奉。惟清望临济，九世祖也。今宗教衰丧，其未尽绝灭者，唯二家微派，斑斑有焉。然名多愧实，顾适当危寄而朝露身，缘势迫晞坠，因力病，释俗从真，叙如上事，以授二三子。吾委息后，当用依禀观究，即不违先圣法门，而自见深益。慎勿随末法所尚，乞空文于有位，求为铭志，张饰说，以浼吾。至嘱至嘱。因自所叙，曰无生常住真归诰。且系之以铭。铭曰：无涯湛海，瞥起一沤。亘乎百年，曷浮曷休。广莫清汉，欻生片云。有无起灭，隐显何分。了兹二者，即见实相。十世古今，始终现量。吾铭此旨，昭示汝曹。泥多佛大，水长船高。

公遗言藏骨石于海会，示生死不与众隔也。门弟子确诚克奉藏之，而增修其旧，不敢违其诫。公赐号佛寿，从枢密邓公洵武请也。  
　　赞曰：初灵源讣至，读其自作志铭。叹曰：何疾法之弊，自珍其道之深乎！收涕为之词曰：  
　　今年九月十有八，清净法身忽衰飒。生死鹘仑谁劈破，披露梦中根境法。无生塔成自作铭，人言无亏宁有成。一切法空尚曰座，此塔安得离色声。障云方增佛日晚，长蹉更失人天眼。但余荷负大法心，乞与丛林照古今。  
  
　　　　 禅林僧宝传卷第三十终

补禅林僧宝传  
  
舟峰庵沙门庆老撰  
  
　　　　 五祖演禅师  
  
　　禅师讳法演，绵州巴西邓氏。少落发受具，预城都讲席，习百法唯识论。窥其奥，置之曰：胶柱安能鼓瑟乎？即行，游方所至，无足当其意者。抵浮山，谒远录公，久之无所发明。远曰：吾老矣。白云端炉鞴，不可失也。演唯诺，径造白云端。曰：川藞苴，汝来耶？演拜而就列。一日举僧问南泉摩尼珠语，以问端，端叱之。演领悟，汗流被体。乃献投机颂曰：山前一片闲田地，叉手叮咛问祖翁。几度卖来还自买，为怜松竹引清风。端颔之曰：栗棘蓬禅，属子矣。

演掌磨，有僧视磨急转，指以问演：此神通耶，法尔耶？演褰衣旋磨一匝。端尝示众云：古人道，如镜铸像，像成后，镜在什么处？众下语不契。演作街坊，自外来，端举示演，演前问讯曰：也不争多。端笑曰：须是道者始得。

初住四面，迁白云。上堂云：汝等诸人见老和尚鼓动唇舌，竖起拂子，便作胜解。及乎山禽聚集，牛动尾巴，却将作等闲。殊不知：檐声不断前旬雨，电影还连后夜雷。又云：悟了同未悟，归家寻旧路。一字是一字，一句是一句。自小不脱空，两岁学移步。湛水生莲华，一年生一度。又云：贱卖担板汉，贴秤麻三斤。百千年滞货，何处著浑身？

张丞相谓其应机接物，孤峭径直，不犯刊削。其知言耶！

演出世四十余年，晚住太平，移东山。崇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，上堂辞众。时山门有土木之工，演躬自督役。诫曰：汝等好作息，吾不复来矣。归方丈，净发澡浴。旦日吉祥而逝。阇维得舍利甚伙。塔于东山之南。盖年八十余。先是五祖遗记曰：吾灭后可留真身。吾手启而举，吾再出矣。

演住山时，塑手泥涞中裂，相去容匕，众咸异之。演尝拜塔，以手指云：当时与么全身去，今日重来记得无？复云，以何为验？以此为验，遂作礼。及其将亡也，山摧石陨。四十里内，岩谷震吼。得法子，曰惠勤，曰克勤，曰清远。皆知名当世云。  
　　赞曰：临济七传而得石霜圆，圆之子一为积翠南，一为杨岐会。南之设施，如坐四达之衢，聚珍怪百物而鬻之，遗簪堕珥，随所探焉，骎骎末流。冒其氏者，未可以一二数也。会乃如玉人之治璠玙（美玉），珷玞（似玉非玉的石）废矣。故其子孙，皆光明照人，克世其家。盖碧落碑，无赝本也。  
  
　　　　 云岩新禅师  
  
　　禅师讳悟新，王氏，韶州曲江人。魁岸黑面，如梵僧。壮依佛陀院落发。以气节盖众，好面折人。初谒栖贤秀铁面，秀问：上座甚处人？对曰：广南韶州。又问：曾到云门否？对曰：曾到。又问：曾到灵树否？对曰：曾到。秀曰：如何是灵树枝条？对曰：长底自长，短底自短。秀曰：广南蛮，莫乱说。新曰：向北驴，只恁么，拂袖而出。秀器之，而新无留意。乃之黄龙，谒宝觉禅师。谈辩无所抵捂。宝觉曰：若之技止此耶？是固说食耳，渠能饱人乎？新窘无以进。从容白曰：悟新到此，弓折箭尽。愿和尚慈悲，指个安乐处。宝觉曰：一尘飞而翳天，一芥堕而覆地。安乐处，政忌上座许多骨董。直须死却无量劫来偷心，乃可耳。

新趋出，一日默坐下板，会知事捶行者，新闻杖声，忽大悟，奋起，忘纳其屦，趍方丈见宝觉，自誉曰：天下人总是学得底，某甲是悟得底。宝觉笑曰：选佛得甲科，何可当也。新自是号为死心叟。榜其居曰死心室，盖识悟也。

久之去游湘西，是时哲禅师领岳麓，新往造焉。哲问：是凡是圣？对曰：非凡非圣。哲曰：是什么？对曰：高著眼。哲曰：恁么，则南山起云，北山下雨。对曰：且道是凡是圣？哲曰：争奈头上漫漫，脚下漫漫。新仰屋作嘘声。哲曰：气急杀人。对曰：恰是。拂袖便出。

谒法昌遇禅师。遇问：近离甚处？对曰：某甲自黄龙来。遇云：还见心禅师么？对曰：见。遇曰：什么处见？对曰：吃粥吃饭处见。遇插火箸于炉中云：这个又作么生？新拽脱火箸，便行。

新初住云岩，已而迁翠岩。翠岩旧有淫祠，乡人禳禬，酒肉汪秽无虚日。新诫知事毁之，知事辞以不敢掇祸。新怒曰：使能作祸，吾自当之。乃躬自毁拆。俄有巨蟒盘卧内，引首作吞噬之状。新叱之而遁。新安寝无他。

未几，再领云岩，建经藏。太史黄公庭坚为作记。有以其亲墓志镵于碑阴者，新恚骂曰：陵侮不避祸若是！语未卒，电光翻屋，雷击自户入，折其碑阴中分之。视之已成灰烬，而藏记安然无损。

晚迁住黄龙，学者云委。属疾，退居晦堂。夜参，竖起拂子云：看！看！拂子病？死心病？拂子安？死心安？拂子穿却死心？死心穿却拂子？正当恁么时，唤作拂子，又是死心。唤作死心，又是拂子。毕竟唤作什么？良久云：莫把是非来辩我，浮生穿銮不相干。

有乞末后句者，新与偈云：末后一句子，直须心路绝。六根门既空，万法无生灭。于此彻其源，不须求解脱。生平爱骂人，只为长快活。

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晚，小参说偈。十五日，泊然坐逝。讣闻诸方，衲子为之呜咽流涕。荼毗得舍利五色。阅世七十二，坐四十五夏。塔于晦堂之后。  
　　赞曰：余阅死心悟门，政所谓渴驴奔泉，怒猊（狮）抉石者也。当其凡圣情尽，佛祖在所诋诃，况余子乎。山谷谓其雍雍肃肃，观者拱手，此老盖亦惮之矣。  
  
　　　　 南岳石头志庵主  
  
　　公讳怀志，出于务州金华吴氏。性夷粹，聪警绝人。年十四，去依智慧院宝称为童子。二十二试所习落发，预讲肆十二年，宿学争下之。尝欲会通诸宗异义，为书传世，以端正一代时教之本意。有禅者问曰：杜顺乃贤首宗祖师也，而谈法身，则曰：怀州牛吃禾，益州马腹胀。此偈合归天台何义耶？志不能对，即行游方。

晚至洞山，谒真净文禅师。问：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，意旨如何？文公呵叱之，志趋出，文笑呼曰：浙子，斋后游山好。志领悟。久之辞去。真净曰：子禅虽逸格，惜缘不胜耳。志识其意，拜赐而行。至袁州，州人请居杨岐，挽留之。掣肘而去，游湘上。潭牧闻其名，请居上封北禅，皆不受。

庵于衡岳二十余年，士大夫经由，造其居，不甚顾答。人问其故。曰：彼富贵人，辩博多闻。我粥饭僧耳，口吻迟钝，无可说。自然憨痴去。有偈曰：万机俱能付痴憨，踪迹时容野鹿参。不脱麻衣拳作枕，几生梦在绿萝庵。又问曰：师住山多年，有何旨趣？对曰：山中住，独掩柴门无别趣，三块柴头品字煨，不用援毫文彩露。

崇宁元年冬，遍辞山中之人，曳杖径去，留之不可。曰：龙安照禅师，吾友也，偶念见之耳。龙安闻其旨，来使人自长沙迎之。居于最乐堂。

明年六月晦，问侍者日早莫。曰：已夕矣。笑曰：梦境相逢，我睡已觉。汝但莫负丛林，即是报佛恩德。言讫而寂。茶毗收骨石，塔于乳峰之下。阅世六十四年，坐四十三夏。  
　　赞曰：石头道人，以夷粹之资，入道稳实。其去新丰，而游湘西也。以水声林影自娱，谨守其师之言，不为世用。譬之云行鸟飞，初无留碍。故当时公卿贵人，莫能亲疏之。岂常人哉？彼视咿嗄取容，卖佛祖以渔利者，顾不太息耶？

甘露灭，既论撰其出处之详，又列之林间录中。盖有所激云耳。  
  
　　　　 补禅林僧宝传终。  
  
　　 尝观八十余员老。恶迹那堪向外扬。底事传为希世宝。重新拈出在榑桑。  
  
义心禅者募缘。将唐本僧宝传抄写。重新锓梓，以广其传。贵后之览者，如获司南之车。可以追配古人之万一。庶真风之不坠也。  
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时永仁乙未孟秋。蜀苾刍镜堂叟觉圆书。  
  
　　 僧宝人人沧海珠。寂音已是强名模。觉庵父子讹传处。狼藉诸方掩得无。  
  
遇时甫板行寂音尊者所著僧宝。意归北山。未几时偶堕他人之手。甫且死，弟子守净行人。寻访得之，遂了其师初心。住灵隐广闻，因出此纸。乃为之书，瑶卯嘉平。  
  
　　 尊者存心不易论。要教旧话得新闻。非惟特地酬先志。且愿流通此法门。  
  
净老宿以令师昔所刊僧瑶传板。舍归灵隐旃檀林。使佛祖慧命流通。炷香求语，以此证之。  
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虚堂老衲智愚书。